

年

卷

期

2

2

第

第

新 集 田 上

AUG 21 1933

520



第 二 卷 第 一 册

捌

中國實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請入特別有獎儲蓄

●無按月繳款之券有三十二次得萬元獎金之機會

●八年到期不論得過獎金若干一律還本付息

本儲蓄部自民國八年呈奉 財政部核准立案經營有獎儲蓄以來深蒙 各界予以信譽儲戶日增曷勝欣幸現在將特別有獎儲蓄一種更加改良所有獎金概從本儲蓄部方面提出不涉及儲款分毫以符真正有獎之主旨而答 儲款諸君惠顧之雅意此項儲蓄交款只須一次每戶存洋叁拾元者為整號存洋三元者為零號整號零號多少聽便入儲每年開獎四次八年共開三十二次每次以一會論有大獎十五個其中特獎有一萬元八年到期不論得過大小獎若干次數一律除發還原本外並加給利息滿足四年以上亦可加息發還滿足一年以上並可以儲款證向本儲蓄部押款本屆秋季開獎準於九月底舉行欲閱詳章函索即寄倘蒙 惠顧毋任歡迎

總部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分部 上海南京路

支部 上海北京路一三〇號 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
上海虹口北四川路 上海南市黃浦灘路

南京 白下路 漢口 歙生
天津 英租界 青島 中山
界平橋 領事道 路

(此外各省部凡本分支行辦事處所在地一律均附設有支店)

大 師 日 歷 畫 集



獅

馮子明作

新壘

文藝月刊

封面

孫福熙作

再論新感覺派

天狼(一)

藝術上的新人生主義

須予(云)

「文學」創刊號一瞥

柳風(三)

崔曾張黎爭論之公判

紅僧(100)

前哨

(一四)

與魯迅論第三種人

柳風

民族文學的作用

柳風

武斷鄉曲的魯迅

紅僧

小說與電影併家

雙父

中國的巴比塞?

力士

「自傳」雜誌

戾波

到光明之路與黑暗之路

馬兒

不必要的論爭

天狼

曹靖華的瞎吹

孤星

邯鄲寺之一夜

笑 驚(10)

一幕大眾的悲喜劇

陳大悲(三)

請願

周白鴻(三)

偉大的犧牲

餓生(三)

夢的生活

北漠(查)

供狀

子蘊(查)

秦淮月

空 (二)

饑餓與死亡

陶定國 (六)

當蟬聲高唱的時候

鍾雲 (六)

你不妨

笑驚 (凸)

老兵的話

朱司晨 (九)

就使是

L. B. 女士 (凸)

護照 (Robert Blatchford)

溫梓川 (九)

大道中

餓生 (六)

沙漠之雨 木田獨步作

丁毅夫 (五)

▲母愛

(戲劇—斯特靈伯著)

稚茵 (五)

遺悵

鄭楚堯 (三四)

錢

歐陽冠玉 (二四)

新營盤

勇敢的戰士

廖丁華 (二六)

黑夜中摸索前進

林豪 (二七)

別廣州

易椿年 (二八)

關於一首歪詞

柳亞子 (二九)

「吞曠」之警察問題

陶定國 (二九)

新壘的幾個問題

燕華，餓生 (三四)

巴比塞等來華雜訊 (波)

希特勒治下之德國文化 (伯)

日政府虐待國外作家 (波)

南京新壘分社將出新壘半月刊 (伯)

意大利國際文學競賽會之第一次獎金 (末)

神州國光社近訊 (伯)

德國青年詩人第一部新小說 (末)

文藝座談會將停頓 (伯)

編後贅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文人相罵劇 (伯) 編者 (三四)

文藝消息

(二二一)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中南銀行

業

務

專營國內匯兌各種存款貼現抵押放款保管等業務

國外匯兌部

辦理國外各埠匯兌兼收金幣存款代客買賣金本公債代取本息佣金克己

儲蓄總部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除普通定期活期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外下列兩種便利(一)整存整付本利證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二)特種零存整付無時期拘束及款數限制

保管箱

保藏堅固收費極廉

中南鈔票

特設四行準備庫專備鈔票發行及兌現事宜

總行上海

漢口路七號

電話

各部辦事室一五二二二
國外匯兌室一三〇九九

分行

天津 漢口 廈門
京南 北平 杭州

電報掛號

中文一五一一一總分
英文 Chinasosa 行同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金城銀行

資本

總額一千萬元
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二百八十萬元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南京 漢口
大連 青島 哈爾濱

辦事處

蘇州 鄭州
常熟 石家莊

滬行

江西路二百號
敏禮尼蔭路二五號
靜安寺路德路口七八一號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二號

滬行電話

專經理室一六五三七
營業室一三八〇〇
總機一六九六九

電報掛號

華文有綫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再論新感覺派

天狼

以前那篇「論新感覺派」有好些問題是被漏列了，這一篇多少帶有點補充的性質。預備要在這裏寫下去的，有「關於採用方面的疑問」，「理論是最新的也是最舊的」，「接近象徵說」，「感官和心理的欣賞」等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的範圍雖不怎樣廣泛，可是有牽涉到文學理論其他部分的地方很多，逐個討論要感到文字過分的冗長，於此，祇能從一貫的線索之下錯綜的作一個比較精審的總論。

感覺的描寫，無疑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形象化」的理論；是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格。這一派的理論，多少是含有些象徵色彩，同時又接近着未來主義；它的特點是表現的深刻和感覺的銳利，富有感官和心理欣賞的作用。如果說新寫實主義是平面的描寫，那感覺派的描寫便是立體的了。感覺派用字特別典麗，語法也很別緻，在「論新感覺派」一文中，我會說到這點；其實這一派的描寫方法，不單是在態度上應該是感覺的，需要推敲的詞句；而且在內容上更求其適合近代感覺的美。現在聽說有人以為感覺的描寫祇注重形式，內容美則不足道，這個說法是錯誤了。

基於這一錯誤的解說，很多人懷疑起來，究竟感覺派是不是合於一切的描寫？寫起小說來一字一句的須要推敲，那有不妨礙嗎？同時，有些人還有一種假設的困難，以為在寫作的態度上極力求其是感覺的，難免忽略了內容美；而且事實上寫小說的是說明一個故事的進展，他祇求 Climax 的實現，那有餘暇在這個上面推敲？更有一些人說感覺派的描寫態度太過於板滯了！

對於這，我想從各方面去解答。就是，第一感覺的描寫不僅是形式的，而且是內容的。以前，寫小說的祇注意應該寫什麼，而不知道注意怎樣寫，因之表現是不充分，感覺的裝置也不靈活。感覺派則不然，它的寫法是衝動的；一切「

表現」也都是「衝動」的。這在形式上求其如此，在內容上也是求其如此，所以那沒有絲毫的妨碍。第二，所謂感覺派不是每一句每一字都需要推敲，它的需要是在某一個必要的時候；這所謂「必要的時候」，就是說在表現某一個情態或裝置某一個感覺認為事實上是需要深刻和靈活的「描寫」的時候。譬如當你描寫到「白色的瘡疤」，一定有一個「怎樣可以使這一塊瘡疤的形態更形象化的感想」使你爲難着，那就是必要的時候了，那你就該用感覺的描寫將它寫作：「粘。住。皮。膚。的。一。灘。白。奶。油。」或「銀。圓。似。的。瘡。跡」。這是舉例，當然不必定是這麼寫法。在這「必要的時候」採用感覺派的寫法，我敢說萬無一失。第三，從故事的本身表現出 *Chimney* 那是結構上的嚴謹不嚴謹的問題，與感覺的描寫一點沒有關係。所以，再參證第二說之後，「那有餘暇在這個上面推敲」的顧慮就不足道了。況且，寫小說是最注重「創造的想像」以之襯托出人生的真實的，如果表現不得其法，感覺裝置之不能新鮮，那又有何足取？感覺派的描寫不是浮在人生表面的淺薄的現象，有時候它是非常奇特的；簡直是「想入非非」。我不是說就憑這一點可以眩耀而誇獎，實在是很需要呢！所以，懷疑它太過於「板滯」的委實是不大明白其中的玄妙的緣故。

大凡構成一篇作品，必然的是經過三個重要的階段——科學的發見，哲學的悟，藝術的表現。浪漫派注重後者，寫實派注重前者，中間的哲學的悟則是兩派所共信的。科學的發見，可以說是感覺派的特長。在感覺派的寫法上，不管是表現情態或裝置感覺，它的來源都是科學的發見。這一點可以舉個例說，假定有個人發怒了，如果將他寫作「烟捲在他手裏快要捏斷了」，這就是科學的發見。又如：「打着蛇眼似的破傘，」這「蛇眼」的字眼拿來形容破傘，它的來源自然也是科學的發見。關於這，「文學」上譯載「拿破崙與輪舞」的黃源君在「譯者附識」裏也說：

「日本的新感覺派，本來是受了法國保羅·魏杭的名著不夜天的影響而發端的。他們的作品對於其內容美，雖不足道，但其描寫的態度，完全是感覺的，頗有訴於五官的香味。至於其作風，乃是科學的，因之也是都會的。……因此較之從前的寫實主義，便感到有種新的科學的香味。」

可見科學的發見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了。

什麼是「訴於五官的香味」呢？這包含着新感覺派一部分的理論，那便是「感官和心理欣賞的作用」。

感官的譬如「聲」，「色」，「味」等。由於刺激的作用產生官能的感覺，這一種感覺不是普遍的，乃是超出常識之外的。所以，「花香」你不一定寫作「花香」，「水臭」你也不一定寫作「水臭」；甚而至於將「機器糾札的聲音」寫作「雷聲隆隆」，這都沒有關礙，而且在感覺派的寫法上品列起來，這一種「聲之錯覺」的寫法是很可貴的。

「心理欣賞」，是指某一個情感而言。本來它是極平常而沒有多大的變化，經過心理欣賞之後，那就更深刻更有力的轉變着了。表面的看法，那是浮淺的；經過心理的欣賞，就更趨實在。人的面部表情往往隨着情感變遷，某一個情感是某一個樣子，我們看見了他直錄出來也沒有多大意義，如果從「心理欣賞」這條路去着想，那就很可觀了。譬如疲乏時的情感，興奮時的情感，恐怖時的情感，驚訝時的情感等等。物的一方面也是如此。

感官和心理欣賞的作用臻於化境，一方面是表現情感的真切，一方面便是達到所謂「訴於五官的香味」了！

感覺派的象徵主義色彩很濃厚，因此它們描寫大都是抽象的。譬如在「拿破崙與輪舞」中，就有這種的句子：

「……炮車的連續，宛如格格作聲的湖水的河床。旭日中閃耀着的刀劍的波浪，在空中撒着虹霓，栗色馬兒的平原，戴着狂人，造成了一條黑色的地平線，如退潮似的泛溢着。」——摘錄黃源譯文。

這種抽象的描寫，你不能就說它是象徵主義，因為，它這種寫法純為感覺的作用，不單是象徵就算完事的。說它象徵色彩濃厚可以，說它接近這一說也可以，說它就是象徵主義那根本不對。象徵主義是很充實的描寫，感覺派的寫法則以「感覺的」為出發點而內容形式都是很「衝動的」。這一切，就是一個顯明的分野。

在那篇「論新感覺」文中，我曾提出一個具體的主張，我的意思最好在表現情感的時候，採用電影劇的表現法。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在蘇聯普特符金的電影導演論中，他曾這樣說過：「和一般人看到的完全一樣地表現出一種對象，這種工作是和白做一樣！祇能得到一些漠然而膚淺的一般的印象的材料。這兒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和能夠更深刻的觀察，或企圖更深刻為觀察的，緊張了的探究的觀察眼接合在一起的材料！這，就是非常銳敏地感受電影的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們都在努力而深刻地觀察個個細部的理由。……」他主張在電影中的表現不能浮淺，要深刻的觀察個個細部。這種主張和我說的在寫法上應該採取電影劇的表現法沒有二致，不過我所主張的是寫小說罷了。說起這，我以為電影

劇中的特寫方法最可採取，同時這種特寫的方法，我們可以將它移用之於各方面，譬如，「一個生了氣的人的咆哮」，那我們可以將他特寫作「野獸般的狂吼」等是。總之，這種寫法。已和電影劇的法則一樣，需要「深刻的觀察個個細部」，「和一般人看到的完全一樣地表現出一種對象，這種工作是和白做一樣！」

深刻的觀察。在感覺的探寫方法是和電影劇注重的一樣，一是表演上的神化的技巧，一是文字上的科學的發見。

「新感覺派」在日本會風行一時，日本文壇爲這一種意識形態的「形象化」的理論潛移默化，作風更趨嚴整。論者均稱這種理論是新的發見，其實這在我們中國已經是很舊的了！如「遊人如鯽」的鯽字，「覺耳際蟬鳴」的蟬字，又如聊齋誌異語中的「見車幔洞開」，「醫漸大，數日厚如錢」，滕王閣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等是。在中國舊文學中，這一種感覺的描寫差不多可以「俯拾即是」。在古詩中，感覺的描寫的地方尤多，而且這種描寫在當時祇是愛其美麗，取其工穩，未嘗想到什麼「感覺的」不「感覺的」，可是現在我們再仔細觀察起來，差不多有的連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感覺化了！以下我且舉兩個例：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月明光。蠶蠶寒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温子昇擣衣。

「池上鴛鴦春日鶯，綠珠絳樹相逢迎。誰家佳麗過淇上，翠斂綺繡波中漾。唯鞍繡戶花恆發，珠簾玉砌移明月。明年二七猶未笄，轉顧流盼鬢鬢低。風飛蕊落將何故，可惜可憐空擲度。」——陳後主東飛白勞歌。

感覺的描寫在古詩中已是如此的流行，所以我說感覺派的理論是最新的也是最舊的。因爲手頭的材料太少，恕我不能更多的加以引證。於此，我們更多了一層認識，新的文學理論很多是從舊文學堆中可以尋譯出來的，這一點往往爲人忽視，放着現成的問題不加以精密探討，反而一味跟着人家走，這實在很可惜的。

關於這，有機會我想做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研究。

新感覺派這一名詞，我以爲在意義上是很確當的。因爲這在日本不過是少數作家的運動，絕對不可以稱什麼主義，祇能說是「一派」。可是廿九期的黃鐘掲載了陳大慈的一則「隨筆」，題名是「新感覺主義的表現法舉例」；無疑的，

就這個題目就可以知道陳先生認識的不充分了。

在他這則「隨筆」中，他將感覺派的寫法這樣解釋：

「一字一句。一句一段。或斷或續的想像，不拘於修辭學的修辭。現成的文法的擺脫，一連串的名詞，一連串的形容詞。一連串的動詞。錯綜的，突兀的，生硬的，老練的，精變的，短而有勁的，構成了新的風格，新的情調。」

照他這樣解釋是錯誤了。

感覺派不是一定要每一字每一句的推敲，這在上面我已講過。而「一字一句，一句一段」的說法簡直是沒有這回事！更奇怪的是他所說的一連串什麼，一連串什麼了！感覺派那裏是這樣呢？我深信陳先生一定沒有讀過感覺派的作品，否則決不會這麼荒唐的臆測。

再，他說感覺派的寫法「讀者始而驚奇，繼而模仿，於是成爲一種時尚。其實，這有什麼稀奇？說穿了，還不是「古已有之」？這一說是對的，但決不是像他那麼解釋。我希望陳先生的寫「隨筆」的態度能夠稍爲嚴正點，祇憑荒唐的臆測有失學者爲文的本意。

八，一午間寫完

彭子蘊著

新詩集 日出之前

是前進青年的苦痛的呼聲！
是黑暗社會的悲慘的反映！
是幻滅時代的澎湃的浪花！
是未來社會的創造的信號！

孫福熙先生在其所作之序言裏說：

近來常有機會讀到許多詩篇，其中尤以彭子蘊君的詩爲最有實質，而形式方面也很少因襲的束縛。

此外

孫福熙先生作封面及插圖多幅
少翔小雷二先生作彩圖及插圖

全書都四千餘行，三十二開本，二百四十頁，瑞典紙印每冊實價七角，新聞紙印每冊實價五角。

上海霞飛路

女子書店

發行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饑餓與死亡

陶定國

——致亡弟——

傾盆的大雨摧殘了庭前的花朵，清脆的雷聲撼抖了宇宙的皮囊；你躺臥在數週未離的病牀上，悵望着窗外發出苦痛的呻吟。

~~~~~  
弟弟：我知你內心是深層的壓蓄着悲戚的苦悶，雖然你舌頭不能轉動出一句哀鳴；可在這狂風暴雨的環擊之下，誰又能向它發出真誠的快樂狂笑？！

~~~~~  
你跨足人世已有十七寒暑，但你內心的苦樂却從不能向第二者話訴；唉！造物之主宰呀！爲什麼竟殘酷的不予我弟弟以轉動的舌頭？

~~~~~  
你從小就聰慧異於旁人！任何小小的物件你會將它改

造得精巧玲瓏；誰見了都是這樣說呵——孩子！你是將來的中國愛迪生。

~~~~~  
就因你的聰慧與殘廢而使爹媽痛愛愈切，他們對你的將來正似看到那東方剛昇的紅日；那知竟這忽忽的幾週，東升的太陽却變做了西沉的落日！

~~~~~  
你呻吟在牀上已有數週，但醫生却祇來過家裏兩次；不是爹媽的鄙吝而不爲你診治，弟弟呀！那牆角的米甕已張口空空的幾日。

~~~~~  
窮困的家裏加上三個病人，三姐與九妹亦在共鳴着病魔鞭撻的呻吟；可憐白髮的爹媽呵！爲了你們是無日無時得以及合上眼皮。

小的房子終日充滿着苦痛的呻吟，在沉痛的呻吟中更
 加着安弟的飢鳴；這樣的聲調傳入了爹媽的耳膜，繃紋的
 臉皮上更增添上灰白一層。

當那天醫生走出屋門，我輕輕而急切的向他詢問；無
 語的苦笑算是他的答覆，我全身的筋肉就起了一陣顫顫。

自你那天臥病之日，我就不能有一次到你床前詢問；
 弟弟：這是要請你萬分的原諒，爲了事業的重擔驅策着我
 奔波無停。

我得知你的病勢異常沉重，但總希冀着醫生的指頭鉤
 回你一線的生命；可是那醫生可怕的答覆呵！我又怎能向
 爹媽訴說？

昨天晚間你還能呷一口稀粥，那知今朝你連水都不能
 下肚？當五妹將我從苦夢中喚醒，創傷的心靈就似再受上
 一刀。

當我將無靈魂的軀殼拖到你床前，爹媽深陷的眼球是

含淚的向你凝視；你死灰的面孔固足以使姐妹的心靈顫抖
 ，而你那短促的呼吸是更足以使牀前的爹媽心靈破碎！

我明知你的生命已爲死神所攬握，但良心的譴責我仍
 得向大街狂奔；當我將你的病況詳述於醫生之前，他只是
 深鎖着眉頭無語！無語！

待我捧着破碎的希望歸來，你還張着一絲的眼皮喘氣
 ；可憐的！媽儘在以枯瘦的手掌撫摸你皮骨的胸膛，但呵
 ！你還能接受這媽的最後的慈愛？

當你的嘴唇微微兩掀，媽就在旁邊一聲慘叫；媽的慘
 叫又激起了姐妹的淚泉，弟弟呀！你已歸到死神的懷抱！

媽儘在緊抱着你的軀殼號啕，那五歲的安弟更在抓着
 你的手指哭叫；媽的辛淚酒濕了你僵冷的胸膛，弟弟呀！
 你還能感應到辛淚的滋味？

臥病的三姐定要爬起和你一見，可憐的，她掙起了半
 個身子又復倒下；雖是她儘力的在哭聲裏呼喊，但弟弟誰

也不願爲她助力一臂。

體力像和她有怨的不願和她親近，她憂悶的祇有反側在床上呻吟而嗚咽；終于她掙扎的離開了床沿，但剛一舉步就仆跌到土沙的地上。

老爹在震屋的哭聲裏發出連連的呵叱——「不許哭！不許哭！這是無聊的舉動……」呵！可憐的老爹呵叱裏帶着顫抖，爲了一家之長他祇有淚向心頭深處咽。

知心的友人呵，使我感泣！若不是友人的幾張鈔票，你今天也不得埋下黃土；還有那浩陽下奔波的忠哥！弟弟呀！你要爲他們保佑，保佑。

白色的棺材停放在庭前，酸味的慘哭充溢於屋內；弟弟呀！弟弟！這五尺長的盒子就是你此後安身之所！

媽和外祖母在爲你穿衣，一件一件的套上你的僵硬的軀殼；「兒呀！我沒有好的衣服給你穿去！」媽的嘴脣一張張已從喉管裏湧出。

當你將裝進那長方的盒子之前，爹媽是顫抖而呵叱的將我們驅出屋子；可憐的三姐祇有引頸而無力的向你嗚咽，弟弟呀！爲什麼我們還不能看着你的盒子蓋上？

遠遠的聽到屋子裏一陣喧嚷，接着就發出叮咚的幾聲聲響；老爹一聲顫抖的「慢些！」弟弟呀：我們從此再不能相見！

待我們重回到屋子，你那白色的盒子已消逝於庭前；祇有媽在倚着屋門哭訴——「兒呀！你辜負了我十七年的撫育……」

老爹澀頓着眼球倚靠着木椅，外祖母的老淚更染濕了枯顏；媽嗚咽的向外祖母說——「可憐的！他今早還記起他的大哥！」

這句話像銳箭的刺射我心靈的深處，辛苦的淚珠偷偷的從眼角裏溜出；弟弟呀！弟弟！你還惦念着爲飢寒而奔波的我？

誌 雜 明 平

日 要 期 五 十 第 卷 二 第
(版 出 日 六 十 月 八)

戰後歐洲縱橫捭闔的局勢.....	華孝炎
法西斯主義與美國出路.....	方 毅
日印商約問題.....	李含章
英國社會運動的轉變.....	孟 平
中美各國聯盟問題.....	林 聿
日本要求美國締結公斷條約的原因.....	青 野
中國人的道德.....	洪 範
世界論壇三期	
大事述評.....	
編 者	

漫談三期	
林桑弄掉了褲子(短篇小說).....	大 心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熊式一
定價：每冊二角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	
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八角	
二分	
總發行所：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	
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北平沙灘七號楊根貴廣告公司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當我狂奔歸來後你才合上眼皮，這使如何的創痛呵！
『弟弟！你是等待着歸來才去天國？呵！弟弟：你死去
的靈魂我在永遠的為你祈禱！』

弟弟！你咀咒嗎？——你的死亡？我說呵！你正是幸
福的一個；縱然你康健的活在人世，也不過一頓半頓的呷
一口稀粥，啣一片大餅。

曉得？——在這黑暗的世界裏，大才清白的人們都得

餓着肚皮；何況，何況你這不能轉動舌頭的可憐人！甜美
的麵包會塞進你的嘴皮？

親愛的弟弟！去吧！安適的去吧！這世界是儘為惡魔
所佔領，這世界是儘為黑暗所吞噬！有什麼呢？是值得留
戀！留戀？

弟弟：我親愛的弟弟！這世界是無所留戀的；我不望
你保佑我個人的命運如何，我祇願呵！護佑着二老健康安
甯！
二二，七，二八。寫於六弟死亡之深夜。

邯鄲寺之一夜

笑 驚

月光浸透半山腰，敲更人曳着自己的影子在往冷香閣那邊去的山道上搖幌；他那迷亂的步踏踏在柔弱的銀鐮裏悄悄的。

聽聲耐人深思的棒析焦慮的由他手裏跳出來，那樣輕輕的緩緩的如落葉般飄進浴在銀光中的邯鄲寺的庭院；一點沒有氣力的祇管在那里迴旋。

在這已交二更天的寺院中，一種原始的凄冷的顫驚到處感覺得到：風吹着佛帷蕭颯的作響，琉璃盞內的燈花黯淡得如一粒豆大，還燒剩半截的那一炷香的烟紋孀孀的在佛案上邊鬱結着無數道灰色的圈，灰色的圈偶爾爲一陣夜風吹散，便看見終年爲香火薰得焦黃的四壁上畫軸的陰影；少沙彌阿寶就和階前那些大青石一樣，獨立在鐘架下面呆望着沒有一片雲采的晴空。

如一羣野狐似的客師們早在夢中遊山玩水，有的像在白夭受了點人事的感觸現在是不絕的在嚶語着。令人有點

毛骨悚然的那些感喟似的喘息悠悠的透出西廂那一排古舊的低矮的禪房。——小沙彌的心頭驟然後惶恐的感覺吃喘着了。

「又是這個聲音，啊啊，又是這個聲音！」

本能的揉了揉眼皮，稍一凝神之後，他又想去找那個寄宿在廟中而自願代執敲更工役的俗家人。

近兩個月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心情恍惚得像在春風裏做了一齣沉醉的夢，又像是背着方丈客師們幹了件虧心的事情，夜間任憑那一種聲息，他聽了無有不生懼怕的。譬如，客師們睡在禪房的喘息原是極平常而且一向就是如此的，可是現在，啊，他自己都弄不明白。

每逢夜裏怕起來，就去找那個敲更的俗家人陪伴他；坐在山門外邊或者是山道旁的大石上談到做早禱的五更頭。那個俗家人起先很懷疑他爲什麼這般胆怯，經他自己陳說不知道之後，也就不再來追問他。日子多一點，那個俗

家人像是很關心似的常要和他這樣說：

「不怕，好孩子！佛爺會庇護你！」

孩子？他自己知道不是了：——樣樣事情都懂得，樣樣事情都想做，不是孩子了！不是孩子了！

他知道很多真理：蝴蝶爲什麼雙飛，兩個蜻蜓爲什麼連在一起，山陰的羊羣爲什麼成對的追逐，牧童爲什麼調戲村姑；是的，他還知道「空即是色」那個「色」是何等樣的東西。

自從他知道這些之後，他像已經發掘了蘊藏在心頭的寶藏，非常的歡喜；可是有時候又像心頭的寶藏給人家發掘去了，非常的空虛。總之，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孩子了！

晚春的天氣當然是迷人的。

從城市下來燒香的女娘們，渾身裹了一股有如植在溪邊的那一叢幽蘭似的氣味，而且打扮得又那麼妖嬈，像一朵百合花；像一隻雪白的小綿羊那麼柔順。插香的時候他偷瞞着，如果那個被偷瞞着的是背着他立在香爐前面或跪在蒲團上，那他就像有無窮滋味似的大胆的死瞅住她了。這時候，他的思潮正如那一頭柔美而又數不清的黑髮，給多少滴香油凝住了分解不開。女人是這般的可愛喲，和晚春的天氣一樣。

阿寶曉得這些之後，在他記憶裏沉澱着無數朵鮮花；當他縮在蒲團上打盹的時候，那些妖魔鬼怪似的鮮花便一朵朵的出現了；有的拈弄着絲帕朝他媚笑着，有的站在台階下面向他輕輕的招着手，有的一把撩起黑軟軟紅綉花的滾邊裙露出一大條顫動的白肉。

「春天喲！春天喲！迷人的春天喲！」

從心裏發出這樣的吶喊，他委實給溢過心頭的那一縷溫情迷惘着了。

青春期的性的苦悶有如一遭權威的繩索，尤其在這個春天，他是無可奈何的四肢百骸給捆得緊緊的。在廟中，老是悶得心慌；走出山門，也是一隻無頭蒼蠅。該怎樣呢？終於被他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那是一大清早，隔夜鳥還未曾飛出林子。

阿寶跟着在山陰那座古泉一旁的草地上灌畫眉，因爲夜來失眠的疲乏累着他，畫眉籠子托在手掌心重重的。本該去冷香閣，離這兒還有一段山道，他偷懶了。

想不到這麼大清早就有人來汲水，而且是個女的，等他看見的時候，那個提着吊桶的女的已經打岩石那邊走過來了。

「住在那裏？」

那個模樣兒不錯的看上去不像是娘們，他這樣問着她向她傻笑着。

吊桶在古泉中發出咚咚的聲音。

又一天大清早：

阿寶是幽會般的心情，乘着星夜就候在林子裏。那個女的朝她媚笑着。

「住在那裏？」

「山脚根。」

「那一家？」

「朝東開門，門前是山芋田，屋後有兩株桃樹。」

「姓什麼？喚什麼名字？」

她嗩嗩的笑了。

「問這麼仔細幹嗎？你又不是老爺！」

仍舊是一大清早：

「那麼，喚什麼名字呢？」

「你猜猜看！」

他祇是像畫眉一樣的迷住眼睛向她傻笑着。

吊桶在古泉中發出咚咚的聲音。

以後一連又是幾個大清早。這一天，阿寶把畫眉籠子放在草地上，替她汲了好幾桶水。在他汲水的時候，山道

上是靜悄悄的，葉子的清香和她髮際的香油氣味調在一起，使他沉醉。心在追求着一種熱情的顫震。

他忖思着該怎樣去對她伸說。如果這時去擁抱着她，她一定不會拒絕他而且是不住的縱情的笑謔，她是那樣和愛而多情的。因為這在幾日來已經證明她對自己委實有着好感，而且她也在逗引着他向無涯的慾海中奔跑，一個浪頭過來，一個浪頭過去，現在是澎湃着。唔唔，她心頭的浪也在澎湃着。

他忖思着最好先向她傾述自己對她傾慕的心衷，這最容易而且一定能夠打動對方的同情，然後再要求她允許今天這一次——祇須一次就夠了——就在涼亭裏或者在幽密的林子裏。但是，他又憂慮在和她伸說的時候，會因自己是廟裏的小沙彌而害差得阻止着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爲這憂慮，幾乎不知道她的手臂已伸過來繞在他頸頸裏。

「你替我汲水，就請你喝口這最純粹的酒吧！」

她獻媚的偎倚着他，嘴唇像酒鐘似的壓下來。

阿寶快樂得如昇仙似的接住那個飲着。

吊桶在古泉中發出咚咚的聲音。

一直到分手他沒對她說出那個要求，他太胆怯了。

「你這人真好！」

「怎樣好法？」

「一輩子不知道給人吃虧！」

循着岩石一邊走下去。他望到這一女人苗條的後影，目送征鴻似的呆了大半天。

第二天一清早又去候在那里，那裏有她的影子。當晚他就趕下山，將近她家屋後，青草堆裏有人在喘息着。

「喂，你怎知道……」

「他調戲過我。」

「就是那個小和尚嗎？」

「唔唔，是他；那個色迷迷的小傢伙。」

「……給老子照面打死！」

嘶聲的喘息着。青草堆裏緊抱着兩個肉身在那里顫動

……

在這已交二更天的深夜，阿寶又聽見類似青草堆裏那種毛骨悚然的喘息悠悠的透出禪房，他的心頭驟然被惶恐的感覺吃瞞着了。

他周身感到疲倦與酸軟，頭腦是有點昏沉，有些難於支持下去了。他恍惚知道自己是犯了一樁大罪，這一樁大罪在佛門中是無可挽救和饒恕的。想到了這些，他閉着心，輕輕的向着頭頂心的月亮禱祝。然而，這一種惶恐的感

覺像一條盤聚在心頭的毒蛇似的不住的吃瞞着，吃瞞着。他的心像是天上的一顆流星直朝着西天殞逝下去，又像在大海中沉下一塊石頭。又空虛而又沉重得很呢！

近兩個月來，每天夜裏都是這般難於挨過；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去找那個敲更的俗家人，那個俗家人委實是和愛而又可親，不像出家人永遠那麼冷冰冰的。客師們一副尷尬面孔像是用木頭或石頭從一個模型裏雕鑄出來的，整天找不着一絲笑痕，也許他們會縱情的歡笑，在某一個時候，可是阿寶從來就沒有見他們有過笑臉。

「阿寶！替我把那領袈裟拿來！」

「記住，做早禱的時候來喊我一聲！」

「你瞞，這怎麼瞞？經本子都不給我拿回來！」

「快去稟告方丈，城裏秦太太下來燒香啦！」

「阿寶！你這小鬼頭，曉你做瞞不應着？」

「你這沒娘養的！」

這些，以前是小孩子；現在可不耐煩了。

他回想到城市下來燒香的女娘們，古泉旁的悲喜劇，客師們醜惡的行爲，那個敲更人的和愛態度，這如連續的圖案般在他眼前開展着，是的，他覺得他自己是一粒火種，他應該用最大的決心去轟動那鬱結在心頭的炸藥。爲什

麼要這麼胆怯？天大的罪孽祇須用決心去打破它，求人饒恕那頂可恥。況且，那些帶着罪惡的出家人是惡獸般的瘋狂和自私，尤其是那個年齡不甚高的方丈，見着女施主們是一面孔的邪氣，嘴裏不斷的說着破紅塵，其實紅塵在他眼中正如女施主們的羅裙一樣，又香又熱而又可愛得很呢！自己的年齒尚青，正當有為的時期，如朝陽剛透出林梢，如今夜的月色般可愛，爲什麼這般孤獨的死守着這一座陰森得可怕的殿堂？爲什麼不趁着月色偷下山去？爲什麼不……

「是的！下山去！」

立刻在他眼前浮現的是對於醜惡的現實的反抗和對於殘暴的惡獸們的報復的迷夢。

風吹着佛帷蕭蕭的作響，像有個人似的在後面追逼着他。他悄悄溜過禪房西邊那一道側門，踏着銀輝朝寺後山道上那一叢柳林前進。柳林那一邊，那個俗家人在敲着更柝，輕輕的緩緩的彷彿是早禱的木魚的聲音。

悄然的酒進柳林，無數小蛇在他腳下盤繞；陰暗處的大樹幹子像是向他攫襲似的巨手在微顫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撈住他了，使他悚然的幻想起該不要是佛爺差鬼來作弄他。他忐忑着的心拍拍的跳起來，於是很快的穿出林

子，直到前面更柝聲聽得很清楚了，他才偷偷的東張西望

着。在浸滿了月光的山道上，那個俗家人執着香曳着影子敲着更柝漸漸的走近了。

從這兒可以望得見冷香閣，像一隻怪獸似的在銀輝中蹲伏着。閣頂的小燈籠在月光中顯出一點淡黃的光輝，搖搖欲墜似的掛在天心有如一顆閃爍不定的星，他的心被搖撼着有點惶惑。最後，他決定走過去見着那個敲更人向他訴說這一切的不幸求他援助。

「這是佛爺害了你！孩子，別怕！」

他希望那個俗家人能夠明瞭他的心衷，不但不攔阻他偷下山，而且會很同情他的際遇說些話來壯他的胆。而且會指點他一個去處——在他理想中，當然是錦繡繁華的城市了。

懷着忐忑的心情從一條草徑穿出去，抄近路走上往冷香閣那邊去的山道上。四面是靜悄悄的，濃陰的柳林，墨黑的岩石，一片白的月色，都靜寂着。阿寶一鼓氣跑到那個敲更人身邊，他是給恐怖和疲乏累得跌倒了。

「怎麼啦？你這孩子！」

阿寶伏在敲更人腳下像是要哭出來。

「究竟怎麼啦？你這可憐的孩子！」

敲更人想起他一向就很胆怯的，今夜怕是因為什麼更胆怯了。他毫不遲疑，他迅速的丟了香和更柝一把將他扶着坐起來。

他依然是沒有聲息。在往常，祇須敲更人叫他這一聲「孩子」之後他就會很快的恢復常態的；今天為什麼不了？

「今天為什麼不了？」

這難怪敲更人心裏要為他着急。

月光照在阿寶臉上慘白得怕人，他在冷酷與嚴肅的冥想著，接着來的是一陣劇烈的鼓感和煽動，使他像瘋了似的霍的跳了起來。

「啊啊，我要馬上下山！我要馬上下山！我這條命雖不值錢，我這寶貴的青春的可能永遠讓它埋葬在黑暗裏！世間沒有比廟堂更黑暗的了；世間沒有比從小就做到尙更悽慘的了！最初，我幻想過廟堂是座莊嚴而又靜美的樓，浮在雲天之外飄渺着，飄渺着。然而，那不是；現在我知道了。我有一個比喻：那是一個黑暗得無底的豺狼的窟穴，那是一座陰慘慘的終年，永遠不見太陽光的囚牢！踏進廟堂，人的本性就喪失了，變成那樣麻痺而又殘

苛，憂鬱而又善怒的性情，那裏而不是人的世界，那是充滿了毒獸的妖氛使人能夠窒息而死的最最可怕的地方！

「做和尙有如坐監牢，年齡高的在黑暗中去了殘生；年齡青的就在那陰慘慘的境遇中，眼看著自己那一朵青春的紅花一天天的委謝了，唉唉，那一朵青春的紅花！多麼可愛的那一朵青春的紅花啊！」

「青春期所需要的——我知道的至少是這樣；不是事業，不是功名，不是金錢財產，不是希望昇仙那一不可靠的妄念，說得澈底一點，就連家庭也不需要。他祇希望一個像女禍氏那麼有回天大力熱情而又美慧的女人伴着他，伴着他永遠的過。……啊啊，這在佛門是犯了滔天的大罪，而且是無法求恕的；爲了滿足這一人生的慾望，我祇有偷下山去。——啊啊，我要馬上偷下山去！」

「你，你慈悲的俗家人喇！你一定很同情我而且會來幫助我的；你一定不讓我這慶年青春的永遠生活在黑暗裏！也許你還未明白我爲什麼近來這麼失常，爲什麼我要馬上偷下山，這你是會知道的。現在，我在你面前作一次忠實的供狀吧。——」

對於敲更人，他是無須要隱瞞的；他把爲什麼夜裏跑的原因從頭至尾的向他敘述一遍，然後又告訴他些零星

感想，最後是決定趁着月夜偷下山的話。

「孩子！你不能那麼造次！你得知道像你這一種閒散的生活有很多人是在艱澀着。譬如我，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你知道我爲什麼愛弄這玩藝？……」

拾起更析舉得高高的，敲更人裝着很正經的樣子。

「我來這兒本想做和尚的，可是，我的罪孽太重了！我幹這玩藝，一半是爲了廟裏，一半是爲了我自己。這你大概是不會懂得的，我因爲你不會懂得這個，所以我得勸你慢慢的回頭想想。我知道年青人都是這麼一套，要想怎麼就想幹個痛快不可；馬上下山固然是很痛快了，你可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什麼地方能夠收容你？你打算做什麼買賣生活？這你一定不會知道的。所以，……」

是的，他真沒有計劃到下山之後該怎麼樣。

「什麼我都願意幹的！」

「有多大能耐？」

「這個……」

「這個你是不會懂得的！」敲更人想要說下去，馬上像又給什麼壓力阻止住了。這時敲更人心中，立刻浮起一個怪難受的回憶；而這一怪難受的回憶怕永遠是不會在他心中消滅了。他想起古泉旁的一整夜的痛哭，假造死耗

給他那個悍潑的妻的悲哀，——不但是妻，就連帶他的男女朋友都被欺騙在內。這是多麼大的一幕假設的悲劇啊！自己現在雖然活着，然而與死又有什麼兩樣，他一起想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階段，整個的身心如同浸在淚海裏邊了。

「老老，說起這還是不說的好！」

接着來的是一聲長嘆。

阿寶有點呆然了。

「古泉，古泉喲！它曾給你過不少喜悅，它也曾給我過不少悲哀！現在，我們同是罪惡的俘虜，所不同的就是你和我的遭遇以及對於社會的關係有點深淺，實在我和你沒有多大的區別。然而，你是得救的；因爲你的反抗運命的精神是如此的堅強，總能有一天可以超脫。我可不行了，我可不行了！」

本來他不願意告訴小沙彌他是怎會到廟裏來，爲什麼自願代執更役的。可是提起古泉，就如有什麼精靈在身旁慫恿着他似的不得不向小沙彌說出許多秘密，這許多秘密直到他已經寄宿在廟裏半年之久的現在他是從未向誰宣洩過。今夜不知爲了什麼，他這一向緘默的態度忽而不能保持了。

「我們還是去廟後講吧；這兒有人走過是不便的。」

阿寶又和他穿過柳林，在大青石上歇下。
該已是三更多天了。

樹隙的月光漏在他們臉上，頭上，衣襟上。蠟樣的斑斑。風吹着濃蔭中的枝葉，沙沙的響着。鐘聲更梆聲都因為他倆放棄職務而休止了，祇有冷香閣那邊的木魚聲音禿禿的急如雨點，就是遠遠的隔開一座柳林一條山道還聽得很清晰，此外像是在靠近古泉那週圍的林子裏有夜鳥怪叫着，一種顛慄的音調。令人聽了生出許多畏懼的心情。小沙彌緊緊的倚靠住他，像是見鬼似的不敢將眼睛向前或四周圍看，低頭沉默着，口唇微張着。

賊更人望望四周圍的濃蔭，望望由樹隙漏下來的月光，望望山石，望望野草，望望小沙彌半個蒼白的面頰，又嘆了一口氣。

「也是這樣的一夜啊！啊，這樣靜寂的一夜！」

那還是半年以前。趁着星夜他來到這山腰古泉旁的涼亭裏，在非常的忿怒之後精神十分的頹喪，加之由N市趕出城足足跑了二十多里路，經過許多村莊，經過許多田野，經過好幾座沒有欄杆的石橋，經過好幾塊塚地，穿過一重重的叢林，方始爬上山道來到這寂靜無人的所在。他感到疲乏，超出任何一種工作的疲乏，這使他除了感覺心靈

上的痛苦非常難於處理而外，又加上一種奔走的疲勞，渾身酸軟得支持不住了，頹然的倒下來。

他是N市的人嗎？不是。他是打S埠那座罪惡的淵藪裏逃出來的一匹受了重傷的病虎！病虎？他自己常常這樣對人講的；因為他在事業上受了仇敵的暗算，在愛情上中了致命的毒箭，在家庭中因為他那一種愛姑息的性格養成他的妻差不多和瘋人一般的驕悍。在這一種驕悍的凌辱之下他是漸漸的染上很深的憂鬱的症候。有這人生的三大苦惱，他怎會不病。可是，祇有他自己懂得排遣的方法，而且他從不將這些歸罪於任何一方面。——譬如革命的幻滅啦，婚姻的不合法啦，整個社會的組織不健全啦，這些，雖有可議而且是值得詛咒的，他可從不向人提起。可是，當他一個人喝了幾口悶酒之後，就會帶着點醉意向他自己解嘲似的說了：

「這那是你的病呢？這是社會的！」

真的，社會的病絕不止這點點，他所感受得到的當然也不祇是他的妻的凌辱這一端而已。不過，對於他的妻的凌辱與不諒解，他委實感到入骨的痛楚。加之女人們的性情又是那麼浮躁，無須要他對她咬牙切齒地已經是咆哮如雷着了。別的病可以——也可以說是當然的——藉視死如

歸的態度對付它，而對於妻，對於他那個驕悍的妻，他實在沒有法子可想。如果對於她說死，死；那是多麼的不相稱，當着女人面前由他口裏說出來！

好了，他祇有擁着忍淚的心情一天一天的挨下去，挨下去。在他被逼得無可奈何的時候，他也祇有像綁上刑場的囚徒似的端起大碗的白乾一口氣的灌下肚。醉後當然是伏在桌上做夢了，這時候，任妻怎樣叫罵他也不會醒來的。他很想一醉千年不醒，有如歐文寫的那篇呂伯樊溫京而小說裏面的情節一樣，等他睡醒之後他的妻，他的家庭，他所認為一切討厭的東西都會隨着他這一夢的轉變而毀滅得不留痕跡。這真是一個夢想呀，那來這回事呢？

事業上的失敗是一層苦惱；妻的凌辱又是一層苦惱。這兩種苦惱累得他漸漸對於自己生了懷疑，為什麼這麼不死不活的一點沒有生氣？為什麼在社會裏邊已經遭受冷酷的待遇而在所謂快樂的家庭裏又得不着一點安慰？為什麼自己這樣無能的便連在妻的面前也暴露了弱點而被她挾持着？是的，生不如死，死了倒也落得乾淨。

「至多給人笑罵我不長進，有什麼大不了？」
這一個死的念頭在他心裏遊移幾次之後，他決定來N市自殺了。在N市，當着他那個已經遺棄他五年之久的戀

人雅雲女士面前落了好些眼淚，這當然是向她申訴自她去的的不幸了。

「好末，我就算定你該有這麼一天！」

「何以你能夠預先算定？」他很驚訝地這句話反問着。

「你這人太沒有男性的魄力了！在S埠，你和我愛了近兩年功夫，為什麼一次不向我求婚？為什麼不敢向我表示點更親暱的行爲？我所以和你決絕無非爲了這些，因爲男子漢過分(Feminized)化了，不單在愛情上不能成就什麼，便是將來在事業上更不能成就什麼。我這種觀察一點沒有錯誤。可是你這男性的人未免太可憐了！」

「真爽，嗯哪，我太太可憐了？」

這時候，他真覺着慚愧呢！

「健春，老實和你說吧。你這人便是死了也不會得着女性的真愛。你的太太是那一種人我可不知道，據你說的推想起來，她也許就是看出你有這麼一個大毛病，所以會拿你不當一回事了。我以爲你還是振作一點吧！」

「振作？這是什麼話。」他心裏在想着：「我這一次來N市是預備自殺了！」

回到飯店裏，悶在屋子裏打死的主意。

耶耶寺是N市的大叢林之一，山中的古泉也是很著名的。他心思想如其死在污濁的城市間，不如死在風景清幽的荒山之中留一個風雅鬼的美名；同時，也可以免得屍身給人家搬來搬去的討厭。當他決定第二天出城去覓死，心裏是又亂而又顛驚着。這一夜，他恍惚夢見他的妻，他的女孩子，她們是那麽襁褓的坐在街沿上向行路的人們求乞，那一副淒苦的慘白的面容經他辨明是他自己的妻兒之後，他哭泣了。

「哀嘆，這不能怪我啊！我何嘗狠心丟下你們呢？你的妻啊！你不該那樣凌辱我，現在，既在連出世未滿週歲的小孩子都給你損下苦海了！這多麼悲慘，啊啊，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幕啊！」

從夢裏哭醒轉來，窗外射入一線光明。

「這是月光啊！」

「啊啊，這不像S埠那麽柔美的月光啊！」

「妻也許這時還沒有睡吧，那個可憐的孩子啊！」

「那個可憐的孩子啊！你的爸爸明天就要死了！那個

可憐的孩子啊！」

「也許她不會求乞吧？」

「她會嫁人的！」

「是的，她會嫁人的！那個可憐的孩子啊！」

「還是死啲！還是死啲！明天就去死啲！」

神智一點點的模糊下去，他又在做夢了。

一座高大的山頭，山腰蹲伏着一羣魔鬼，死神站立在山尖上面揚起一面招魂的大旗，他隨風飄來山腰這一羣魔鬼隊中喘息着。魔鬼們伸出巨掌倒着將他抓起來，起先他看見寺院的背脊，又看見濃如墨黑的森林，最後接觸他眼廉的是古泉的大口。魔鬼們一鬆手，嗚咚一聲他栽了下去。

「啊啊，死不得啲！」

心中焦急着，醒來天已大亮了。

他認為死是無可挽回的了。一個人如幽靈似的輓出古舊的城垣，沿路是依戀的情緒。這個人世，這時在他看起來又像是呈了異樣。太陽光照在臉上熱辣辣的，不像是初春的天氣。鄉間的空氣特別新鮮，給垂死的人呼吸着多麼不相稱。然而，他是漸漸離開N市更遠了，——也就是距離死期更近了把？

爬到半山腰的古泉近旁，他開始意識到死的恐怖。在四面是古樹濃蔭的涼亭中頹然的疲乏着倒了。

四山是靜悄悄的，夜鳥怪叫着。

月光如水銀般灑滿在林間，草際，山道上。遠遠的傳

來木魚聲，禿禿的急如雨點。

他想馬上投泉，但是這兒的環境的確太美了；加之一種生存的慾望煽惑着他，他實在沒有勇氣站立起來。

他像幽會的野男子靜靜的躺在涼亭裏，草地上那一口蹲在銀輝中的古泉分外覺着有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氣向外冒，有時從石欄邊滴下幾點水，泉心會發出叮咚的清脆的聲浪。這一種細小的清圓如銀鈴的聲浪悠悠的播散開來，簡直將他聽得呆了。

他想死；他又不死。這兩個念頭在他心頭搏擊着，衝突着。他記起年來飄泊的苦況和他那個驕悍的妻的蠻橫，咬緊牙齒恨不得一頭栽下古泉，可是他一想到人除了做人的關係以外，還有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業需要去做的時候，他又留戀着這人世不忍馬上就死亡了。向上是人類的本性，他不能例外；找尋生的路走當然是不能例外的一種向上的生之意志的表現。爲了這一層心理衝突的苦惱累着他，一向忍住的眼淚這時如潮湧般的溢出來了。

「我不能死喇！」

「我需要再生！我需要再生！」

望着古泉他微笑着，慘笑着。林子裏的夜鳥怪叫起來，一種顫慄的音調。他已經決定了一種辦法似的，很快的

立起來從衣袋裏取出預先寫好的兩封遺書，然後再將外面的那件綢面的絲棉長袍脫下來掛在樹枝上，一切妥當之後，他重復坐下來。

他的生命從古泉中復活了！

東方剛透魚肚色，林裏的宿鳥喳喳啼了兩聲，是黑暗與光明爭寵的五更頭。他在模糊的月色中踉蹌着繞過一座岩石，穿過一重樹林，向往那靜寺的山道上走去。

他的新生命在古廟中開始了！

回憶起那一夜的往事，至今心裏尚有餘悸。然而，直到現在爲止，他已經在廟裏鬼混了半年。半年來差不多和世界斷了關係，尤其是他那個驕悍的妻，自從在報紙上見到古泉有人自殺的消息之後，她以爲他准死在古泉之中了。朋友們爲他在S埠開了一次追悼會，都當他死了！

寄宿在廟中，白天倒還容易消遣過去，一到夜晚，滿腹的愁懷實在無法可以排遣得開。每天夜裏，他對着置在檯前的那一盞油燈出神的幻想着。那一盞油燈像是悲悼過度的老蒼頭在淚水中向他不住的抽咽，他自己正和這盞油燈似的在火與油中燃燒着，燒煉着，燒到油乾火熄之時他的生命也就完結了。

「生命的象徵啊！」

每夜想起這些，他便開始注意到他自己。自從那夜投廟寄宿在禪房偏西那所幽暗的小屋以來，他沒有一夜好好的安眠過，一種賽似毒劑的失眠的痛苦壓迫着他，一直到黎明時分，差不多廟裏已經做過早禱之後疲乏得實在支持不了方才勉強合上眼睛。這總不是一個辦法。剛巧這時廟裏要雇用巡山的敲更人，他自願擔任這一夜間的工作，一方面用以報效廟裏不收他房飯費的恩惠，一方面藉此遣散心胸的苦悶而免掉失眠的威壓。

「這與死了又有什麼兩樣？」

敲更人對阿寶從頭說到這裏，忽然像受了很大的感動似的一把緊握住他的手。

「你說偷下山是不是真的？」

「真，不過我現在倒有點懼怕了！」

小沙彌一副尷尬的面孔拉得長長的，像發現無窮奧妙似的再接下去說：

「女人是這麼難於應付，而況我的經驗更沒有你那那麼豐富了。這是一點。下山之後，我真沒有打算到該怎樣生活，是的，我有什麼能耐呢？像你先生還要自殺，我更是沒有把握了！女人，女人，現在我才懂得她們是那麼可怕啊！」

「是的，我自己剛才確實失了檢點，我不該說這些話來先給你許多不良的影響。然而，這一種不生不死的生活的確不是你們年青人應該過的，你祇管下山好了，慈悲的佛爺他是不會和你計較的！」

健春，那個敲更人這時候有點後悔起先不該攔阻他，而且現在自己也有點「此生不能如此而已」的感觸，他反這樣德惠着阿寶。

「一切都沒有妨礙，況且我會指點你；孩子！孩子！我仍舊要這麼稱呼你，因為你究竟沒有見過這座山外的世界呀！」

「我從小就未下過山！」

「是囉，山下有點什麼，你是不會知道的。」

「還有城市！」

「還有江，還有海，還有人間的地獄，還有罪惡的天堂！」

「這些我都不知道！」

「怎會給你知道？」

「我要踏進人的世界裏去啊！」

「我們是再生了！」

「我要踏進罪惡的天堂裏去啊！」

「我們是再生了！」

「海是怎樣的？」

「海是年青的，前進的，洶湧的，搏激着的向大陸奮鬥的精靈啊！」

「像我一樣了？」

「生存的奮鬥啊！」

「啊，生存的奮鬥啊！」

「啊，生存的奮鬥啊！」

夜鳥怪叫着，一種顛簸的音調。冷香閣那邊傳來的木魚聲音禿禿的急如驟雨。月亮已經斜西，灰空漸漸的有點黯淡，打遠處的天之邊緣浮起一線白亮的光帶，將要黎明了。

他們把過去傳統的怯弱的意識否定了，決定向着黎明顯示的光亮的山道上前進。當他們再度經過那座陰森可怕的樹林，葉子的清香給他們一種夢一般的回憶。偷偷的像兩隻獵犬似的穿出柳林，臉上都浮起一層新生的微笑！

七，廿夜完稿



惟有時用「出類拔萃」的

華端利

新式無齒保安刀始可以解決修容一切困難問題因其有三種特點為他家出品所無：

(一) 輕便美觀

刀身與刀蓋係膠質製成顏色嬌豔可愛

(二) 洗理簡便

刀蓋上並無齒齒高聳用後省得洗理齒齒之麻煩

(三) 不損顏面

構造迥異尋常用後面顏光潔甚為舒適寒冬驟硬浸入沸水用之更覺鋒利無比且不衣面

WARDONIA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總批發處 江利行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四六〇七

一幕大眾的悲喜劇

陳大悲

北方某省城裏的少爺們組織了一個大眾劇社，在城裏公演了好幾回話劇，但是買了票子進這大眾劇場來看戲的男女觀眾，無非是些少爺，小姐，太太，少奶奶，姨太太，老太太之類的人。演戲的少爺小姐們自覺名不副實，所以決議到鄉下去公演一次不受酬的劇，給他們所謂『真正的大眾』看。

露天劇場當然最適於大眾的了。但是早到的大眾有椅子坐。遲到的大眾沒有椅子坐，便站到椅子前面和左右兩邊的夾縫裏，擠住了坐椅子的大眾的視線。坐椅子的大眾便大罵沒有坐椅子的大眾的姊姊，娘，祖宗，以至於姥姥（北方人稱外祖母爲『姥姥』）。罵完之後，雙方繼之以老拳。幸而大眾劇社裏面有一位胆量比大眾更大的先生跳上台去，向台下的大眾高聲訓斥；開口是『你們不許胡鬧』！閉口是『你們要守秩序！』這『你們』兩個字喊得特別的響，而且每逢他喊到『你們』兩字的時候，他的眼睛

睜得特別的圓。他穿着一身漂亮得像真的洋鬼子一樣的西裝。大眾居然不鬧不爭了，靜聽這位先生的教訓。這位先生告訴大眾，在外國，看戲的人是怎樣守秩序的，怎樣怎樣的與台上做戲的人合作。這位先生說話的神氣做得太足了。大眾聽得佩服極了，像佩服天主教裏的法國神父一樣。大眾到這時候方纔恍然大悟，知道這大眾劇社並不是大眾的劇社，却是城裏當洋學生的少爺小姐們到鄉下來做好事，演給大眾白看的戲，所以命名爲『大眾劇社』。台口的掛幕向左右兩邊拉開了。右方掛出一牌來，寫着『獨幕農民劇，血汗』兩行大字。台面上亂七八糟地放着許多農具。大眾一看就哈哈大笑了一陣，因為這些農具是他們所熟悉的，從來沒有這樣地放在房屋裏的。尤其使大眾失笑的就是破竹椅板棧的後面，掛着紅一條綠一條的整疋的布，彷彿是新開了一家布莊。更不能不笑的就是躺在竹榻上的那個穿着農民布衣的老頭兒裝着滿腮的花白鬍

子，而他的頭髮却是晶光刷亮的；鼻子上下左右塗得像煤炭行裏伙計，但是他的頸項和手腕上面都是白得比周鄉紳宅裏的新娘子還要白上兩倍。

一回兒一個頭髮燙得像天主堂裏那個黃頭髮洋老太太一樣灣灣曲曲的小姑娘，手裏換着一個竹筐子，由兩條布疋的中縫裏鑽出來了，跑到老頭兒的臥榻面前，坐了下來，抓住老頭兒的手不住的亂吸了一陣。大眾這一樂可樂夠了。大眾以為這老頭兒一定是不妥當，和這樣小歲數的姑娘有了私情，正等得看以後有沒有像齣戲或是花鼓戲裏那樣調兒的熱鬧場面。誰知道那個剪掉了頭髮的小孩子對着老頭子的臉直喊「爸爸」，大眾便大失所望。

幸而有幾個既認識字而又聰敏過人的農民低聲安慰大眾說：

「這是他們從鬼子那邊學來的外國戲！禮拜堂裏不是每年冬季天也要唱這麼一回的嗎？這個躺在竹榻上的是外國鄉下老頭兒。那個坐在他身邊的就是他的大閨女。他們鬼子們是這樣不分上下沒有規矩的！要不然，怎麼叫鬼子呢？哼！」

果然，不多一回兒大眾都把這些話整個兒給證實了，因為大眾聽着台上人所說的話簡直和禮拜堂裏外國牧師講

耶穌道理一樣的，十句話裏面倒有六句是切不斷的連刀塊，一句都不能夠明白。

於是乎大眾的精神渙散了。先前那個搶奪椅座的爭端又開始復活了。坐着的人們被站着的人們阻礙了視線，便不得不站到那椅子上去，要看台上那個噴着尖脆臉龐雪白的外國鄉下姑娘和剛由布縫裏鑽出來的一個穿西裝袴，披着破藍布衫的美少年拉着手，做着肉麻的樣子。

大眾看得高興極了。於是乎就有幾個人高聲大叫其「好吓！」隨着這一陣高喊的聲音就來了些咯登到噠的破裂聲。原來有幾把椅子被一些人站塌了。繼之以一羣人幸災樂禍的狂笑，笑指着一個跌在地下爬不起來的女人。大眾認識這女人就是周鄉紳宅裏的二少奶奶，就是台上那個美少年的夫人。

那個美少年看見大眾對着他的夫人發出這一種富有侮辱色彩的狂笑，一時怒不可遏，忘記了自己是戲裏面的長工，就指怒目，向那發笑的一羣人說：

「你們這些蠢牛一樣的東西，也配看我們這樣的大衆劇嗎？大爺不幹啦！」

他把身上披着的那件破藍布衫用勁脫下，往台板上擲，向台下的大衆睜圓了一雙眼珠，做出預備決鬥的樣

子。

這時候台上和台下的秩序同時大亂起來。台上站着許多穿着漂亮西裝的少爺們，有的裝了半邊的假鬍子，有的只畫了一條眉毛，都在那裏磨拳擦掌，向台下的大眾做出示威的樣子。台下也有喊「站下來！」的，也有喊「打！」的，也有喊「不許動手！」的，也有喊「快開戲！」的，鬧得誰也聽不出誰的聲音來。正在這裏要關頭，忽然由台下大眾裏面飛出一塊磚頭去，不偏不正，恰巧打在周鄉紳的二少爺（就是扮長工的姜少年）的鼻尖上，半張小白臉頓時染成了赤色。

「反了嗎？是那一個混帳東西？」

「拿人！拿人！不要放走了這狗強盜！」

「有了血就是犯了刑法！把這一羣胡鬧的大眾全都帶到縣裏去重辦！」

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大衆嚷着，罵着，那邊椅子一隻跟着一隻刮囉刮囉的被踩破。

「打！打！打！」的呼聲更高了。劇場幾幾乎快變成了戰場。

幸而還好，周鄉紳到底有見識，早就顧慮到有不測的事情發生，在戲台後面擺好了兩架最新式的洋龍，和十幾桿水鎗。在呼打的怒吼中，飛上第二塊磚頭的時候，周鄉紳發了一個口令，喊一聲「放！」十幾條水做成的箭由戲台上的布縫裏同時射向這一羣勞苦的大眾。

大眾萬沒料到有這樣一齣「水淹七軍」的壓台戲，於是乎只得抱頭鼠竄，向各方面四散去了。

舞台上到這時候纔由一位導演先生高喊着「閉幕！」一幕大眾劇就這樣地收場了。

鐘 黃

錄 目 期 十 三 第

版 出 日 六 十 月 七

意大利的英雄主義（鶴見 開元譯
粘輔作）

木蘭……………柴紹武

鐵血與柔情……………程一戎

磁石常指南（島崎藤村作）……敬文譯

綠，白，橙黃的三色旗下……陳心純
譯詩二首……………萬紫譯

觀劇後（朱霍甫作）……………茜書譯

五月之夜（果戈里作）……………斯根譯

讀書偶記……………陳大慈

處 訊 通

內 館 報 日 國 民 州 杭

藝術上的新人生主義

須 予

一 從旁的地方開端

談主義，已是夠漂亮的事，「新」那更是時髦的了。文學上談主義，是中國作家登龍的妙手；談主義而又冠以新，那更顯出其自命不凡，巧妙異常了。本文的標題，便犯了這種嫌疑。自己也知道，但沒有辦法。因為沒有更適當的用語，能總括出我從藝術上所發見的中心思想。所以漂亮也好，時髦也好，企圖登龍也好；只要自問良心並非如此，也就不必管得這麼許多。我想說的話，總不得不說。要是人們肯心平氣和些去探求真理，要是人們不有信口武斷的劣根性，那末總得讀完了全文再說。我也何必在本問題之外，斤斤於自割沒有什麼野心呢？要是人家硬要說我寫本文有野心，自割上千百萬字的言語，也是沒有用，還是乾脆些題歸本文吧！

二 藝術本質的光復時代來了

藝術是感情的產物。感情是人類生活的結晶。所以感情決不能單獨存在，換一句話說：人類間決不會有什麼純感情這一類的東西。在其喜怒哀樂之中，都包含着一種意識，一種思想。這是生命的欲求，生活的氣息。只是在其成分上有大小濃薄，或隱或顯的不同吧了。

感情發抒於文字之上，便有小說，詩歌等文藝作品之出現；發抒於動作，姿態，言語之上；便有戲劇的藝術產生。發抒於色彩上，便成為繪圖。發抒於角度線條上，便成為建築與雕刻。發抒於音響節奏上，便成為音樂。發抒於姿態與線條上，便成為舞蹈。人類因為是社會的動物，無論在小我上有環境與經驗之不同；在大我上畢竟存在着不可掩沒的共同性——人性。一個人的感情，在其有力的

表現技巧上出現在別人的面前。便會使別人從中發見了自己的存在，提出了同一的意欲，走近了同一的思想；引起了人類間所最寶貴的同感與同情的組織工具。因為人類又是一種感情的動物，在這種感情的交流上，便使人無形中開始了感情的結合。

感情既沒有純感情，藝術也就沒有純藝術。所以藝術家者，在作者個人方面，是他的感情的流露，思想的傳達；而在其效能上，却自然地成爲了一種組織人類感情的工具。

然而人類的感情，並非是自然的產物。他出發於細胞的組合活動之上；而引出的動力，在於刺激。細胞受了刺激，引起反應，反應出現於動作上，便有撻擊，抵抗，揮拳，跌足，跳躍，等等；反應出現於精神上，便有喜怒哀樂等的這類所謂感情也者的東西。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刺激便不出於生活的範圍，不論是直接的，間接的，總不能與其生活無關。所以由刺激而引出感情，由感情而引出藝術作品，因此藝術也者，實即是社會生活，時代精神的反映，換一句話，便是人生的反映，人生的產物。

但是，自從經濟關係的變化，打破了人類單純的生活

以後；人類由其求生本能的活動，種下了爭奪，虐殺，嫉妬，仇視，等等罪惡。善良的人性，漸漸被生活的目的所蒙蔽與污沒。社會生活漸漸複雜，經濟問題日漸嚴重；人類的感情，爲其生活追求的熱烈而被自私自利所包圍。作爲表現其感情的藝術，便開始消失了其組織全人類的作用。不是被運用在自私自利的鬥爭上，便爲其個人的生活之享受上，作爲娛樂其精神的消遣品。

藝術，因爲其需具特殊的形式與技巧；在生活問題嚴重的社會裏，沒有經濟條件的人，便失去了口腹以外的教育機會，藝術便成爲特有階級者所獨佔。特有階級者，一方因爲要維持其特有的地位，這種感情出現於藝術領域之上，便成爲衝道的工具。一方因爲其物質生活的滿足，藝術領域便漸被其娛樂精神的作用所佔領。社會生活愈複雜，經濟生活愈懸殊，教育機會愈獨佔，藝術便愈脫離大眾，而爲少數有閒階級所享受。因此歷史的積壓，藝術便完全失去了本來面目，成爲專供精神娛樂的目的而服務。於是他的內容上，與實際人生開始脫離；在其形式上，爲遂行其娛樂目的成功，專從技巧上用功，因此在西歐的藝術領域中，特別注意於技巧的，有所謂古典主義，特別注意於內容的，有所謂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等。在東方，則

專從辭藻句法韻脚等問題上努力，而有詩詞歌賦等類的東西出現。

藝術自從被有閒階級強姦之後，如果沒有社會生活的激變，也許還沒有昭雪的機會。但自從資本主義本質的矛盾暴露以後，人類社會從此成爲罪惡的大窟。出現於藝術作品之上的，不是成爲魘鬼的東西，便是成爲暴露罪惡的記載；就是在雲端裏逗着技巧而遊戲的，也引起了人們的厭倦與醜惡。於是現實的罪惡，刺激了善良人們的心。善良人們的感情，傳達於藝術作品之上，便一變其過去無所介意的態度，而對於人生開始有意無意的詛咒，嘲笑，批評，指導，祈禱，希望，等等的東西。這在文學史家們，便出其分門別類的慣技，名之謂人生主義的藝術。而因此此種作家，僅有一顆使徒般的心；而對於改善人生的見解，又只拖一付宗教家的眼光。所以藝術雖然已從狹隘的牢籠裏解放了出來，却又走進了宗教的領土；與實際的人生，依舊沒有發生些兒的關係，或嚴格一些說，並未能影響於人生，幫助於人生之改善。這是一件值得惋惜痛心的事。

然而藝術畢竟是人生的反映，現實人生，已非是奴隸服從的時代，又非是牧師做夢的辰光。鐵，石，火，光，

已拍發了革命的信號。藝術的回歸於人生，藝術的本質的光復，畢竟是到來了。

藝術的本質是光復了，藝術與人生的聯繫是發現了，藝術是真正的回歸於人生了；這與宗教式的人生藝術是完全不同的了，於是「新人生主義藝術」的「新」，有其必要的理由了。

三 現實人生的苦悶

藝術本質的光復，並非出於臆造。他是被實際人生所喚出。他不是受一社會的，也不是一國家的要求而出現；他是受全世界，全人類，全革命羣衆的呼喚而出現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社會的壁壘；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國家，一个政黨的壁壘；他是全世界革命羣衆的壁壘。這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對壓迫者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一種藝術鬥爭的運動。這在沒有普遍地觀察現實人生整個的苦悶之前，也許會被稱爲一種誇大狂的表現。不錯！這在新運動初次萌芽之中，是免不了的了。

現實人生的大謎人：是經濟制度的殺人，是政治制度的殺人，是文化偶象的殺人。各國有各國的特色，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不同。但在自私自利的罪惡根源上是一致的。

經濟制度養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維持其經濟關係；經濟關係，建築了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發揮其自私自利的罪惡。經濟制度與政治組織創造了文化偶像，文化偶像在建設自私自利的倫理哲學，掩飾他的罪惡，偽造他的真理；欺騙大眾，統御大眾，迷惑大眾。

經濟制度上的資本主義犧牲了大眾的人生；政治制度上的帝國主義犧牲了弱小民族的人生；布爾什維克黨人用社會主義的蜜糖去玩弄無產階級，法西斯蒂黨人用獨裁制去維持其統治階級的地位；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各應其御用工具去欺騙大眾，克服大眾；使大眾在血污的人生之中，不得不犧牲其人生的幸福，而栽培少數人的利益。

被難的大眾：上當的上當了，在人間地獄中犧牲了他的一生。覺醒的覺醒了，在反抗與革命中，却又被現世的既成制度，用有組織的方法所克服，所虐殺；屈服的在含垢忍辱之中，磨難而死；倔強的，在一個堂皇的罪名之下，被拘禁，被槍擊，悲壯地死了。無恥的，變節的變節了，投降的投降，倒了戈去助桀為虐，踐踏他的伙伴；卑鄙的，則奔走於權貴之門，仰承罪惡的鼻息，砥礪罪惡的唾餘；狡猾的，初假革命之名以抓取羣衆，高築其地位；一旦

地位成就，便出賣其羣衆；而高官厚祿，不可一也。懦弱，不是裝聾作啞，悶悶而死；便是縱慾逐肉，浪費賤生的。死的死了，生的也等於行屍。黑暗時代，將不知伊於胡底？

一國如此，各國如此！沒有話說，也不准說話！

個別的是如此，而互相的又何曾不是如此：各國間的政治經濟的衝突，朋比為好的鬥爭；自資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二次大戰的危機，現又迫在眉睫。國際政治的分崩離合，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法西斯蒂運動又從中激盪，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大眾，難道又將再度去做一次炮灰嗎？

一切的罪惡，都種根於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又被決定於經濟制度之上。在經濟制度的實現上，少數人高高踞上，榨取着腳下廣大人羣的血汗；吃得肥頭大耳，縱情逸樂。被踞在下層的廣大底座，饑寒交迫，奄奄待斃。

這是一層罪惡砌成的大金字塔。壓在底下的，在黑暗的地窖裏生出來，在黑暗的地窖裏被榨盡了血汗，又在黑暗的地窖裏像豬狗一般的死去。他們始終像一架附庸於上層者的機械，他們始終像是生為上層者的犧牲，他們始終沒有獨立的人生——他們始終沒有人生，根本沒有人生。

「我們爲什麼生？」有時他們偶然想着；便一拳打在泥牆上，仰頭望着天。「誰知道呢？天會知道嗎？」天不會知道，但他們自己却知道了。革命像蠶蛹化或蠶蛾，開始去嚼破禁錮他們的束縛；他們在咬破了束在四週的繭壁之後，飛出來了。

本來：人，畢竟是人！他們要有人的生活，他們要有人的權利，他們要有人的世界。這就是現社會，現人類一致的要求。說得清楚些：這是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一致的要求。這要求反映於藝術領域之上，新人生主義藝術便自然地提出來了。

新人生主義藝術的提出，既在奪回已失的生活，奪回已失的權利，建立適於人的人生。自然他就不能再像過去的人生主義者一味的做夢，一味的祈禱；他不獨要觀照人生；而且還要批判人生；他不獨要表現人生，而且還要探討人生。他不獨要光復人性，與宜揚愛；而且還要拯救理智，與發奮勇。他要鞭撻一切戕賊人生的制度與倫理，組織與集團。還要揭發一切欺騙大眾愚弄大眾奴役大眾者的罪惡。他反對一切摧殘大眾壓迫大眾魚肉大眾的封建勢力。他又反對一切出賣大眾出賣民族出賣國家的政治盜賊。他反對一切自私自利的軍閥內戰與帝國主義戰爭。爲了要

建設新的人生，所以他有廣大的課題，鉅量的使命，這不是本文的篇幅之中所能詳述，且留下來的機會來作新人生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之建樹吧！

狂流文藝月刊發動號

主編者 盛馬良 珍 穎

新詩歌與舊調借用問題 蒲 風

寒 盛馬良

接見 徐羨鷗

春光曲 里 嬰

我的心 巴 金

中國海上之暴風 冷 雨

小偷們的哲學(科布林) 蟬 聲

介紹「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魯 迅

夜飲 白 曙

每期定價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八角

代售分銷 上海及外埠各大書坊

會址 上海西門中華路蓬萊里五號狂

流文學會



請願

周白鴻

饑餓與失業的喪衣將罩在這一羣人的頭上。

希望：興奮：掙扎：恐慌：一點很可憐的，微少的盼求，畏畏縮縮的想抗爭着，又含着許多的顧慮與怕懼。

房子裏，四五十個強攔着斯文的臉子的小學教員；他們是兩個月沒領到生活費，并且是失業快臨到他們的頭上了：小學教員像是個無能無力的儒虫，可以隨便的給宰割排擠着，所以壓力任意在身上加，而不會鬧出什麼大事來的。——這一羣，便是儒虫中一部分的代表，他們是站在斯文的幌子下畏畏縮縮的想幹一幹反抗他們壓迫者的工作。

酸的臉，酸的衣衫，酸的話句……

苦悶怨恨的氣氛籠在他們的週遭，臉上塗着憂鬱的顏色，黑色的恐怖咬住他們的心。

三五個噉噉噴噴在談話，另幾個低頭喪氣的默默着；雖然有幾個會發出使人刺耳的笑聲，但，這種哭不出來的苦笑，更加使屋子內空氣變得更加陰沉，嚴肅……

「開會！」一種悠長帶着傷感意味的聲音從一個瘦長子的口中喊出，像是羔羊失乳悲切的啜聲。

「余致力……」主席顫抖着讀遺囑；每一個字放着一分希望。背過身來報告的時候，眼睛閃着淒淒的淚光：

「諸位，今天我們聚會在一起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在以往我們被愚弄了。我們像是智識界中的多餘且儒性分子，任憑人宰割支配着；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激奮起來，建立我們自己鞏固的基礎。——現在暑假到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們要爭求我們自己的地位，我們要爭求我們自己的地位！——諸位代表知道：行政當局是一味欺騙敷衍我們的；校長是仗着他的私見與權威來欺騙我們的！

主席李健揮動他的臂膀，忿怒的火在他腔內燃燒着，他高聲的大叫，眼睛又圓又大的睜着：

「……我們辦教育是替國家辦的，並不是替校長辦的，當然不能以校長的喜怒而定我們的去留的……我們在這時候應該要爭求：

一 增加待遇

二 保障地位

三 增進修養

……我們要爭求，竭力的爭求！但，我們不只是空喊口號就可以濟事的。我們要共同起來抗鬥，負起重大的責任來爲全市小學教師們爭人格，爲全市小學教師求地位的安定而專心一志的去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上次，經我們的幹事會議決：「召集各校代表，到××局請願，請當局給我們一個負責的答覆……」現在，各校代表都集齊了，要是贊成請願的，請舉手！」

八十幾隻手舉得挺直挺直的，每個都緊緊地攢着拳頭；身體，微微在戰慄着：

「我們大家說話要有次序……」

「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

「……須要書面答覆！」

「我們爲人格而抗爭，我們爲『生活』而奮鬥！」

「大家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決不離開××局……」

「這是我們抬頭的時候了，我們一致堅決的幹！××局午前不答覆，我們守候；守候到午後，到晚間，到深夜」

！
……

四五十怒憤的喊聲像春雷在鳴，漸漸的他們撕碎了斯文的幌子；爲了饑餓，爲了生活，他們狂暴的怒吼了。

李健搖着他的手臂，他興奮得在怒暴的聲浪中顫抖：

「諸位，靜！靜！……」他的血紅的眼睛裏充滿着希望的光，漸漸的，節制不住流下喜悅之淚。

「諸位，幹事會的議決案你們贊同了，這我們就要去進行我們計劃的第一步，我們是同一的步伐站在饑餓的線上前勇猛進！……」

爭抗的悲鳴在空氣中撒佈了！他們，小學教師，歷來是受慣欺騙與壓榨；在先，他們是受了蒙混，中了斯文的迷，艱難的維持着虛偽的教師的尊嚴……但是，現在，他們餓餓了，他們覺醒了，他們不願再任意的給人宰割；爲了他們自己，爲了他們的孩子（在雙重的壓力下，壓根兒他們的孩子就離有受教育的機會。）……

他們只有一條路，一條抗爭的路！爭求他們的地位保障與生活費用；爭求他們的人格，不能再像狗一樣，給任意的踐踏與欺凌。他們用集團的力，為正義，為公道，為生活……開拓一條有生氣的路！

十一點，在××局的大會客室裏。

四五十雙饑餓忿怒的眼睛掃射在林科長一個人的身上。

林舒望科長是個身段不高的人，未說話開口先笑，滿身罩着世故甚深的浮滑氣味。當他來到會客室的時候，先向大家點頭一笑，不等大家開口，他就很快來了一套下馬威的話句：小小的眼珠靈活的亂轉；一翻動就可以想出一條狡詐來。他說：

「你們今天的來意，我已明白了；在前天看到你們的請願呈文，我很同情；現在我們也正在計劃着，怎麼使你們的待遇平均。……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要說的？」他說話的時候，快得像流水一樣，使你不能在他說的時候插進一句半句，最後加上一句嚴重的反問：「你們還有什麼要說的？」

矮小的蓄着小鬍子的老章氣虎虎的站起來，他的眼睛老是那樣圓睜的；急燥強項的性質在他說話的時候可以十足的表露出來：

「科長，今天我們本不要來，也不願常到這兒來；不過，時間近了，瞬息間就是假期，等到暑假一放，我們什麼都完了。我們要卑躬屈節，仍要受人無理的支配，我們要失業！饑餓！因為這樣，所以各校代表銜着全體教師的意思來請求林科長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老章愈說愈激烈，小鬍子吹動，汗滿面的流……接着他又委婉的說：

「我們窮的無能力的小學教員，並不是無理的來取鬧，我們只有微少的希望，要求得到：（一）待遇增加；（二）地位保障。很誠懇的盼求林科長為我們想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

代表們的話是不能停歇，要是稍微停一停的話，林科長便會借故而走的。在老章剛坐下的時候，瘦長的趙又站起來。

趙，是具有一副斜眼的人（當他看着你的時候，你老以為他是在看別人。）二十來歲，瘦瘦的身軀；當他說話的當兒，快得使你發笑，有時候，簡直聽不真他在說什麼

……但，他的心是熱的，腦是熱的，感情是熱烈的。雖然他的說話不清楚，可是他那發抖的聲調，譏諷的態度，悲切而含糊的字眼，會使你同情，使你悲憤：

「科長，這個……請你要明瞭我們小學教師的痛苦，我們的痛苦！我們給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來，每個人，每個小學教員都窮窘到萬分，但是，在表面上，在表面上我們仍要穿着長衫擺着教師的威嚴，活靈活現的在教室裏面叫。貧困逼人，心緒不甯……我們，我們小學教師是血肉之軀，並不是木石，生活既一天一天感到緊逼，對學校，精神當然也就分散……這是事實，事實！然而，我們的督學先生仍板着面孔指責，指責，一味的指責！（有些，並不是公正的。）這種二重的苦痛，我們向誰訴去？！我們做了今天事，不知明天怎樣……生活簡直沒有一點安定……是嚴正一點的要為校長所不歡迎；卑節的出賣了靈魂亦不能去做；那麼我們……」

他的喉嚨嚕得沙啞了，他興奮要哭。林科長含着機詐的笑望着他：他那熱切的話打中了各代表的心竅，各人悲憤的低着頭。他接着又說：

「……我們生活既困難，同時前途又是多少的渺茫，渺茫，黑暗！我們幹着，幹着，但是沒有一線的光亮，我

們掙扎，掙扎，不停的在生活的壓迫下掙扎着……我們家庭，家庭！……教育是國家的運脈，小學教育是第一步的基礎……我們所負的使命是如何的重大！但，我們自己將餓飯，我們的家庭已將破壞，我們的子弟已經失學，我們又有什麼精神來辦教育呢？……林科長，你們負行政責任的人，要無相當的救濟辦法，那麼全市的小學教育將要，將要由衰頹而達到破產的地步了！將來全市的教育一定要達到不堪設想的地步了！……」趙的臉色灰白，汗透濕了他的衣衫，頹然無力的倒在椅子上。

「嗯……」林科長笑着正要說話，忽然一個長亂頭髮的站起來阻止他：

「林科長，今天是一個嚴重的時候，不切實的話，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特來請求科長對於「待遇增加，地位保障」兩事，賜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答覆……」

「今天要書面答覆！」

「我們是抱着很堅決的心來的！」

許多憤怒的聲音。

「好，諸位的話，我都聽到了……」林科長在一笑之後接着說：

「……我總盡我自己的全力在可能的範圍內替大家「大約」的辦到：不過現在市庫窘拮，經費萬分的困難，所以對於待遇增加的問題，只好由我轉提到市政會議席上由市長親自的解決；另一方面再組織一個研究會來具體的討論這種問題。……」他停了一停，好巧的循視着大家。

「……關於保障的問題，這一點「我」也很關心的。本來，你們做教師的生殺權都操在校長手裏的……」

屁……屁……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一個穿短服的氣忿忿的站起來說：

「科長，我們小學教師爲人們所卑視，由科長的說話裏就可以證明出來。我們是雞？是鴨？是狗畜？……我們是理應的，本來的要受人宰割的嗎？他們要我們生便生，他們要我們死便死……辦教育該受無理的盲目的支配嗎？……我真痛心，我痛心！尤其是林科長居然也說出這樣的話來！」他氣忿得用手撫胸，臉上由紅變白，由白又變爲青灰色。

「請大家不要誤會，我說的話是爲大家設想的。我林某在職一日，總可以負責的替大家謀一條優善的路！——現在，我有個比設妥善的辦法，就是「無論校長的去留如何，在六月三十日以前，由局內通知叫他們發聘書給你們

；一方面再由局方加蓋印章，以示發生效力……其餘的話，待市政會議以後，再報告給你們聽……」他頓際也流着汗，不能再用他那滑稽的態度應付了。

科長的話，下面有人紀錄下來，大家互相的傳觀，算是含含混混的得到一點滿意。是午後二時了，腹在燃燒着機火，他們夾着一片朦朧，分頭散去。

等着，等着。近了，日子一天天的近了，毫無一些動靜。這懦怯的一羣怕永會受着欺騙，永會受着饑餓與壓迫！……

怒忿，飢餓所釀成的力，隱隱的伏在後面！

等待着，日子到了，離暑假僅有四天。

教職員全體大會在××小學大禮堂舉行。

會場裏，嘈雜的聲音像瘋了一樣，爲了生活，男女教師們都參加這大會；各人的臉上燃燒着忿怒的火，大屋子裏充滿了「窮酸」氣。

李健哭喪着臉爬上主席台，這正默示着一種不祥的象

做。

「諸位，現在到了三十五校教職員，僅有三校沒到，我們開會了！」

聲音靜下來，場子裏立刻冷靜非常，像一個死者的祭日，一種悲傷的情緒嵌在各個人的心腔。

「諸位，失業的恐怖到了！我們的力，我們可憐的力在那裏？最痛心最痛心的事，是我們的同伴裏有了奸細，我們的議決案，我們的進行的計劃都給那些奸細將它洩漏了！洩漏了！！……」

李健的唾液飛的多遠，他很困難將這痛心的消息報告下去：

……還有更無天理的；有人指我們主席團是反動，反動份子！是鼓動風潮的反動分子！天，小學教師走到末路了，小學教師只有像羔羊一樣屈伏而死了！小學教師要求增加生活費，保障地位……這便是反動，反動嗎！

我們的進行更困難了，××局根本對我們是欺騙，敷衍……林科長的話是放屁，放狗屁！是欺騙我們的奸滑的傢伙。昨天，我們主席去探聽消息，他仍是一味敷衍我們；他故意的拖長時間；四天過去，他知道我們的集團力將分散，所以盡力的不負責的亂扯些話。

我們急了，一致對他說：

「林科長的苦衷，我們很明瞭了。既是科長不能負責，好吧，請替我們引見局長。」

他無論如何的不肯，後來給催急了說：

「好，我去問問局長去！」他去了。

我們在等着，我們商量着要堅持的不放鬆的幹！甯可我們坐牢，那是爲全市小學教師爭求人格，爭求生活而犧牲的。就是死，也是光榮！

諸位，痛心呀，這是我們的上司老爺給我們答覆，我們賢明的馮錫南局長！

「你們鬧些什麼？做教師的這樣還能領導孩子嗎？！你們已算誤了好久，還不快改過來！增進待遇的事，只能請求市長可能的範圍以內想法子，其餘有什麼可說的！？」

我們說：

「馮局長，能垂念我們小學教員，那是很可感激的；不過關於地位保障的事，一定要請局長給我們想一個辦法。」

「什麼？地位保障！我沒有這個權限，從前向無明文規定：局長可以保障你們小學教員地位的！」他兇很兇的說。

「不是說向有此例，我們全體教職員因為感到這種無道理的壓迫，所以請求局長予以革進！」

「改革？改革什麼！現在我還有事，最後的話；我萬某是不受威脅的，你們胡鬧些什麼？就是你們殺掉我馮某的頭，我也決不屈服！根本對於保障地位的事，我不能辦到！」他一擺頭便走了。

林科長一直在旁邊咕噥着眼睛，等馮局長走後，他輕巧的笑着說：

「如何？」

我們氣瘋了，我們含着眼淚離開了××局。

「諸位，我們死的時候到了！……哪……」

李健的氣促，面孔蒼白，他再不能支持，像一隻倦獸一樣倒在椅上。

大家竊竊的私語；有些忿忿的紅着臉；有些畏懼的用角般的眼光掃着大家，腿在抖動，他們想站起來走開，可是怕別人唾罵，不安的在凳上擺動着。

「諸位，李健先生乏了，主席團推我為主席，繼續討論進行辦法。」張亦安站在主席座邊。

那角上聲音漸大起來，全場的目光注意那角上。在黑黑的一羣中沖起一個着白長衫的瘦子。

「諸位可憐蟲，我們不能再忍耐，我們要幹！壓迫力愈強，反抗力也愈大。我們得繼續不斷的幹下去！」

沉默了一分鐘。

一個小聲音開始在人羣裏波動，接着這聲浪愈激愈大：

幹……幹……幹……幹……幹下去！……

瘦長子一個又站起來：

「主席，請注意會場秩序，容我說一句話，僅有的一句——我們的目的，不是胡鬧；我們的行為，不是反動；只是很可憐按規矩請求局長給我們一點正義的援救。他們不同情，我們再請願三請願，按條斯理的做去……」

「什麼，這話我不贊成。什麼叫按條斯理？別人對我們不同情，他們不負責任，我們非要他負責任不行！我們全體，全體可以坐在××局，一時，兩時……一天，兩天……絕食的等候答復……我們絕食！」中間有一個帶着舊草帽的傢伙止住瘦長子很高聲的說完這些話。

羣衆，一陣掌聲。

「好，諸位就秩序。根據各位的意思，都是要繼續幹下去，現在我們得有一個步驟才對，請各位按次發言。」

由的路上，這一羣已外實而內虛了，真不怕的想幹着的并不多了……一種有毒的想念瞬息間似乎默默的傳播到大家心上；市府禮堂的威嚴的大柱，似乎是包藏着無數有毒的火藥，無數威權的刀鋒。

由傳達的嘍叫，五代表被傳進去。他們很斯文的搖着步子走走，或許內心在抖動吧？！

大衆漫然的在禮堂上守候，各人具有各人的想念。要是有一面大鏡，能洞燭人的腦海的話，那五個代表一定是早不肯進去見什麼市長了。卑劣自利的心是國粹，是斯文人的面網；這有毒的心理，支解了這集團，這完全失去了靈魂的集團。

五個代表灰白的臉色慢騰騰的出來，一看便知道是失敗，失敗。

俞雄抖動痧啞的破鑼喉嚨：

「諸位，市長身體不舒服，由張秘書代見。我們五人輪流着懇切陳詞。張秘書說市長久已計議此事，自有相當辦法；你們要快解散，這成什麼樣子。現在據人密報，你們當中份子龐雜，并有××黨主動其事，望你們即早解散爲是……諸位看我們現在怎樣？」

其餘四代表默然無聲。大衆多半低着頭。

「我主張仍回××小學禮堂重行討論，此處人多口雜，說話多有不便。」說話的人沒有給大家看清已坐倒在位上。

好：回去：走：

肚子餓了……：喂，有一點鐘了吧！……

「……：喂，耳朵伸過來：聽說××司令部已有密探派

來……：等一等要抓人……」

「真的？」

「不哄你！」

「好，一同開小差；喂，老李，你招呼王友松一聲，等一等在奇×開會；今兒的東，算我的……」

人又波動起來，重開會的案子還沒有表決。女的只剩一對，男的也不過只有一百十數個；其餘的，全溜了，都是機伶的！俞雄也靠着牆邊挨，似乎像不好意思走那麼快。

轉眼間，這一羣中沒有女性，俞雄也不知去向。同出市政大門的時候，只有三十幾個撐好漢的人。

一出大門，三十幾個人像在前線得到散兵線的命令，很快的分開。

在東面一條路上，有個矮小的斯文先生，顛着他漏着

鴨蛋的襪後跟，探頭聽前面兩個老斯文的密語：

「喂，××小學不能再去了，××司令部已有一排兵把在門口……」

「真是這樣嗎？……」

矮小的斯文先生縮回腳，伸一伸舌頭，掉轉身來向西

面跑。——又是個機伶鬼。

請頭的大風浪就這樣的息了。

四天後，暑假到了。

斯文的大旗下搖擺着千萬個阿Q；千萬個堂，吉詞德；千萬個斯文先生。

酸酸的，懦怯的，抖戰的，瞪着眼睛等候失業與飢餓的

喪衣蒙在他們的頭上。

死神在黑暗裏貓笑着……

三三，七二，揮汗筆草。

介紹世界文學名著「同路人」

彭成慧譯

民智書局出版

中國新小說介紹的園地已有很多人下過墾殖的工夫了，然而系統的精心的選譯，在我們眼中還不多見。這是一部歐美小說，包函英，美，法，俄，捷克，埃及，南洋，羅馬尼亞諸國的代表作品。篇篇精粹，寓有人生社會的深刻意義。第一篇鴉描寫顯此失彼的偏愛，老婦人爲偏愛伊僅有三隻鴉而疏忽了外孫女的生命。死前的自由描寫不平等的社會形態，不合理的教育，養成了孩子的忿世，終于因反抗現社會而殺死了一個資本家。在戰爭的冬天裏是一篇非戰的作品，描寫寒冷與畏罪的衝突，守衛兵在冰天雪地之夜裏咀咒戰爭的罪惡。我是一個傻瓜描寫一個馬夫的誇大狂與欺騙女子的手腕，用着下層社會的俗語。小青紗龍由客商奈來女郎的戀愛中表現出南洋的風土人情，生動如畫。自作多情描寫虛榮男子因欲愛同伴的豔美而自欺欺人，含有諷刺的意味。失去的星以愛情的象徵爲主題；天上失去的星成爲女人的眼睛，女人之眼睛溶了愛情之淵泉，較天上的星更光明，更美麗。同路人描寫兩個同操文學生活的男女中年而困守窮城的男子向女的微婚，而女的却終情慢着金錢的享受。革命者是一篇描寫革命而犧牲的小說。克里斯托弗描寫一個有書癖的老人，在不可能的情景之下硬要保存他的書籍。重逢描寫一個自由的，愛好旅行的男子給妻子強行管束而仰鬱以終，造成悲劇。快樂之道從兩家人說到海濱旅行情節，描寫出懷客人的心理。塵寰描寫一個沒有主見的人，事事舉棋不定，慈愛與殘酷，時時在他心裏交戰，這樣的傑構。譯者彭成慧先生，精研英美文學，選譯各書會費最密之致意。他的明麗之筆，不但曲盡了原文的辭本，而且保存了原作的風格。全書約十萬言。卷首有顧仲雍何家槐先生等之序文。裝幀印刷，均極優美。書已付梓，不日出版。



與魯迅論第三種人

柳 風

魯迅在「文學」創刊號「又論第三種人」一文中，結論這樣的說：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這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

而一遇事故，牠便會分明的顯現。……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混雜的一羣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這一段「左翼理論家」的皇皇大文，也許足使現在一般所謂「第三種人」的，聞而屈服；但我們則認為大有討論之餘地。

如果所謂「第三種人」，僅僅是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這種人即使「實際上不能有」，我們也要反對。因為這種「站外」的人，不是畏縮不前，就是袖手旁觀。但我們要承認：實際上也有這種人：他們並不是「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而是站在甲乙相鬥或對立之中，和甲相鬥，也和乙相鬥，從甲乙兩方同時壓迫的夾板中，殺出一條新的出路。——如果中國現在有這種「第三種人」的話，我贊成這種「第三種人」；如果沒有的話，我願意這種「第三種人」應該出現！

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他們的任務，不但不僅僅是「不偏不倚」，而還要肯定了甲也肯定了乙。如果辯證法還可以運用到文藝上的發展的話，那麼，這種肯定了甲也肯定了乙的任務，正是辯證法的必然性。我們願負起這種必然的任務。

這裏有一個觀念須要加以分析清楚：即所謂「甲乙」相鬥也者是。有種人名為甲或乙而實不是甲或乙，或者這種甲或乙還沒有其人，而被一種丙的人代替，以為自欺欺

人的幌子；還有種人被人硬派以一個甲或乙的罪名，如什麼「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之類。我們要冷靜地把這種實際分析清楚，纔不致如盲者論日，只憑腦中無稽的想像，抓住了個外表的名詞而互相作無謂的爭論。如果在「左翼理論家」的腦中的「革命」，便是真正的「革命」的話，那麼對於這種革命，我們只能認爲是想像中的革命，和盲者想像中的太陽一樣。對於這種所謂革命，我們無須乎「中傷，軟化，曲解」，而應該起來糾正，甚至於否定了牠；這纔是我們所謂的「第三種人」。

和反抗一切軍閥內戰一樣，我們也反抗一切「文閥」的內戰。我們願意把「左翼文閥」的法西斯譜的政策，乾脆地摧毀下來！

(七月廿九日)

武斷鄉曲的魯迅

紅 僧

魯迅先生是不承認有第三種人的，所以一再的大論第三種人。他老先生打了一個譬喻道：

「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然而事實上却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

他以非楊加墨的歸類方法，以證明其近朱近墨之理，

希圖要將文藝如白布般，染蒼染黃。自然的，他以文壇權威的架子，作那前代文宗的口吻，在前代的話，魯迅先生如此斬釘截鐵，既能爲天下倡，當能使天下附。什麼二心集，必爲蘇維埃新朝儒生及士林所敬重，尊他老人家，爲聖人，爲宗師；然六王未舉於秦，四海未一於「共」，時非其時，人亦非其人，我不能不對此武斷鄉曲的紳士，提出疑問。

不胖不瘦和近胖近瘦，在人體的形態上，是有顯然之不同，而魯迅運用共產黨不革命即反革命的老邏輯，以否認第三種人的存在，不，向自命第三種人的人進攻，這不知是解而好爲曲，還是愚而好自用？

打個比喻來說罷。牙齒，有黑的，有白的，也有黃的。但魯迅先生，不能以自己的牙齒是黑的，以爲除了黑的之外，祇有白的。

魯迅先生做了共產黨文藝的政治宣傳隊的俘虜而後，一變而爲勇敢的降將軍，居然口有道道革命了。由阿Q而Don Quixote，而洪承疇，以統一中華文壇自任了。但魯迅懂些什麼是革命呢？除了在其共產黨革命八股中拾了幾個口語，什麼前進與共鳴，中傷軟化與曲解外，有些什麼什麼呢？魯迅如此革命，好像是隨老入花叢，自己沉迷而不

知。但若考其轉變的經過，則爲賣身投靠以維持自己在文壇的威權。如此投機而苟存罷了。試問年來不能創作之魯迅，除了倚靠把持文壇的左聯而外，還有什麼法子。

以敗軍之將而言勇，以降賊之將而稱雄，毒箭固足以死人，無毒之箭也可以死人啊！背後射來的你能拔，當面射來的你則怎麼樣？

中國的巴比塞？！

力士

茅盾是曾經歷過從一九二六年起的中國革命運動的作者，他的小说大都是以當時革命生活的實地經驗寫成的，他的特點是染有深厚的時代色彩，富有一種沒落幻滅感傷的情調。他的缺點是（一）偏重人物的心理描寫；（二）太含有客觀的舊寫實主義的風味。三部曲雖曾行誦一時，究竟不是怎麼了不得的東西；「子夜」據他自己說是「大規模的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企圖」，可是據我看還遠得很。最近在他編輯的「文學」上有篇小說（題目記不清），據讀過的人說，已經是「一蟹不如一蟹」了！左翼文壇的偶像之一（還有一個是魯迅）而今是拿不出什麼好東西來，難怪沒有吃飽飯無事做的小傢伙替他輯「好評一束」

。可是上海週報却例外了，不單揚之譽之，而且大有將他捧上三十三天之上的意思；你們請看二卷八期的楊甫寫的「茅盾的轉變」那一拍馬屁的文章吧！先替他轉彎磨角的作用了些傳記式的敘述，最後是：

「至於說到雁冰（就是茅盾）的作品，在我個人覺得，他無論在那一方面（文學上的）都比郭沫若強，不過他近來的小說有點犯了張資平的毛病，似乎是由一個模型裏製造出來的。」

「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如果這句話有幾分真確性，那我可以說，雁冰是中國的巴比塞！」

楊甫說他的作品比郭沫若強，這因爲各人的看法不同，當然不能說是怎樣錯，可是總得說出一個究竟來才好，光靠「無論在那一方面」這句含糊其辭的話來掩飾，人家是難以信服的。譬如我，我就覺得他不行；對於楊甫的屁話（拍馬屁之說話也）就有「掩耳而聞之」的必要！

其次，楊甫說他是中國的巴比塞，巴比塞？這個人聽說早晚要從歐洲來到上海了，茅盾和他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到時候倒要請教楊甫和上海週報的編輯替我們指點出來。如果說他的作品和巴比塞的有點近似的話，那真是大笑話！究竟根據什麼？我想楊甫以及上海週報的編輯們都

問答出不了吧！其實，楊甫拍馬屁的功夫還欠缺了點，說他是「才子」，（楊甫文中曾有「但他自小是個聰明人，這點是靠得住的。」這個說法）或者「中國的大文豪」也不就行了嗎？捧的人都愛拿外國人和畜牲與被捧的人希相比，例如東方的琳丁丁啦，東方的羅克啦，東方的勞萊與哈台啦；這在捧的人未嘗是不「用意深遠」，而在被捧的人則有點「受之難堪」。矛盾，「的確已經是一位名人了」（用楊文話），還要「中國的巴比塞」這個頭銜做什麼？

寄語楊甫，還是在上海週報寫些黨八股吧！

「怎麼？連這傢伙都這麼捧起來了！」那與你們立場有關，那便有敲碎飯碗的危險！而且，矛盾是決不會來請你們做書記的。

七，廿七下午。

到光明之路與黑暗之路

馬兒

「……我們畢竟都是爹媽的兒子，畢竟都是血肉做成的，所以也同一切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一樣，當然有一個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凡是足以障礙到這光明之路的一切，無論是個人，是集團，是制度，是主義，我們都認作我們的仇敵，也就是一切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的仇

敵，我們要讓他在，誅伐它，掃除它。……」

這是文學雜誌第一篇文「『要麼單』」中的話，此其勇壯烈的宣言，讀了令人起舞，但是起舞之後，定了一個神之餘懷疑了。不能不作「也是一種批評」的考證。

第一，「一切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當然有一個共同的憧憬。」這話，我是不能相信。憧憬，是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每個都有的，然而硬說是相同，永無其事。到光明之路的，我不敢說沒有，但到黑暗之路的，我敢說是很。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有許多憧憬不同的人，有愛國志士，有賣國漢奸，有以革命自命的軍閥官僚黨棍，有以革命自許的所謂共產黨人。還有，在士，有新式士夫舊式士夫，有普羅文學家與民族文學家。在農，有地主，佃農，僱農。在工，有職業工人，產業工人。在商，有販日貨的好商，有賣國貨的忠商……一切一切的，各有他們的憧憬，此憧憬是否皆是到光明之路，可以不必細問，而「文學社」諸公偏說是相同，真不知何所見而云然。

復次，「文學社」中人所認為仇敵的：如個人，當然是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如集團，也是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所結合。如制度與主義，也是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所規定與創造。那末，血肉做成的爹媽的兒子，已要

關於了，還能共同憧憬些什麼呢？

即就要到光明之路的人們來說罷，即就「文學」的編撰者各個人的政治思想說罷：共產黨的光明之路，未必同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光明之路，左翼（？）的光明之路，也必然異於右翼者的光明之路。文學社諸公不知是知道還是不知道？他們將擂台擺起了之後，以稿費將三山五岳的英雄都請來，當然的，各宗各派都有，手勢自然不同。已經是大雜會了，然而還要欺天欺人的，勉強的說不雜，真是天曉得。

老實說，雜是沒有問題的，如文學之雜，一張菜單中，各種各式的菜都有，好吃的朋友，這樣不中意，那樣可中意，已經是生意包穩興隆了。然而還未已，「文學酒菜館」，除了一張菜單之外，還掛一個光明之路的市招，如此，當然是一本萬利的。投機就投機好了，何必說什麼光明之路，而硬說不雜呢？

曹靖華的瞎吹

孤星

曹靖華在梭拉非莫維支訪問記中，寫有以下兩句很好的對話：（見「文學」創刊號蘇聯通信）

「這更其是難能可貴了，……阿哈，魯迅先生，想起來了，阿Q正傳的作者，……」說。

「是的，……你的「鐵流」在中國不但開出了鐵一般的豔美的鮮花，而且給中國無產階級和工農很多的勇氣與經驗。」曹靖華說。

「鐵流」在文藝上自有其不朽的價值。但自從被翻譯到中國來後，那種晦澀艱深的譯文，不但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工農」不能入目，即中國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也看不懂。而且，我敢武斷的說，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工農」就沒有一個人能讀過「鐵流」。然而曹君却沾沾然說「而且給中國無產階級和工農很多的勇氣與經驗」了。「勇氣」之外，還加上「經驗」，更加上「很多」，這種瞎吹的說法，遠在俄國的鐵流作者也許聞而自慰，但在中國的任何人看起來，却真不值一笑了。

「資產階級的幫閒文學」是第三種人，「無產階級的瞎吹文學」，不知左翼理論家又認為是第幾種人？敢問。而且，由一個堂堂的鐵流譯者的口中，呼出「中國無產階級和工農」的不通句子，「無產階級」之外，還有「工農」，中國真是一個特別的社會，無奇不有。嗚呼，「瞎吹文學」之為用大矣哉！

我很驚異：中國左翼文學領袖的魯迅先生，在俄國鐵流作者的腦中，不過是「想起來了，阿Q傳的作者」，而且還加上「阿哈」，魯迅先生的「中國高爾基」準是做不成了。可惜，可惜！

民族文學之作用

柳 風

在黃鐘半月刊第二十八期上，有一篇許尙由君做的「民族主義文學」的論文，裏面這樣的說：

「民族主義的文學是爲着民族主義的，爲人生，討論人生就好了；爲民族，討論民族就好了；爲什麼要拖上文學呢？這是因爲要利用文學，因爲文學能夠於無意中感動人；強力所壓抑不住的，牠能去軟化成熱；軍警所管不到的，牠能去預先防止。……總而言之，因爲感動力強，所以要以利用牠。」

這是一篇民族主義文學者赤裸裸的自供！

原來民族主義文學是要「利用文學」的，是要利用文學去幫「強力壓抑不住的，牠能軟化成熱；軍警所管不到的，牠能去預先防止！」文學之爲用大矣哉，民族主義文學之爲用大矣哉！

這並不是什麼「民族主義」，更不是什麼「文學」；究竟是什麼呢？這篇論文的作者自然會知道，肚子裏自然有數。

奉勸「黃鐘」諸人，不要作此「瓦釜雷鳴」的論調，以致爲文學界中人所齒冷，所「毀棄」！

我認爲像這樣的民族主義文學是決決沒有產生的前途的。因爲我根本就不相信，強力能夠壓抑一切，軍警能夠管到一切；文章小道，更何足道哉？

七月廿九日

小說與電影劇併家

斐 父

這年頭，電影劇大變其鴻運；我們寫小說的和努力舞台劇的朋友活該倒霉，原因是吃力不討好而外差不多有人在後嚷着「誰要看你的」了！

跟着電影劇時髦起來的除男女星之外，儘多着我們的同道者。有的是在半路上乘着一陣旋風打舞台飛上銀幕，有的掛着文學家的招牌專替製片商寫電影劇本，有的更無聊的被製片商收買着做廣告宣傳員，更有一輩「功利主義者」每天先敲腰包看了電影劇之後寫篇批評送給報紙的電影劇換稿費；這些人，儘多着我們的同道者，可是他們

都是跟着電影劇時髦起來了。求生是最苦惱的事情，換路子有可以原諒的地方。但是，不管怎麼樣，爲了討好人家不惜信口雌黃，說什麼「小說應該電影化」，那該敲下牙齒！我是寫小說的，當然不願意跟着亂嚷；而且要糾正這種錯誤的論說。

七月二十七日晨報的每日電影欄，斐兒有篇「讀了『洋鬼』談到小說與電影」的文章，一開頭他這個的題目就寫錯了！爲什麼？「電影」與「電影劇」根本不能說是一件東西，「電影」是一種技術，「電影劇」是一種藝術，兩者的關係不能混合，斐兒這樣寫了，當然是暴露了他對於這種時髦的玩意本質上之不認識和意義上之無理解。在他這篇文章裏，有好些話是對電影劇「歌功頌德」的，這不值得提出。關於小說的，第一他說：

「在現在，我們應該提倡小說的電影（該加個劇字）化和電影（也該加個劇字）的文學化。……」

電影劇的文學化乃是又一問題，這裏姑且不談；小說的電影化我以爲說不通。因爲（一）小說與電影劇根本是不相同的東西，製作的態度當然不能用爲一事；（二）一切的藝術在材料的形式上各有獨特的方法，兩者的優點也不是隨便可以互吸收的。斐兒這個主張是投機取巧，是

和「解放詞」的那個臭傢伙一樣無聊。

第二他說：

「……而在我們的文壇呢？純粹受着電影劇的影響而寫成的小說，至今還沒有。……」

寫小說而需要純粹受着電影劇的影響，這是什麼話？寫小說的不止我個人，大家如果照斐兒的說法去寫，乾脆點還是賣身投靠去吧，我以爲這不叫做寫小說了，是在替製片商們撰故事。是的，是的，斐兒他是根本不懂什麼叫做小說似的。難怪他這麼胡言亂道。

第三他說得更妙了：

「似乎我們的老作家已經多半腐朽了，他們用着古老的手法寫他的舊題材，他們似乎受不到炫目的節節變化的時代的刺激，似乎仍舊有點視電影爲左道旁門。電影是乳臭未乾的小弟弟呀！有什麼好學呢？他們或許會這般的想。」

這一段的意見，顯然的是叫我們寫小說的要學學電影劇的；但是因爲他含糊其辭的結果，實在不成話！「用古老的手法寫舊題材」，與「時代的刺激」有什麼關係？與乳臭未乾小弟弟又有什麼關係？這真是莫明其妙的邏輯；這真是乳臭未乾的小弟弟寫的文章！

看了他這篇文章，我以為他至少是個電影劇的熱狂主義者；再不然便是個好標新立異愛時髦的人物，否則他決不敢這麼大膽妄爲的主張小說與電影劇併家。誰要看你的妻兒已經首先放了這一枝毒箭，難道寫小說的和努力舞台劇的朋友真的活該倒霉？

七，廿八歲。

『自傳』雜誌

辰 波

傳字的意義，照字典上的解釋是，紀其事跡以傳於天下後世也。爲什麼要紀其事跡以傳於天下後世呢？這必定因爲這人有些不忍讓輿論滅的事跡，否則，每個平常人都沒有他平常的事跡，若果每個平常人的事跡也必得傳之天下後世，則人間便將爲傳紀所充斥了。自然，這所謂不忍讓輿論滅的事跡，也不一定便是使人崇拜的。應被人唾罵或使人注意的事跡也可以紀出來；故『史記』有『游俠列傳』亦有『酷吏列傳』；有『刺客列傳』，亦有『滑稽列傳』。便是這個意思。

然而，怎樣才算得不平常的事跡呢？這標準當然只有從客觀的觀察始能確定，主觀的認定無論怎樣是不正確的。我作了一次官，或是離了一次婚，在我當然認定這

是離奇不過的事跡了，可是不知道天下古今作官與離婚的事正多着，在客觀上這實在沒有一傳的價值。

因爲這樣的緣故，所以自來的傳紀總是這被傳紀的人身死後才作的。意思就是因爲一個人的功過，非到兩眼閉上的一天不能算是真結束；同時也非到這一天，人們是無從斷定他底功過的。自然，這種傳紀法也自有牠底不好的地方，這就是說一個人底功過完全爲作傳的人斷定了，難免失之偏陂或加甚，而已死的人又不能再起而作證，遂使一件冤案弄到千古莫雪的也有之，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完滿的事情。

爲了救濟這種不完滿，不知由於那一位先知先覺的發明，便來自己記載自己底事跡，名爲『自傳』。意思是不願將自己底功過，被他人底秃筆斷歪了；而且，許多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某一個時期的心理狀態，也只有自己才寫得出。這樣，爲了求傳紀的真實，『自傳』應該是最完滿而且最不會失之偏陂的了。

可是，人們大都是愛姑息自己的。自己有一點好處，便不妨說得天花亂墜，而壞處呢？則不妨輕輕地一筆抹消。其甚者，則可以假造一些事實，以眩暈他人底耳目；而聰明的呢？則又會假借一點小的壞處以襯託自己底好處，

這樣一來，遂使本來是想要求真的「自傳」，變成了當面說謊；由是而「自傳」一興，天下後世將再見不到一個罪人，而人世間也將永遠只是一些假面具在亂鑽了。

不過，能夠作「自傳」的大多數是文人，而近代的文人，又大多研究過「文壇登龍術」，而「文壇登龍術」是有「自傳」的一項的，爲了適應這項法術，一般的文人，那怕自己連文學的氣味，甚至是人生的氣味還沒有嗅到，乳臭未乾，便可以大寫其「自傳」，借此以吹法螺，以賣野人頭。於是未成名的文人，以「自傳」而想成名；既成名的文人，又欲以「自傳」而眩人耳目，希望取得更多人的信仰，結果則本欲「揚名」的文壇，弄成了到處「揚臭」，本來是烏烟瘴氣的文壇，更弄成笑話百出，而文人底虛榮心，假面具，更加完全被人看破了。

這事象在中國的文藝界表演得更厲害，或者說，全部把戲通通在中國文壇上表演了，所以近年來，在中國文壇上，「自傳」的文字，或者「自傳」一類的文字來得特別多，於是「烏龜自傳」有，「王八自傳」也有；並且烏龜有時寫得牠會作人言；王八則說他老婆被人家幹時，自己是用綠帽子遮着的。這樣一來，則凡寫自傳的，都莫不是文壇的怪傑。或是人類的導師了，

關於這一類大吹法螺的自吹自捧的東西，我一疊是不大愛看的，然而，你不愛看，有時這些東西自會浮到你的眼前來，因為偶爾看了一兩篇，便覺欲嘔，上面所寫的一些話，只不過是嘔後餘涎而已。

現在就便來寫寫我最近見到的「自傳」。

記得以前我讀過一本「我在歐洲的生活」，是王獨清某一階段的「自傳」。自然，誰也感覺得到，他在這本書裏，在在都在掩飾他底弱點，在在都在證明他自己底不錯。然而，他很聰明，善用其「欲擒故縱法」，所以他有時故意把自己寫成一個傻瓜，以顯示他底天真與純潔；有時又故意把自己寫得很窮困，以襯託他能夠在國外賣稿，以顯示其聰明；有時則索性寫自己底墮落，寫自己底奢侈，以顯示他過去與往後的生活之正確，以證明他經驗的豐富。所以讀王獨清這本書的人，大都說他聰明，善於掩飾，雖也難免「自吹自擂」，但還無多拙笨之感。

最近讀了一篇同樣性質的東西：「林庚白自傳」，這便寫得沒有前述的一篇那麼聰明了。他不善於「欲擒故縱」，所以寫得非常拙笨，他要誇張自己底身世，所以結果寫成了一個官僚而不是自己所希望的文學家；他要拉名人撐門面，結果把自己寫成了一個小同志（現在的同志便是

走狗的別名——失敬失敬；他說他自幼喜歡英雄「超人的事，結果自己並不是一個少有大志的雙項羽；他說他四歲能作文，七歲能作詩，又說梁啟超『奉讀大著，五體投地』，結果形成其自吹自捧，未幾發了一大堆著作，然而却正在整理中，從此阿貓阿狗也將說他有許多在整理中的著作了時，這篇『自傳』的作者便要算是始作俑者了。

以上只是隨便寫寫而已，算不了什麼感想。

不必要的論爭

天 狼

對時代日報的炮手說幾句話

關於小品文這一問題，我曾在上期寫過一篇研究的短文；我的言論的根據是在闡明小品文的特點和它在文學上的真價，又因為小品文之在今日已被多數人誤解作隨筆之類的東西，所以更進一層的在「界限上」再與以顯明的劃分。在我那篇短文裏，第一我承認隨筆之類也是一種文體，但不就是小品文；第二我承認隨筆之類也可以寄托「感慨」，但不就是取得小品文的神韻；我的主張是隨筆之類應該列為另外一格，兩者絕對不能混作一談。其次，在寫法上我主張該有寫詩歌的技巧和想像，而且我更主張雖不

強求音韻之和韻，至少在格律上應該求其節奏的完整。這因爲：——

(一) 小品文是思想情緒的昇華，是抒寫性靈的一種美的文體，非粗製濫造的「短文」(如隨筆之類)可比，當然需要另外一個風格；

(二) 小品文的體例雖沒有怎樣嚴格的規定，但富有「文學的氣息」是無可懷疑的，這一點，就是一個分野；

(三) 小品文不是坦白的說明一個事件的進行，所以「比較幽默」，它不需要直爽的筆風；

(四) 小品文最大的作用是接近「感情」，給人一種「遐想」的，要想從中尋譯出「的確不錯」或「正合我意」的觀念那是錯誤的。

所以，在寫法上和體例上我認爲那和隨筆之類絕對的不能相同，而且事實上已經是不同的了。

在我那篇短文發表之後，原期引起關於技巧上的一般討論，使小品文更能推進到一個完美的境地的。可是，不幸得很！時代日報瀑布的炮手先生根本就不懂得什麼是「看錯」而且又是「說錯」了！因爲他是根本不懂得，對於他的「小品文論」和「從「論小品文」談到蘇雪林論李金髮的詩」兩篇文章我本不想說什麼；

對一個不懂得文藝理論的人論爭，實在是不必要的。但是，再從研討的立場來說幾句話，事實倒也是需要的。

他那篇「小品文論」發表在七月廿七日的瀑布欄內，雖未明白的說到我，說到新墨，但他所引證的却是我那篇短文之內的言辭，現在我且將他「看錯」和「說錯」的地方指摘如下：

第一，他的觀念超出「文學的領域」以外；這是一個絕大的謬誤。他將含有一切「批評成分的小品文」認作至高無尚的小品文的作品，因之他說「……他的辛辣性與奮性最濃厚；因而最爲人所歡迎，……」無疑的，他這種解釋是連那些登載的「小言」，「雜評」，「漫筆」之類的短文都確爲小品文了！短的文章雖是「小品文字」（注意），雖含有一切批評成分，無論如何，那是被屏絕於「文學的領域」之外的。小品文在文學上是一個獨立的門部，小品文字（注意）則是「隨拾皆是」的拉雜的短的文章，而今他硬將這些拉在一起，不分軒輊，這是他缺乏文藝理解性而造成的謬誤。當然，他的觀念是遠超出「文學的領域」之外了。

第二，因爲他已被謬誤不正確的觀念克服，在理論的辯正上自然也互相矛盾，而且是「不知所云」了。小品

文產生的背景，誠如他所言「年來小品文跟着政治苦悶和社會苦悶而興起的惟一依據」，明知小品文抒寫的是苦悶，但是，他又爲什麼說「他（按即小品文）斷不是如詩歌一樣地合於個人的抒情工具」？老實說，沒有「苦悶」，還需要什麼「抒情」？炮手明知故犯的將這一點歪曲了，難怪他的立論錯誤！

第三，所謂發酵性辛辣成分以及精警的手段，這未來是小品文所特有的；在我那篇短文裏所說的「刹那的感興，飄忽的情思」也就是這個意思，可是他又看錯了，以爲必需要含有一切批評的成分，方始不是消遣之資，那不如寫「短評」好了！何需小品文！關於這一點，請參看我上面所說的第三條的說明。

第四，依文字的法則講，小品文必然的需要另外一個「*style*」去寫。這就是說小品文不單是和隨筆之類的寫法根本不同，而且是無可懷疑的它需要另外一個風格；在形式上是散文，在性質上是可以歌詠的。「性質上可以歌詠」不就是叫人寫成一首「歌謠」，在我那篇短文裏我的意思是「應該求其節奏的完整」。炮手反對我這個說法，真的是忘掉文學的本體！關於這一點，請參看上面的第二條的說明。

第五，文學的作品，最高的是「開門見山」，小品文固然是用以描寫性靈苦悶的，但如炮手的主張「暴露」，在小品文中決不是像「小言」那麼直爽的。同時，這一種「暴露」的意識在小品文中不是明顯的，可以尋譯就出，它是給人一種「感情」的「默契」。須知道「暴露」不能叫「你是××」那麼的筆法，方始是小品文的可貴的地方。關於這一點，請參看上面的第四條的說明。

總之，炮手所論的小品文，不是我主張的小品文；同時，我所研究的小品文，也決不是炮手要得到的小品文。炮手犯的毛病一是「認識不足」，一是「對象錯誤」。在我那篇短文所引證的一些詞句，據他自供：「愧我平時對於小品文從不曾注意到這些妙句，所以也不能領略這些妙句的好處何在……」這他并非謙虛，真的是不懂得呢！

最後值得一說的，重感情重自然重幽美在文學的作品中無論如何是很重要的，炮手憑什麼說這些理論是「早被克服」，而且「沒有人敢提起的了」？詩歌不需要可以歌詠，難道是預備叫喊的嗎？這些，我要炮手答覆！

又他那篇「從「論小品文」談到蘇雪林論李吳歌的詩」一文，關於我的地方很少；所有關於我的部分我都答覆了。

七，廿九午報。

汗 血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五 號 要 目

現代中國的文化與其出路

插圖（十九幅）

中國農村勞動不足
的救濟問題

何炳勛

復興農村具體方案

羅子青

中國農民生活之吟味

李奇流

王安石之政治思想政治措施及其政治

態度

陳敏書

興登堡生平及其事績

范師任

日本政治舞台上之三大角色

丘壽田

中國空軍歷史與建設方案

文公直

應付日本圓滑的外交對策

陸榮

新土耳其復興運動

康靈譯

汗血故事

汗血文藝

每月一册零售二角預定全年十二册
連郵二元三角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總社 上海環龍路七三弄二號

電話七三六一七 電報掛號〇五三一

分社南昌北塘左側十三號

各埠大書局派報社均有分售

偉大的犧牲

燄 生

是如何令人沉醉的天氣啊！

撩人的鳥聲，在駭蕩的春風中飄散，從來主張人生要有詩意的他，在都市僅有的自然景物下，不是爲了等候她，早已溜到祇隔一條馬路的公園中去散步了。

他在樓前的月台上，倚着了鐵欄，用探海燈般的眼光，向每個過馬路的女人掃着。希望在此將到約定的時間前，發見了她。可是，約定上午十一點的時間，手表告訴了他，已經到了，而她呢？還是渺然，他有點悵然了。

「她不至於爽約罷，」「不，她決不爽約的。」他這樣子自思自想，自語自言着。她的艷影，又浮上了他的想像上了。

他想，她無論如何都愛他的。在巴黎，她會信誓旦旦的說，世間沒有什麼轉移她對他的情愛。尤其是，在馬賽送她登輪那一天，她的淚兒不斷的流着。

「璇！明年此時，我們在無邊春色的故國江南相見罷

。』她的凄婉的約言，如何震蕩他的心神啊！「暫別留些綠份在，留台他日細消磨。」在當時的他，祇有這樣的自吟自慰了。

「啊！又一刻鐘了，她還沒有來，唔！難道他也會騙我嗎？何必呢？不來，索性不來好了，何必約呢？」他有點憤，又有點疑。

汽車忽然停在門前，他注視着，她，不是她嗎？

「Ma chère」他用法語招呼。

她仰頭瞧他：

「璇！你啊！」她說着，付了車資，慌忙的，和他招招手，她進來了。

他開了房門，迎接着她，她，顯得比在法國時更漂亮了。她進了房，順手掩着了門，進一步，撲在他的身上，他倆緊緊的抱着，不及開口說話，便狂烈地吻了一陣。

「璇！你回國已經三天了嗎？」

「是的，今天整整三天了。」

他倆吻後坐在沙發上，緊緊的憑倚，彼此互握着手在談。

「怎麼？到了三天便知找到俄羅斯人來租房子。」

「我不是初次來上海的，民十六在滬補習法文時，不是也租這種房間來住嗎？」

「你住這裏有人知道嗎？」

「沒有，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我回國。即好友莫彬，也沒有知道。」

「莫彬嗎？此人很討厭。」

「你也認得他嗎？」

「我沒有認得他，不過聽人說，他沒有官做，便在報紙刊物上罵人了，南京許多人很恨他。」

「唔！」他聽到他的好朋友是這樣子，「不見得他沒有官做便罵人罷，我知道他的名利之念是很淡薄的。」

「我也不過聽人說。」

「聽人說是不足憑的。但我以為他真沒得官做而罵人，也不見得怎樣不對。他從前和我一道拼命不必說了。我去國幾年中，知道他幾年來都是拚命工作者，到了今日，他做事也應該做一份，分贓也要分一份，不得做事也不得

分贓，不但他，我也要罵人了。」

她默然不作聲，凝視着他。

「你怎麼樣？現在住在你哥哥家裏嗎？」他問她。

「是的，我住在大哥家裏。」

「你大哥做官了罷。」

「不算什麼，有飯吃罷了。」

「二哥呢？」

「也是一樣。」

「那要恭喜你做姑太太了。」

她臉上馬上泛了一陣紅霞，很不安然的強笑。

「那幫忙你讀書的郭委員既高官，當然有厚祿了。你可常見他嗎？」

「他每星期來上海都來找我哥哥，見面是有的。」

「他現在的革命八股，和從前有點不同了。我覺得很不行，不知是我的思想變了，還是他的文章沒有立場？在法的朋友把他所辦的民生雜誌給我看，我真要發笑了，舊調無靈，新調不響，做官便做官好了，何必再談些騙人的肉麻話呢。」

「你嘈囂的對我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她用着她的

的訝疑的眼光，含有試探作用的說。

他笑了，抱着了她：

「沒有什麼，不過說起便說罷了。」

他覺得他那煞風景的話，在情人久別相逢的場合中說是很不對的，他轉了他的辭鋒：「雲！你回國後幹些什麼？爲什麼兩三個月才寫封信給我，我真是望眼欲穿啊！」

「我病的日子多，而且我又要研究社會科學。」

「是的，我接到你在北平寄我的信，說是養病，我真想馬上回國來。我是學航空的話，真要買架飛機飛回來了。」

「說得真動聽！你也滑頭起來了。」

他笑着否認。

「你不相信嗎？我真有此心。」

「算了，算了。你歸來了，打算怎麼樣呢？」

「打算是有打算，見了你再想辦法好了。」

「這沒有多大問題，我和哥哥及郭委員說，不至於沒下文的。」

「那又是你的恩典了，不至於有人說我是帶帶官罷。」

她睜了他一下：

「老是這麼厚臉！俏皮！你不是說做事做一份，分贓

也分一份嗎？」

「好罷！我也有做事和分贓的資格了。綺雲，我謝謝你。」他笑笑地握握她的手。

她楞了他一眼。

她的面龐，還是這麼動人，不過處女的神韻，已經在薄層脂粉底下褪消了。她，完全是一個嬌豔的少婦啊。嫵媚誠然是嫵媚，不過憔悴之色，不免要顯露出來。在對女人有經驗的人們，一見到她的神韻姿態，便知道她是一個曾經愆滄海的女人，但沒有經驗的他，祇覺得她比較以前憔悴而已。

「雲！你的身體比較以前差得很遠了，應得保重一點。」

「是的，我自己也覺到。」她有點忸怩了。「一年來老是這麼多病，真沒奈何！」

「今後非保重不可了。」

「是的，你也瘦了許多，也應該保重一點。」

他微笑，點頭，在袋裏掏出一個銀質的煙盒，抽出一根煙，問他要不要，開了袖珍自來火，燃著狂吸。

「你的煙盒多漂亮啊，不是初到巴黎那個劣貨了。」

「你喜歡嗎？送你罷。」他說着，遞給她，作一個媚

笑。

「我也有，不要你的。」她嬌態的打開了她的手提籃，拿出一個金質的煙盒來。「要送請送別的東西。」

「我已準備好了。」說着，他關了他的手提行李籃，拿出一個精緻的小匣子，經驗告訴她，裏面當然是鑽戒無疑。他開了，把鑽戒拿了出來。「雲，這是送給你的，我想，這是我倆結合的正式開端了。」

她怔了一怔，故作歡笑接着。

「這樣的精緻，多可愛啊！」

「這是巴黎今年最流行的式樣了，五千五百法郎。老實說，我已傾我所有，你非領受不可了。」他隨說，隨將戒指套在她的指上。

「雲！我多愛啊！我，一切都是你的了。」

「是的，我也這樣子說。」

她昂着她的頭，憑着他的肩膊，揚起了她右手，逆兜抱了他的頸，他的嘴唇和她嘴唇的短距離，似有電力吸引着，緩緩的密接，他的左手也會抱着她，一起倒在沙發上，甜蜜的歡笑聲，融化在甜蜜的空气裏，他那還有大半個的煙頭，何時扔掉在半新舊的地氈上也不知道。

「雲！我是怎樣的愛你呀！」

她點點頭，似別有隱衷的，沒有作聲，低著首，在凝想些什麼似的。

「我的家庭真不通氣，半年還寫信到巴黎去徵求我的意思，說要為我定婚，後來我覆了一封反對的信，才作罷論，老人家不知道我倆是這麼愛好的。雲！關於結婚問題，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她還是不作聲，瞞着他。

「雲！你為什麼不開口？難道還要我履行西洋人那種求婚的儀式嗎？真要履行的話，我馬上可以照辦的。」他說完了，吻她的手，要作跪下去的樣子。

「璇，你不要這樣子，」她阻止了他，「我想，愛不一定要結婚，即結婚也不必這樣子急急，還是到了明春再說好了。現在，我倆的生活，不是和結婚一樣嗎？實在的說，比結婚還有味兒呢！結婚就是戀愛的墳墓，我們何必要急急走進墳墓去呢？」

這出乎意料的推托，他有點愕然，但她所說的，未嘗沒有相當的道理。一時，他也不想不再說下去的話。

狂烈的歡娛，他有點疲倦了，然而，他早起的習慣，不為此疲倦所破，一早他就起來到法國公園去。

東面的行人道上及傍道的空地，法國的軍官，在號令操練着越南的士兵。同時，中國人組成的消防隊，也在法國人指揮之下，在中部演習着。啊！早晨的公園，充滿了戰爭與火災的空氣，詩人頭腦的璇，有點討厭，他好吟的露俄詩不吟了，好吹的法國小調，也不吹了。他轉了步，向西北角走去。幾個四十開外的中國人，在新柳凝絲之下，打他們的太極拳，還有一個年紀大約十三四歲的小同胞，也在一個中年人的指導下練習着。他有什麼感觸似的，頭搖搖着，又低了下去，緩緩的蹣着。

「璇君嗎？」這似是很熟的聲音，把他的頭驚轉了過來。

「啊！老莫！真偶然啊！你也到這兒來。」

「我看見你背後，還不敢認，只管叫一聲，就叫着了，你幾時歸國的？」莫彬走近了他，握握手。

五年不見的彬，已經是憔悴得多，當年飄爽的青年意態，似乎消失了八九分。那垂破的舊西裝，還是當年送他出國時那一套，他有點惱然了。但一見他那毫不在乎的舉動，他那了不頹喪的氣概，他有點訝異，當彬的炯炯有光芒的目光，向他週身打量的時候，他又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我們已經五年不見了。」他隨便的說了這一句。

「是的，五年不見了，你的學問是有著落了，我，我，還是從前一樣，比從前還不如，璇，我現在比你老得多了。」

「那裏話？不是一樣嗎？不過你瘦點罷了。」彬沒有話，嘆了一口氣，呆呆的瞧着他。

「你為什麼不到南京去呢？以你年來工作的努力，沒有做事的機會，也應有分職的權利，為什麼還在這兒呢？」

「事有得做，誠無力來分，自然要在這兒了，我雖不做他們的事，還在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呢。」

「那末！你現在做些什麼事呢？」

「何必問呢？沒有資本做商人，也沒有體力到工廠去或拉黃包車，當然幹那沒出息的文字勾當了。」

「也是很好的，自食其力。但過去的太冤枉了。我想，你的身體精神，遠不如從前了。」

他低了頭，故作強項的這：

「那沒有什麼關係，過去讓他過去好了，因為比我不幸的人還多看呢？我不是因為所謂工作也者過度病了一場，身體決不至壞到這樣子。」

「我遠在國外不知有這回事，那真苦到你們了。我真

料不到政治道義消滅到了如此地步。」他又點憤然了。「朋友，我在國外也流不少汗呢。是如何的冤枉啊！」

「那沒有什麼，我們爲主張而努力，他們不過聰明一點，利用他們的地位，以我們的主張做幌子，以達到他們的目的罷了。」彬不緩不急的，故作不介意的樣子，眼瞟着他，似乎等待他有所發揮。

他倆隨行隨談的，不覺到了那池塘邊，起來了的春陽，照着怒芽的新柳。而嬌脆的鶯聲，在歌唱着，碧綠的春水，在蕩漾着，這正是良辰美景的奈何天氣啊。但他們絕不理會的，并坐在長木椅上繼續他們的談話。嘆了一口氣。

「唉！算了，他們政治道義不要，政治主張也不要，看他們做人罷。」

「璇！何止如此，還鬧了不少笑話呢。當年拚命的同志，至今還沒有飯吃，甚而至於有自殺的，但郭委員那廝，爲了陳家三姊妹不可告人的關係，陳氏兄弟都做了局長了。」彬似流水般訴說。

「什麼？」璇怔了一怔，「什麼陳家三姊妹？」

「不是嗎？織雲不是他的老姪頭嗎，紹雲，不是他的外婦嗎？由巴黎歸來的綺雲，在數月前不是到北平去打胎麼？紹雲的丈夫黃某，已經做了什麼官了。」

彬口沫橫飛，隨說隨甩他的手指點數着。他的眼睛，一陣的昏黑，好像一個鉄錘敲在他的頭上，癱了一般，很無力的靠在椅子上。彬不知內裏的，停止了他的說話，呆呆楞楞着他出神。

彬覺得這話有點關係了，在他常態恢復了之後，作進一步的試探。

「璇！你也許和綺雲相識罷，她不是同時和你在巴黎留學嗎？」

璇沒有答他，在凝想什麼似的。

「璇！」彬又露出他當年的孩子態度，要和他開玩笑的。「聽說郭委員現在要爲她擇婿呢。你老哥要陞官發財的話，何不利用胯下的東面一下呢？朋友？這是目前政治的中心力量啊。」

「什麼？」璇緊聲問他，「你說些什麼，你要陞官發財，你去罷。」

「可惜我有了黃臉婆，而且和他結了冤，資格沒有，機會也沒有，還是你老哥努力罷。」彬涎着臉吟吟的笑着來，把璇氣得馬上站起來要走。

他打了電話之後，知道她要來了，在房裏踱來踱去，

頭幾乎張到要發昏。

她敲敲門，如鳥兒般竄了進來。但是，他沒有說話，睜着血紅的眼睛，一望而知他在聲怒中，她定了脚步，驚奇的看著他。

「璇！」她不知所措的，暈叫了一個字。

「坐下罷。」他命令似的，指着沙發招呼她。

「你……你……你做什麼呀？」

「唔，」他猶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他盯了一眼，冷笑道：

「我在郭夫人之前，不敢如此放肆的，但我的神經已經失常，恕我不恭了。」他的憤火，已經燒毀他平常的安詳態度。

「璇，我想你聽了誰的話了。」

「是的，可惜我生了一對眼睛，一對耳朵，並且，眼睛沒有瞎，耳朵還沒有聾。」他又來盛氣的說。

她不能耐了，最後之怒也按不住了。他知道他倆的關係，已到了非常的變故，她運用她的智慧，在想如何應付此將釐的局面。

「璇！我明白了你那說話的意思，但是，你這沒有諒

人苦心的粗漢，不顧友誼，不惜情愛，我也不必對你有什麼可說了。」她說着，憤憤的起立，盈盈欲涕的要走了。

「你不能走。」璇又命令着說，以身障着了門。「就要走，也得說個明白。」

「你沒有法律的權利，如此對付我，我不是你的老婆。」她也發怒。

「是的，法律沒有權利，但精神有了根據。」

「好！你說罷，看你出什麼花樣？」

「我要你說明你和郭委員的關係和對我的態度。」她冷笑了一聲，將手皮篋放在桌子上，掏出一支香煙，坐下沙發在吸，用力噴出了兩口濃煙，很有把握的，很高傲的，兩手抱着了搭在左腳上的膝頭上，徐徐的道：

「璇！你不要這樣子粗獷，你好好的說，自然有得你的明白，不是，本小姐也有脾氣，精神的根據，是不能妨礙我個人的自由的。」

他一股怒氣，給她幾句說話攔住了，不言語在看着她表情。

「我在巴黎和你說過，我的學費是由他供給，我的哥哥的前途要他栽培，在情勢上，我不能不和他敷衍，因此

之故，我不能拋棄對他的友誼。」

「不止於友誼罷。」

「不止是另一問題，即令超於友誼以上，也自有我的見地，我願意為我的家庭的命運而犧牲。」

「這是如何偉大的犧牲呀！」

「你不要譏笑，」她冷笑了一聲，釘他一眼。「我不是怕人譏笑的。」

「自然囉，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郭某那賄如此，你當不能例外。」

「是的，你的辭鋒是犀利，但於我，可以說是毫無用處。還有嗎？作一個最後的嚴厲的譏笑罷。因為在今天以後，恐怕你沒有再譏諷的機會了。」她一種驕矜的意態，使他有點冷然。

他暫時沒有話，實在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話，只有怔怔的呆坐着。在回憶他倆的過去，在瞻念他倆斷絕了友誼的將來，他有點氣餒了。

「璇！爲什麼不開口了。」在璇盛氣之時，她有點憤然，在璇餒氣之後，她一重勝利者的悲哀，兜上了心頭，她有點惘然了。「璇！不要這樣子傻，這樣孩子氣罷。我是愛你的，始終愛你的。你不是說過，無論如何也愛我嗎

？現在，爲什麼要這樣子鬧，要鬧到破裂爲止？在我還沒有拋棄你的聖潔的愛情之時，你是不能食言的，因爲你說過無論如何都愛我呢。璇！別這樣子被陰罷。即令現在之我爲你所說那樣，你就拿媚妓來看我好了。祇要有愛情，媚妓有什麼問題呢？許多人不是也討媚妓做老婆嗎？況且，我並不是媚妓呀。平心而論，一個女子和兩個以上男子發生關係，也不能算是罪惡，試問有幾個男子不和兩個以上的女子發生過關係呢？」

她愈說愈高興，在說的時候，故作不經意的，不斷的看着他的面部的表現，她知道他要屈服了。

「璇！你等着罷，權位是曇花一現，在如此局面之下，老郭也不見得有多大風光日子，我也不過敷衍他罷了。事實上既要敷衍，爲什麼不敷衍呢？他不值得我愛是固然，如他這樣子淫亂的官僚黨棍，製造了不少孤兒寡婦，毒害了國家社會，我還要恨他。」投他所好的說，她很自然的說出，她見他動容了，繼續的說道：「璇！你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沒心肝的女人，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我的人生見解呢。」

他聽了她的話，又想起了彬的話，覺得不無意義，還是默然。

「璇，我前天對你說過，我倆結婚不妨等到明春。明春，你不能等嗎？」

「好！我就等明春罷。」

她伸出她的手，要和他握手。

「這樣子定了，你不要反悔，再聽人的閒話。」她頓了一頓；「那末，我爲你在部裏討個差使，彼此好常常見面罷。」

他有點難乎爲情了，抱負有時很非凡的他，覺得靠一個女人關係討飯吃，而且自甘爲面首，弄到他答應不好，不答應也不好，在嗚嚕着。她似乎知道了。

「你也不必遲疑，須知你也參加過革命來，在法國也做了不少工夫，有資格做事，也有資格分贓，幹了也沒有入敢說你不配，至我和我的關係，也很少人知道，當然沒有人說你是利用什麼裙帶關係來做事。」她看他的神色，見他還沒有願意的表示。「你不幹也可以，在上海繼續研究學問，爲未來的時代準備，也未嘗不可，至生活方面，我力量總可以幫你的忙。」

「我不願在黑夜中鬼混了，做事分贓，良心是不許的，還是作未來時代的準備罷。」他見她點點頭：「至生活方面，我家庭還肯接濟我，即不然，我的能力也能養活我

，你的好意，只好謝謝了。」

「我真佩服你的丈夫氣。」她微笑的，和他緊緊的再握手。

「雲！你也不要自暴自棄啊！我祝你靈魂的純潔。結婚與否是無問題，黎明後相見罷。」

她放鬆了手，怔怔的望着他：

「黎明後？你的意思是怎樣？」

「你這麼聰明都不懂嗎？在黑夜中是不好結合的呀！」

她又頹然倒在沙發上發怔了。

電影急須人材

本校以養成銀幕藝術人材與舶來影片爭勝爲旨。由影劇專家陳大悲先生通信傳習最新技術。半年畢業。視成績優劣依次函約來申介紹職務。餘額無多。索章附郵二分。幸勿錯過機會。

上海薩
坡賽路 綠洲電影函授學校啓

「文學」創刊號一瞥

柳 風

網羅國內有名作家至數十人之多的文學雜誌，其創刊號已經出版。這幾天因為天氣酷熱，雖未能精細地將牠閱讀，但總算我許多工夫將牠匆匆地瞥讀過一遍。

頭一篇觸入我們的眼簾的，是「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這個大題目。在這個大題目下，有六個人發表着並不相同的意見。其中更有人企圖運用馬克思的社會科學八股，硬綑綑地將五四文學運動解釋為中國民族資本階級的抬頭運動，但論據很是薄弱而貧乏。胡秋原君且說：「五四運動本身也是一個轉形期的運動，一方面是一個資本主義文化啓蒙的運動，同時又是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啓蒙的運動。」我們真不明白：「資本主義文化啓蒙的運動」，和「社會主義文化啓蒙的運動」，怎麼樣竟會「同時」起來！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的社會裏，竟有「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同時啓蒙，這未免太令人費解了。總之，像這樣的徵文，在我是認為沒有多大的用處的。

與其劈頭即由這六張嘴說出六篇皮相的意見，令讀者對於五四文學運動歷史的意義之認識，仍是很模糊；倒不如先讓一個專家把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發起及參加響應這運動的份子精密地分析和廣博地敘述一番，然後由各人盡量地發表意見來討論，較為有用。

但我願意說的，還不是注重於這部分理論的問題；除此以外，關於創作小說的部分，我願意多寫下我一點讀後的感想。

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來翻讀文學創刊號裏面的創作小說的：因為籌備了很久纔慎重創刊的這本網羅國內名作家至數十人之多的文學雜誌，應該供給我們以比較滿意的作品的；但結果，我那點很大的期望是落空了。

讀了矛盾的「殘冬」後，我覺得這篇東西實在比「春霖」和「秋收」差得遠，無論在技巧上，在意識上。「殘冬」所給我的印象，是很散漫的。例如，第一段是從張財

主的家墳上的松樹被儂寫起，佔有幾乎兩頁之多，目的是表現被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對於張財主的恐懼和憤恨，驟然看去，這點應該和全篇有很大的關係，但自此以下，寫的却是「黃道士」，「真命天子」，「三甲聯合隊」，而寫

到多多頭等解決三甲聯合隊後便結束了，關於張財主的却忘記了寫及，以致第一段開頭寫的那兩頁之多，竟變成多餘的文筆。「荷花」與四大娘吵嘴的一幕，也大可以省去，因為這與「殘冬」沒有多大的關係，隨便那樣寫法都可以引出黃道士來。不值得那樣多繞灣子。也許作者想表現荷花那點「我也是一個人」的意識的覺醒吧，但這點覺醒的意識以後也沒下落，所以也變成了多餘。作者在「殘冬」中，想表現的，大概是農村破產後的三種農民的心理：一種是希望真命天子出世的，如四大娘、趙阿大之類；一種是死也不肯拆散他的家，以致對不起祖宗和孩子的，如四寶之類；還有一種是離開了農村，另闢一條求生存的鬥爭途徑的，如多多頭、陸福慶、李老虎之類。但畢竟因為作者寫得太散漫的原故，這三種心理並沒有平衡地深刻地表現出來。譬如多多頭吧，他不過主張「拆散一下」，嘆息「做得不得規矩的人」而離開農村罷了，但結尾寫他於深夜中三個人回來解決三甲聯合隊，却有點太突然，而且他

三個人回來解決了三甲聯合隊，是否即能走上一條求生存的鬥爭途徑，作者却沒有暗示我們，也許作者對於這點行動太抱樂觀而觀察也比較不深刻吧。

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寫穀賤傷農時，米價的跌落，農民受鎮市上的商店所剝削的情形。雖然是五六千字短短的一篇，但在技巧上却似乎比茅盾的「殘冬」好些，那就是深切，樸素而經濟。惟意識上只表現「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出來，隔幾天還要跌呢！」和「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但關於「糧食過剩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這一點重要的所在，却没有表現出。我們雖然不能把許多的奢望放在一篇小說的表現上，但既經意識地想表現穀賤傷農，就不能不把這個和穀賤傷農有重大的關係之所在，暗示一下，纔不落人窠臼。至於這篇最後的一段，從「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報紙上的時行標題」這一句起，則作者簡直是跳出本身來說法，變成破壞了全篇小說整齊的形式的一條多餘的尾巴，是大大地可以刪去的。

郁達夫的「蓮暮」，和王統照的「鄉談」，這兩篇東

西，寫得那樣散漫，簡直是不成爲小說體裁的小說，如果我是「文學」的編者，我一定把他放在雜記或散文欄去。

王統照的「鄉談」中，多少還能表現些農村的破產和土豪劣紳作惡的情形，郁達夫約「遲暮」，則簡直一點有意義的內容也沒有。在「遲暮」中，寫一個受經濟壓迫而由上海搬家到杭州的窮苦文人，在杭州碰到一個友人，有了三個小孩的負擔的沒落詩人黃仲子。也許作者想在本篇中表現些知識份子的沒落情形，但寫得一點力量也沒有，連作者所素長於表現的那點頹廢的氣味也埋沒了。於此，便變成一篇四不像的東西。編者在社談中，說黑嬰的「五月的支那」，「在內容上非常貧弱」，我却說，郁達夫的「遲暮」比黑嬰的「五月的支那」，在內容上更非常貧弱！我覺得，誠如「文學」的編者所說，對於新作家或「處女作家」家的文章固要掏誠的貢獻意見，但對於老作家或「老太婆」作家的文章也不要不客氣的批評，使「遲暮」的老作家知所振作，知所努力，爲新進作家的一个好模範！

張天翼的「一件尋常事」是描寫一個失業工人的極度的貧病交加的家庭，和那個失業工人變態的暴躁的行動。寫得很陰慘很親切。但有一點令人懷疑的，是那個失業工人既然很了解他的環境而且又深切的同情於他病中的老婆

，那麼，爲什麼還忍心去使性老是慘打他那在重病中的老婆？雖然說是變態心理，但這種變態，未免變得不近人情，這個失業工人又不是發了神經病的。還有，這篇小說未免拉得過長了。

巴金的「一個女人」，是寫一個掙扎於窮苦生活下的知識份子，對於以前革命的工作發生了疲倦，是一篇新穎的題材，但似乎表現得缺乏力量。

黑嬰的「五月的支那」和蔡希陶的「普姬」，我是同意於編者在社談「新作家與處女作」中的批評。我覺得穆時英的作風是很新鮮美麗而富有詩意的，拿這種作風來寫小說，未曾不是一條可愛的新的途徑。但我們切不可忽略了內容，我們不能只顧形式上堆嵌着許多美麗的詞句，而內容上却是千篇一律的爛調。

此外，我認爲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和沙汀的「戰後」是寫得比較令人滿意的。請讀者去鑒賞好了，這裏恕不一一介紹。

以上便是我對於「文學」創號中十篇創作小說的一個大概的讀後感。

我並不是好向人「吹毛求疵」，也許上面的批評不盡是對的，但在不盡對之中有幾分對的話，也算達到了我的目的了。對於網羅國內名作家有數十人之多的「文學」，如果能夠照他在「一張菜單」中的話忠實的出版下去，我還是有極親切而熱烈的期望的。不過，就因爲期望越親切，故督促越嚴嚴；如果在嚴嚴之中，能夠發生我們一點督促的效力，那便算是達到了我的目的了。

夢 的 生 活

北 漠

細雨像煙霧似的在濛濛地下着，雨絲輕飄地洒落在那古老的喧雜的都市上。在那高聳的迴環的城牆上，在那每個人的沈澱的心靈上，斷斷續續地綿延了五六天。

空氣溫熱而且窒塞，地上蒸發着一種濕土的氣味，這氣味掩蓋過了田野間一切怒發着的花草的清香，春，就在這種淚點似的梅雨中間漸漸地老去了。

辦事員孫思秋很納悶的坐在辦公室靠窗口的一角，一隻瘦削的手臂撐在辦公桌上支住他的頭顱，眼睛出神地凝注着窗外的庭院。院子的泥濘的地上鋪着許多深淺不一的足迹，渾濁的水在那低窪處蕩動，浮起一個個小的水泡。長得碧綠的一株櫻桃樹，一片片淡紅的花瓣在細雨的壓力下，穿過緊密的枝葉零亂地落下來，好像在象徵着一個人的生命的脆弱。

細雨，水泡，櫻桃樹的花片，一切的景象是那樣的陰沉而且厭悶，這使他漸漸地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倦乏，彷彿

睡眠的時間不足似的，全身氣力都消失到了一種不可知的境地中去，眼皮也沉重地闔了下來，他的心裏在想：在他過去的生命中間，這樣無聊而且厭倦的生活確是沒有經驗過的，在已往的時間裏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時期的來臨，但這個時期終於來臨了！他因此感覺到前途的空虛和渺茫，有如一隻小船在遼闊的海面上無目的的行駛着，一點也不知道將會有怎樣的一種結局。他不免有些悲哀起來了。

一些模糊的過去生活的斷片，下意識地在他的腦袋裏像銀幕般晃動着：

他記起他幼年時代的活潑的田園的生活，帶着他自己的媽媽一起在田壩間工作，戴着一個闊邊綠的大笠帽，去遮掩那炎炎的酷日，但是汗滴依舊那麼相大的淌下。披着一件棕樹皮製成的大蓑衣，去抵禦那風雨的襲擊，但刺骨的寒風依舊使人不住地打噴。他領嘗過這種農家的悲苦的

况味，在他的心裏，滲透了農夫們的難以訴說的悲哀，在這個悲哀的基礎上也就展開出他的狂熱的騷動的生活。

大革命的狂潮洪水般沖來，他整個的生命就捲入了漩渦的中間，爲着廣大的勞苦羣衆要求解放的熱誠，全身湧起反抗的沸熱的血液來。

他記得他自己在喧雜的街頭揮手臂向羣衆講演，在廣大的羣衆集會中間扯破嗚喉喊着刺激的口號，在嚴重的恐怖的局面中領導羣衆去摧毀舊軍閥的營壘，

在熱狂的愉快的心理下去歡迎那新時代的前衝——勞苦功高的革命軍。

他隨後又悲苦地記起那黑暗的殘酷的牢獄的生活，那秘密的恐怖晝伏夜行的流亡時期的情形。

他模模糊糊的想到這裏，神思恍惚的幾乎不可信的向着自己問道：

「這個在革命的怒潮中掙扎着的戰士就是我自己嗎？」
一種陰冷的不可知的感覺直透他的全身，他不禁顫慄了一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後來，時局轉變了，他們都到南京來了，這已經是僅僅一年前的事。但是那情形還是那樣新鮮那樣活潑的在他

的憶念中。

京滬車的頭等車廂裏，坐着他與另一位姓王的旅伴，那旅伴是某要人的秘書，中年人，圓圓的臉，胖胖的身材，翹起脚呼着雪茄，很安閒地表現出一種紳士的自持的氣度，而他却是很年青的活潑的坐在對面，背脊緊緊地靠在這溫軟的皮墊子上，面色愉快，好像在沉思着什麼。

血紅的陽光帶着一種溫熱的氣息，很耀眼的從車窗內射進來，使得他們感到一陣溫軟的柔和的春意，不自覺的把眼睛移向窗外，停在那無邊際的曠野的上面。

在他們眼前立刻展開一幅美麗的圖畫，綠的山，綠的水，綠的田野，錯雜的掩映着，依着車子的前進，很迅速的向後倒退，而繼續着來的又是一種新鮮的景象，彷彿一個美麗的妖媚的女人，正在一次次的變換她的容顏和服飾，當着她心愛的人前賣弄風情。他很愉快的拉開窗子，盡量的吸着新鮮的空氣，驚嘆似的說道：

「這美麗的景色，這步一般的流動的景色，是在象徵着我們變幻不定的生活嗎？」

那中年人很感動的啓開他闊厚的唇片來，喜歡歡地答道：

「是的，夢！一個革命者的生活常常和夢一樣的，過

去的是這樣，未來的也是這樣。在幾天以前，那密佈着的探子像鷹犬一般猙獰的伺候着我們，我們很難在人間露一露頭面，但是現在却是在奔赴着一種光榮的前途了，哈哈！這不是夢是什麼？」

兩人都全身扭曲的大笑起來，笑聲很迷糊地沉沒在轆轤的輪聲中間。他們都像釋去了肩上的重負似的，感到一種異樣的舒適。

太陽漸漸地升到中天，溫度隨着增高起來，他們先後把外衣脫去了，他好像耐不住沈默，又繼續說道：

「我們的同志前兩天已經走了不少，今天這一班車上差不多又有二十來人，明後天還有人要離開上海的，像這樣大家都走了，我們和下層的羣衆的中間不是要漸漸的疏遠起來嗎？」

那位王先生侃侃的答道：

「不必顧慮的，每個政治集團終極的目標，都無非要實現它的對於政治所抱的主張。其實現主張所採的手段不外乎兩種步驟：起先是宣傳和組織民衆，去動搖現實的不合乎自己理想的政治；其次就是奪取政權以後，把自己的政治的理想去表現成事實。現在我們就是從第一種步驟，轉變到第二種步驟，也許和民衆的關係表面上因

此會疏遠一點，實際上還是相彷彿的，因為過去關係的發生是從橫的方面去直接聯絡，現在不過變動一下形式，把它改成縱的間接的罷了。」

「但是，那裏是官僚主義非常發達的所在，我們的同志是否能夠有那麼堅強的意志去使得自己不失節不腐化呢？」他又改換了題材這樣說着。

「唔！」那中年人似乎有些不耐煩了，「你爲什麼要常常那麼傻的想過去，一切事情都從自己做起，要失節就失節，要不失節就不失節，而且有那麼多的同志在我們的周圍，即使有人在不知不覺間有拋棄過去珍貴的英勇的紀錄的傾向時，他們不會起來糾正他的嗎？」

「而且，」王先生沉思了片刻，翹起中指指着田野間一簇簇的農夫，繼續說道：「你不看見那些農夫們正在那樣勤勞的工作着嗎？他們無疑的是民族生產的中心分子，同時是一個最痛苦的被壓迫階級。我們過去天天喊着解放農工的高調，但這是談何容易的啊！一個在野的政治集團本身就在強力壓迫的下面，種種的阻撓使得我們感到非常的棘手。但是現在可就不同了，現實政治的權力掌握在我們的手裏，我們隨時可以運用我們的政策，漸漸解除他們的痛苦，這是何等值得我們欣喜的事！你時時顧慮到那種

極小的枝節的地方，這未免是投小遺大了。」

他順着他手指的方向遠遠地看去，那一片汪洋的水田中間，隆起着許多縱橫的阡陌，彷彿是一具整齊的模型，農夫們駕着木犁，羸弱的牛拖泥帶水地拉着前進，蔚藍的天和飄蕩着的白雲的影子倒映在水中，随着那泥塊的碎裂同時顛簸地晃動着。立時那童時的記憶又閃進他的腦袋裏面，一個農家的貧苦的孩子，現在却坐在頭等車上趕到離鄉一千多里的首都去了，他很驚訝的問着自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真的夢嗎？一個那麼貧苦的孩子能夠做出這樣的夢嗎？他眼睛直楞楞地釘着那中年人的臉，顯露出一種感激的驚喜的神情。

他們一到南京，第二天王先生的要職就發表了。接事的後一日，在那擬定的新職員的名單上，匆匆忙忙地隨便添上了孫思秋的名字，於是他就變成某機關組成的一部分了，這厭倦生活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白雲蒼狗，人事靡常。」孫思秋想到這裏，心中不免湧起無限的感觸！現今自己的生活誠然是這樣的無聊，而王先生也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什麼農民的影子，壓根兒不會留得半點印象，所謂同志，在他看來還不如養養在他自己身邊的一頭哈叭狗，享樂的尊貴的生活把他的神

經麻醉，他現在十足的變成一個新式的官僚了。

「十年辛苦的磨練，禁不起一朝物質的誘惑，這批紳士階級出身，祇會空口說大話的朋友的革命我們終算已領教過了。唉！」他不禁這樣淒苦地嘆着。

這時雨還在濛濛地地下着，好像沒有個盡頭的日子。

他頹喪地掉回頭來，辦公室是這樣空洞而且廣闊，一隻隻狹長的公事桌成行的排列着，同事們都懶慵慵地在做着種種不同的勾當，有的看着七俠五義的小說作消遣，有的埋首伏在桌子上昏昏地打盹，有的垂着身子正在擬撰所謂例行的公事，也有的是在癡癡地看着天花板上糊紙的裂縫。整個屋子充滿着一種腐敗的頹廢的景象，一對滯鈍的眼睛裏面，閃爍着蠢笨而且懶惰的光輝，他們的腦袋裏藏的究竟是些什麼呢？除了一團狂妄的慾念在內心蠢動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呢？他們的愚懶已經成了習慣，正如許多老年的兵士，除了記得一些機械的口令以外，一切理性全然和他們絕緣了。

他彷彿有一塊沉重的鉛壓在他的心上，使他感覺到無法舒散的鬱悶，不覺地站起身子，伸伸懶腰，他的眼光偶然落到前面一個桌子上，他看見那位同事正在那塊骯髒的水板上寫着他的短筒而又香艷的隨筆：

「金碧玉，好寶貝，我並不在乎你臉蛋兒長得那麼漂亮，我祇迷戀着你那雙溫軟的潔白的小足，在那腳趾中間散發出來的一種那麼銷魂，那麼濃郁的香氣真夠玩味呢！」

不知怎的那位先生突然發覺到背後有人窺視，立刻紅了紅臉，用濃墨很快地塗沒了，於是那香艷的思想又回復到了那個突出的腦壳裏面。他隨即斜眼瞥了一下左邊的一位同事，正在沉沉地打着瞌睡，粘膩的唾液像鷄蛋白一般的從那唇角裏淌出來，桌子的角上用圖釘釘住一個字紙條，上面寫道：

「他媽的不抵抗，老子家鄉終算倒了霉，等着國亡就是了，從今後再也不看胡說八道的新聞紙，免得把肚子氣壞了。」

一個女同事在辦公室的那一邊呆呆地坐着，他的手裏拿着一冊用五色封面裝幀的書籍，大概就是張寶平描寫三角戀愛的小說吧。可是她的一對靈活的眼睛却並不放在書上，在她菱角似的小嘴唇微微啓銜着的淺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正當沉醉在一種甜蜜的幻想中，誰也不知道她這樣魔似的在轉些什麼念頭？大概她的打扮得像青花蛇似的身子給什麼秘書科長看上了眼嗎？還是另外和什麼小

臉的有錢公子講妥了她賣身的條件？這些在這樣寒酸這樣卑微的男同事們簡直是不忍去想，也不敢去想的。不過在這辦公室裏邊的確也少不了這種點綴，像這樣一個時代的摩登女性的典型，大家有眼福來欣賞欣賞，未嘗不可減少些苦悶的味兒，而且有時候還能借着風的光，送上一陣巴黎上等香水的刺鼻的香味來，格外有些使人心蕩呢！

他想這裏各式各樣的貨色全有，風流的，厭世的，再加上那動人憐愛的花瓶，真是蔚然大觀啊！但突然一團憤慨的火燄，掃清了那種諷嘲的雲霧，吐出鮮明的光芒來，他皺緊眉宇自言自語的嘆道：

「這是一座枯墓，儲藏着陳腐了的骸骨枯槁！可怕啊，這一個個體骷！沒有靈魂的體骷！吸人精血的體骷！」他覺得一肚子的憤懣無處宣洩，也就離開了自己的座位，走到一位瘦長身裁的同事桌邊，感慨地說道：

「老張，這地方真夠悶死人啊！你看人們都這樣的懶惰和頹喪，好像世界的末日快到，正在等候天崩地裂的一刻，一起埋葬到深遠的地層裏去。朋友，我們隨着同一入地獄嗎？」

那位姓張的朋友臉上現出驚異之色，他覺得這個問語簡直無從回答，他把眉毛望上一舉，緊蹙眉峯的想了一會

，才同情地答道。

「我們眼前留在這裏無非是爲着生活，爲了生活迫着入地獄的人多得很，何止是我們？」

「但是我們當初來到這裏就僅僅是爲着生活嗎？」他悲苦地問道。

「不，過去的理想已經完全幻滅了，時代又沉淪到黑暗的泥濘中間，政治的舵槓在軍閥的掌心裏，官僚們依着指示的路線向前進行，我們不過是一頭極小的寄生蟲罷了。不是爲了生活入地獄，是爲什麼呢？」

「啊！」他的神經受着極大的震動，悲憤得幾乎放聲哭出來，憤憤地繼續說道：「不入地獄，不能成佛。」入地獄我們原是準備着的，但是爲甚要走上這一條沒落的身呢？」

那位朋友看到他神色緊張，也就換去了一副冷酷的態度，好像慰安似的喜孜孜地說道：

「這本來各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話雖這樣說，政治本來是沒有罪惡的，儘管旁人那樣糟的鬧下去，我們仍是可以本着良心把自己範圍內的事情攪清楚，也就問心無愧了。」

他沉思了好久好久，終於搖搖頭很感傷地答道：

「這是不可能的，既然政治的動力安放在鎗桿子的上面，文人們那有發動良心的機會呢？大官僚成天的在忙着販鴉片，增稅加捐，逛鴉子，摸姨太太，我們充作小寄生蟲的一員，能夠發生什麼作用呢？」

「不過我們趁着這機會訓練訓練自己的本領不好嗎？」

「什麼本領？是吹牛拍馬的本領，是抱女人捧戲子的本領嗎？我們要這一套做什麼用？」他凄苦地沉着地說着。

最後他好像有所憬悟似的，用一種堅定的固執的語氣說道：

「最初來的人也有清白的，熱情的，不過漸漸地受環境同化，把一切志氣都銷磨淨盡就是了。這是一隻盛滿色水的大染缸，我們要趕快跳出來才是。」

一陣鷓鴣的叫聲從對面的屋脊上嘶長的響起來，好像是耐不住那潮溼空氣的重壓，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把眼睛看到那方向去，同時還哄起了喧雜的談話聲，他們議論着鷓鴣叫和天時變化的關係，也有正在卑劣的窺視着幾位科長先生的臉色，彷彿在研究着自己高一級的人的心理，他們是否也同樣在歡喜似的。

突然，嗤的一聲，在許多人的眼前閃現出一個肥胸脯，細頸項的不相稱的輪廓，那鷓鴣驚慌地飛走了。一種失望的情緒很顯明的浮現在各人的臉上，室內又起了一陣騷動，伸腰的伸腰，咳嗽的咳嗽，誰都在厭煩着這呆板的機械的生活，巴不得也添上兩個翅膀，飛到雲端去翱翔一回。

天空沈滯而且灰暗，雨依舊下個不停。

三天後的一個早晨，孫思秋和那位瘦長子青年並肩走進下關車站，他準備搭乘二班車回上海，因為時間還早，他另外買了一張月台票，拉着那送行的朋友一同到車廂裏坐一刻。

他們在三等車廂裏找了一個比較清快的地方坐了下來，兩人的心情都朦朧地籠罩在一種離別的情緒中間，很沉靜的說不出一句話。

停了半響，那瘦長青年舉起手臂看了一下手錶，輕輕地說：

「還早得很！僅僅八點四十五分，我們還得等上半點多鐘呢！」

「唔！」孫思秋淡淡地答應了一聲。

這時上車的乘客漸漸地擁擠了，景象不免混亂起來，

他們的情緒也跟着變得很緊張了，那送行的朋友巴不得要說幾句離別的話：

「老孫，你這次走得真有些突然呢！」

孫思秋略徵沉思了一下，從容不迫地答道：

「不見得吧。有了整整三天的考慮，不能再說突然了。我是生長在農家，全身流瀉着的是三萬萬數千萬的勞苦大衆反抗時代的滾沸的血液，我的命運老早是註定了的。不過我想不到能在這種地方過上一年多無聊的生活，將來回憶起來倒是很有趣的呢！」

「像這樣宛如夢一般變幻無常的人們的生活，真是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中所獨有的！」那朋友很傷感地嘆息着。

「夢！」他好像突然記起什麼似的，驚異地聳一聳肩，這樣附和了一聲。他眼前又湧現出去年車中的一幕，全身不禁顫抖了一下。

這時車廂外的月台上走過一大羣的人，都是挺腰突肚，趾高氣揚的望着前面頭等花車走去。十幾個武士腰間纏滿彈壳，手裏拿着手鎗，分佈在他們的前後，很慎重地護衛着。

孫思秋瞥眼看見那位王先生也在裏面，他就立刻輕輕

地掉回頭來，却聽見他的朋友在向他說道：

「這些人都是送某院長上車的。」

他的一對大而憂鬱的眼注視着他的朋友沮喪地接上去說道：

「你不看見王先生也在裏面嗎？他們那些大官兒，就是整天的忙着送這個，送那個，因為一切官僚組織的關係純然以親戚朋友的私人情感作基礎，他們爲着要維持地位，自然該應互相巴結巴結，這原是不不得已的事。但是這就是我們一年前的理想的人物啊！」

「人事滄桑，真有不堪回首之慨，但是對於目前混沌的局面，聽他們說起來也是沉痛萬分，只是一點做不出成績來，真是怪事！」那位瘦長的青年這樣說着。

「這不見得其中有什麼玄秘，現在一切事都該應埋頭苦幹才好，光是空說光是悲痛是不濟事的；但是他們的享樂生活早就把自己麻醉了，要叫他們苦幹，正如要一個殘廢的人參加長距離的競賽，同樣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現在崇拜錫桿子的勢力，藐視潛藏在羣衆中間的最偉大的力量，就是要幹也幹不出什麼來，在前一個世紀他們這種做法或者有可能，可惜現在時代不同了。總之我們的理想的所以幻滅，是由於大家把握不住羣衆的力量，於是官僚主義的虛榮的毒素把整個陣壘摧毀，因此舊勢力就完全抬不起頭來了。」孫思秋很沉痛的說着，不住的在嘆着冷氣。

「是啊！他們因爲不需要羣衆，也就把一切患難同志都不放在眼裏了。」

「還不是嗎？同志在他們眼裏看作穿破了的襪子一樣，望幽暗的壁角一丟就算了，但是我們不必灰心的，一個細胞盡了它的機能以後，就要脫離它依附着的有機體，他們也已經盡了他們歷史的使命了，在革命的啓蒙時期他們確實盡了一番力，但是時代再進一步的時候，他們自然跟不上去，不過事實上這種陣壘的劃分也實在是必要的。」汽笛響了，孫思秋向他的朋友瞥了一下，他的眼睛裏充滿着感動的熱情，沉痛地說：

「朋友！我們的前途是非常艱難的，但是任憑怎樣困苦，我們終得負起責任來。我們不起來肩担這歷史的任務，誰起來肩担呢？」

那瘦長的青年揩乾了掛在眼角上的淚滴，悄悄地走下車來，在他的後面，王先生他們一羣送客的人也離開車子了。孫思秋凝視着那許多人的背影，在那一剎那間他感到了一種深刻的悲哀，一陣辛酸的眼淚，像脫線的珍珠般無窮盡的流着，彷彿這一年來的鬱積的苦悶在趁着這機會湧到外邊來，他惶然若失地看了一個個影子在他的眼簾中消逝。

車子開了，帶着這位熱情奔放的青年，送到大自然的懷抱裏，在他的面前，又展現出綠的山，綠的水，和綠的田野，春日的太陽掛在蔚藍的天空間，射出溫暖的光輝，照耀着他的光明的前路。



供狀

子蘊

一九三二年×月×日，H埠的「××新聞」用特大號的字登出如下的一個標題：

「轟動全H埠之教師刺殺學生案今日開審。」

在下面用五號字注着這樣一節新聞：

「本報特訊：××學院教師V氏刺死女生U與S一案，詳細情形，本報業已披露。茲據特區法院傳出消息，該案將於本日午後三時開審。查此案曾已引動全H埠人士之深切注意，旁聽者必極踴躍，屆時當有一番盛况云。」

本是好奇心重的我，再加上那時正賦閒無事，見了這項消息之後，隨即約定三五朋友，於這天下午赴特區法院旁聽。

我們是下午三點半鐘到場的。到時法官與陪審官尚未到堂，旁聽席上却早已擁擠得不堪，原告的辯護士及其家屬亦已到場，空氣喧嘩得使人對面談話亦不能聽見。

半點鐘過後，帶着一幅莊嚴的面像的法官伴君幾個陪審官出來了。隨即，被告V亦已被提了出來。那時，像被一陣狂風掃蕩去了滿山的蔣蔣未落而在枝頭發出一種嘈雜的忒忒聲的秋後的木葉似地，全場立刻沉靜下去了。這時

，大家底目光所集中之點，並不是那威嚴的法官，也不是兩旁的陪審官，自然更不是那些穿白筋條衣裳的法警，而是在這許多人包圍之中的V教師，不，現在已經是一個謀殺犯者了。V，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高高個子，身上穿的西裝雖然因為在監牢裏住過的原故而那麼不整齊了，但那炯炯的目光，那挺出的胸膛，仍舊使人不敢懷疑那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

法官在開始執行他底職務了：

「你就是被告V嗎？」

「是的。」

「那省人？」

「省人。」

「多大年紀？」

「二十六歲。」

「據原告聲稱：你親手殺死C，S兩家底兩個學生C，S二女士，這事實是真實的嗎？」

「是真實的。」

「你身為××學院教師，是社會上的有知識的人物，你底行動不惟應該為你底學生們底表率，並且該應為社會一般人士底表率，為什麼却幹得出這種犯法的勾當來呢？」

法官問過這句話以後，犯人立地把頭兒低着，有過片刻的沉思。一會以後，他再把頭抬了起來，像對一個知己的朋友在傾吐自己底衷腸似地，他很激昂地說着下面的一篇話：

法官，陪審官，以及在場的諸位聽衆：

我本來準備不將這些話來答覆法官的。一個犯了罪的人，請法官根據法律治罪好了，為什麼還要說出這許多話留在人間？而且，這於一個將受法律的裁判的人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爲了法官還許我是一個社會上的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便應該作出任何見不得天日的事。而且，就是「有知識的人」，到底也還是「人」，「人」便有「人」的情感，有「人」的性靈，決不是一個「社會上的有知識的人」，便可以超出於「人」的情感與性靈之外的，所以我大胆地把我要說的話向諸位聽衆及法官與陪審之前宣佈了。

爲了要將這事很明顯地宣佈在諸位之前，我覺得有先將我和S與C二女士的歷史關係敘述一番之必要。因爲我之所以要謀殺S與C二女士，是與這歷史關係有着絕對的關連的。

現在，請先敘述我和S女士的關係吧！

大概各位都知道：××學院是采用班級制的。S女士所隸屬的一班中，並沒有我教的功課，在理，我與她是很難有發生關係的機會的。但是，因爲她是我底一位同鄉，在鄉土觀念還不能完全打破的××學院，這往往是一個絕好的發生關係的機會；同時，S女士又是一位長於辯才的人，在我有時被指定爲指導員的辯論會中，或其它的什麼會中，也常常給與了我和S女士結識的機會。

一個更使我們走上接近的機會的，那便是外國語的補

習了。S女士是一位俏皮的學生，她入大學並沒有經過高中畢業的一個階段，她之考入××學院，是用過什麼手續纔辦到的。因此，她一入校，第一個難題便是外國文趕不上去；想要維持自己底學籍，找補習教師成了必要，而我，一個教授西洋文學的人，便成了她尋找的標的，這是我們走上深一層的結識的道路。

半年過後，因為她加倍地努力，成績到也可觀，她底功課已經可以趕得上去，而我底宿舍中她底足跡便稀少了。

這時候，C女士已經入了××學院。她是我所教授的一班學生中的一個，也是我底一位同鄉；因為師生與同鄉的兩重關係，所以我與她底結識，並不要經過我與S女士結識的那許多曲折。

在以前，因為幾個熱心文學的學生的努力，我們原有一個文學社團的組織。C女士是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姑娘，不知由於那一個社員的介紹，她已經加入了我們底社團，這實在給與了我和她一個深深地了解和深深地討論的機會。

當然，我不能否認我是一個熱狂的青年。我以前本不想以文學消磨我底一生的。我革過命，我參加過政治運動

，用着希望人類一天便變得光明的心情，在千軍萬馬，轟轟烈烈的革命的戰場上我廝殺過，在曉風殘月的籠罩下的戰壕中，我苦鬥過。我忍饑挨餓地睜着我眼睛遙望着人類光明的未來，遙望着人類新的歷史的第一頁。然而，這幻想是在我幾次失敗後而消滅了，殞化了。這樣，失落的陰雲，曾罩去了我生命史的某一階級。

可是，不死的熱血，終使我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這出路便是文學。我以為，在政治沒有辦法的時候，文學不惟是失敗青年的遁逃數，而且，也確實是推動社會，推動歷史向前進的一種力，能夠認清這種力量，赤裸地將社會的現狀剖示在人們底眼前，便是幫助革命，便是促進革命。

因為這樣的原故，所以我雖然置身於教育界中，雖然沉心在文學的嗜好裏，而我底積極的精神並不會因此而稍煞。適得其反，我對「血」和「淚」的文學的要求與鼓吹，正和我當年參加革命工作一般地熱烈，一般地忠實。

C女士恰好便是這樣的一位青年姑娘，她之重嘗學校生活，正是她在革命戰線上受了嚴重的打擊以後的事。因為身世的相同，認識的相同，和嗜好的相同，我和她似乎特別易容提出討論的問題，而問題討論的終結，也似乎特

別容易歸根於同一的論點上。這樣，在許多青年社員裏，在有意無意中，我與她似乎特別來得親近。

但是，這是值得向諸位聲明的：我和C女士的關係，那時還只是親近而已，絕不是許多神經過敏的人會想到的愛情。因為，誰也知道，一個當女學校或男女同校裏的教師（尤其是男女同校的學校裏的教師），其處境是如何困難！如果你稍有不慎，而被人看出了，甚至是被捏造了不好的謠傳時，那於一個教師的身分是要受到多大的影響呀！

可是，上帝終於是一個難種，他在創造人的當初，偏要授與人一種愛的本能，這本能決不是環境與道德的力量所束縛得住的。而我與C女士又是這麼一對志同道合的青年，烈火乾柴似地，就使你怎樣想避免燃燒，而其燃燒的程度將加快牠底速率，這是我以前不及料的事情。

自然，像許多許多的男女同校的青年教師似地，在未參加這種生活之先，便得先對自己底頭上燒過『戒火』，說，千萬不要與學生發生戀愛的關係。在我，這『戒火』也是燒過的。但是，當一種比這『戒火』的力量更大的火燒來時，於是我便又抵擋不住了。這是我到現在，不，幾月以來所深悔不該參加這種生活的地方。

其實，愛也罷了，假使愛情而不發生波折，雖然在那種環境裏，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大的問題。譬如說吧！日埠的封建殘餘意識雖然還很深；x x學院雖然到處滿佈着嫉妒的眼睛，然而，他們終竟沒有理由否認一個先生與學生的接近，他們也沒有法子說得出接近便是戀愛的話。就是有，那也只能當做一種謠傳，一種空氣，至多也只能當做一種諷刺。至於法律的效力，那終是無法產生的，而我現在x x學院應付得那麼周全，雖然我與C女士也許已走上了愛的道路，然而並沒有惹起他人底注意。

反過來說，就便有巨大的風浪打來，如果自己豎得起腰子，這風波也會立刻平息。如果這風波還沒有打來，自己便早已對牠低頭了，那其結果之不幸，當比被風浪打倒更為慘酷，而我們底慘酷的結局便正是這麼的。

（犯人說到這裏的時候，忽然停息了。他向在他身旁的法警要茶喝。法警不肯允許，使他底故事無法繼續下去。在場的聽衆一時轟了起來，法警沒有辦法，纔給了他一杯白水。他飲了後，纔繼續說下去，場子裏又恢復了先前的平靜。）

現在，又該說到C女士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得罪她的。或者是C女士得罪了她亦說不定。

更進一步說，是她底嫉妬也說不定。總之，在我們平靜的生活之中，第一個爲我們擊起風波來的便是S女士。她，也不知根據什麼事實，向同學們隨地宣佈，說我是與C女士愛上了；甚至硬捏造許多的事實，說我們在什麼什麼地方幽會，說我們在什麼什麼旅館裏開房子。而我們一羣很平靜的生活終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如我前面說過的：只要自己能夠超出一切的人言，外來的力量原無多大的作用。因爲S女士對我們的瞎說，畢竟只是一種消極的謠傳，并不能發生何種積極的意義。可是，不幸的是這種謠傳竟打中了C女士的心窩。這樣，消極的謠傳，便不能成爲一種積極的破壞了。從此，我便從革命失敗的苦海，轉入戀愛失敗的苦海，縱有鐵石般的堅強的意志，也不能不爲之動搖了。

我有時想：外面的破壞，應該促成我們更深的結合，這才是真正的鬥士；否則，便是怯懦，便是投降。但是，這想像畢竟只是我自己底私產，C女士並不肯爭我這一口氣。不止這樣，她，不惟不與S女士隔絕，反而像是被S女士的恐嚇所屈服了似的，她却一天一天與她底敵人——S女士——接近起來，而與我則一天一天隔絕了，這對於我是多麼難堪的事啊！

每當我出門的時候，兩個飄往的，帶着謔諷的，輕視的，同性愛似的影子便會浮進我底眼簾。這使我很憤怒，也很悲哀。在沒有想到以強硬的手段對待她們的時候，我有時想向她——C女士——討饒，我覺得這樣纔是出路。

但是，由於兩種心理，開始我想勉強與她堅持下去：第一，自己到底是她們底教師，教師終不必去對自己底學生說好話；其次，C女士既然能夠對S女士投降，她便是一個沒有志氣的傢伙，我又何必對一個沒有志氣的傢伙說長道短呢，可是，我底天！愛情的力量終不是虛偽的理智與假定的卑視觀念所束縛得住的。在不到一個星期的強硬過後，我又把我自己底假定用第二個假定破壞了。是的，我想，既然是愛了，還有什麼師生不師生；既然是愛了，便應該用愛來鼓舞她底志氣。這樣，我找她來和我談話了。我以茶花女向亞芒乞饒的心理向她乞饒了。

本來是希望在談話過後，從她底心頭取得幾許我希望取得的東西的，但是，結果却恰恰相反，我取來的是更深一層的苦惱。至此我才知道，S女士對我的破壞所取的手段之毒辣。因爲她對C女士說我在以前曾對她求過愛，這實在是敲中了C女士底心窩的一句話。

「至此我才知道，」C女士在我找她來談話時對我說

「男人底情愛永遠是不專一的。你可以愛S女士，又可以愛我，將來更不曉得要愛上多少人呢？」

這真是一個不白之冤。這冤情教我對誰去訴呢？我本可以找S女士和C女士一塊來當面對質。但是，轉過一想，覺得這樣把事情弄得大了，給人家知道了反為不好意思；而且，萬一到了對質的時候，S女士硬說我對她求過愛，我又拿什麼來反證，拿什麼來駁倒她底冤詞呢？到那時候不更要不好收拾嗎？這樣，我便只好忍住了。

冤情是可以忍住的，愛情却不能夠忍住，我對C女士的深深的愛，不惟不曾因為冤情而稍煞，却反而一天一天的深長了。在這時期，我確實對她作過許多令人心痛的表示：我請求她不要受人的挑駁；我請求她把眼光放清明些，我苦口婆心地向她解釋一切，然而，這一切的努力都失敗了。儘管我怎樣地解釋，她都置若罔聞，而我失望的心情從此便不可收拾了。

本來，人到了走上絕路的時候，處理自己底生命的只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是消極的自殺或是消沉；第二個則是積極地而且狂暴地爆發。我呢？我想，我將怎樣處理自己底生命呢？自殺？爆發？

自然，假如我站在旁觀者的地位，我很容易解決這

問題，那就是：如許多所關現在青年所誇大的，從愛河中超脫出來，寄托自己底靈魂於旁的事業上去。不幸，我却正是這身當其鋒的人。歌德說的：「人究竟是人，一到熱情橫溢，衝破人性的界限時，縱有點滴的理智，亦無所敢其用……」這話簡直是為我而說的。

於是我想到了第一種方法——自殺。的確，我想，只有自殺了才乾淨，自殺了便連甚麼都要完結了，那不很痛快嗎？但是，我又想，那不行，我自殺了，讓我底仇敵在人世間享樂，這不太不公平了嗎？俄羅斯某文學家說的：「我們自殺也可以，但在自殺之前，至少要殺去自己底一個仇敵，這才是真有勇氣。」我覺得我至少須辦到這一步。

我底仇敵是誰呢？那當然多得很：我以前革命的對象和現在使我陷於要自殺的人，都是我底仇敵。至少，而且至近，便是S女士；此外呢？C女士破壞了我底生活意義，也是我底仇敵。而且，我太愛她了，我不忍想到她將被另一個人佔去了的事。這樣，我決定了，我要殺的，至少是她們兩個。

但是，我又想：光殺了她們倆而不能自殺，這不太自私了嗎？而且，殺了C以後，我究竟還有什麼生活的意義呢？於是我才想到：是的，殺了她們倆之後，再行自殺，

這是最經濟不過的。

這樣，我又決定了。

然而，接着來的是：怎樣殺法呢？用手槍嗎？那當然很好，可是，在這樣的社會裏，這東西是不容易到手的。用毒藥嗎？那效用太遲鈍了，而且，也難得到一個進藥的機會。最後我才想到用刀。是的，用刀，只有用刀，那是最容易到手，而且，也還是容易發生直接效果的工具。

就在決定的那天下午，我到百貨店裏買了一桿藏刀自由棍，回頭我又把牠拿到一家開刀子的工人家中去開好，我把牠在木頭上試了試，覺得很鋒利，我非常喜歡，便若無其事地把它帶回學校裏來。人們都對我發着笑，說我買來了自由棍——又備辦了一種新的工具了。是的，我想，我已經備辦了一種新的工具了。

此後的問題便只須等牠們倆在一塊的機會了。因為如果不在一塊，便沒有辦法殺掉兩個的原故。因此，我每天於工作（什麼工作？不過是借此混日子罷了。其實自從我既經決定了殺人和自殺的計劃之後，還有什麼心思工作呢？）過後，便裝着出外閒逛的樣子，帶着自由棍到外邊去等機會。

似這樣又過了幾個星期。雖然也有的時候碰到S女士，有時又碰到C女士，我都沒有下手，而她們也總是向我一瞟便走了，使我覺得過份地難受。有的時候也碰到她們在一塊的，但又因為有許多人在旁邊，使我無從下手。——這樣，一直延挨到一個星期以前。

正在那天的黃昏，上弦的月眉帶着半明半暗的光輝照臨着人間的世界。宇宙已漸入於沉默中去了。我滿帶着殺

心，壓着藏刀自由棍向操場上走去。微風拂着我底衣裳，我像喝醉了酒似地，只是向四處奔走。

忽然，在牆角處，有人在說話的聲音，我便順着那聲音走去，終於在月光照耀着的草地上發現了S，C二女士。

——天哪，我想，這已是時候了。

立刻，殺氣充溢了我底靈魂。我抽出了刀子，在牠們還來不及叫喊的時候，S女士底胸膛上已插了我一刀。C女士見着這情形，立刻爬起身來向外面跑去；一面口裏在喊着「救命！」我看見S女士已經被我殺倒了，即刻趕上去，對准C女士底背後就是一刀，於是C女士也倒了下去，再在她底喉管上砍了好幾刀過後，纔再去殺S女士。這時候，外面的人已經擁進來了，我在殺了S女士之後，手已經軟得不能夠動彈，想來自殺時，別說已不可能，而且也來不及了。神經像失了知覺似地，我只得讓他們擺佈，我是無法顧及了。

等我從暈迷的狀態中覺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進了監獄了。

事情便是這麼的。一切隨法官裁決好了，反正我是早已確定了的。

犯人供完了之後，聽衆們便如流水一般地向外面跑。以後法官究竟說了些什麼話，我們是無從聽明了。我只聽得在我底右旁的幾個人在說着：

「奇怪！從來只聽說男人殺男的情敵。一個男人而殺去兩個女士的事，這算是第一遭聽見。」

詩 兩 首

你不妨

笑 薰

你不妨懷疑夜之星，
幾盞鬼燈飄過山陰；
幾尾流螢沾着水行，
正是軟風似的輕盈。

你不妨懷疑死的雲，
寒流裏凝結一片冰；
擊碎獸骨落在天心，
正是春夢似的肅靜。

你不妨懷疑風之音，
夜神不斷抽咽寒噤；
密約男女躲在花陰，
正是急喘似的顫慄。

你不妨懷疑我的情，

一朵濃雲一顆亮星；

壓住呼吸悶住聲音，

正是窒息似的嚴謹。

六，廿午夜。

就使是

L. B. 女士

似少女披上了妖豔的裙帶，
似生命沾染了污濁的塵埃，
竟是這麼離奇的世界呀，
就使是最純淨的愛情喲，
也染上了一層黃金的色彩！

何必要向著那空洞處祈求？

生命在這時已是一杯毒酒，

要知道在這樣的社會裏，

就使是最純淨的愛情喲，

也冒出了一股薰人的銅臭！

不必再向著牛角洞裏硬鑽，
當心走上了死路無法轉灣。

莫忘却在這樣的社會裏，

就使是最純淨的愛情喲，

也深帶著一種功利的傾向！

用不著深懷著迷離的悲哀，
也不必迷信那真實的情愛，

正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

就使是最純淨的愛情喲，

也僅只是一種變相的買賣！



秦淮月

——空

一片水銀似的灑在那古老的城牆，灑在那岸上的楊柳，灑在我們輕薄的畫船。

從船頭望出去，河水就如同一條白舞動的銀帶在風中輕輕地飄蕩着。

「好一片秦淮夏月呢！」

我悠悠地躺在白色的布椅上，那麼獨自地感嘆了。

紅的綠的燈光雜亂地映在水中，月光之下，如織的遊船，飄飄地載着一船的妓女去了，又飄飄地載着一船的妓女回來。

「那是金月嫻哪！」

「那是春小桂哪！」

老南京的曉夢在船頭遙遙地那麼指點着。

「我們也叫一個吧，曉夢！」我輕輕地感嘆，「叫一個來談談吧！」

回答的是一片猶豫的笑臉。

「真的，我們也叫一個吧！那麼好的月色呢！」輕輕地我又催促了。

「叫個怎樣的呢？」

「叫個你相熟的。」

「我有一個相熟的，可是我不叫啦。」

「爲什麼不叫呢？」

「她以前是一個女學生呢，哦，……：……那麼苦的！……」

便抬起頭望着那晶瑩的月亮，不說了。

「爲什麼不說了昵？曉夢！」

「那個女子會對我們流淚的。」

「我就喜歡同這樣的女子談談呢。」

「唉！……那麼，就叫她吧。」

便輕輕地吩咐了船夫。

槳聲嘩啦啦地響着，我們的畫船便輕輕地向釣魚巷蕩去。

一片女子的淫蕩的揚州小調的歌聲，雜着輕佻的笑語，從風中，從水上，旖旎地從別的遊船送到我們的船上。

「迷人的歌聲啊！迷人的笑語！」

悠悠地躺在白色的布椅上，我又那麼地獨自咏嘆了。

隨後，在晶瑩的月色中，在淪蕩的微風裏，我輕輕地微瞇上我的眼睛，夢一般地默吟着：

「啊啊，那個女子會對我們流淚的！……」

便默默地讓畫船嘩啦啦地獨自輕蕩下去了。

……

二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惺忪地瞥見一個穿着白衣的年輕女子，在月光中飄飄的跳上了我們的船頭。

「認得我嗎？白素娟！」

「認得的……小官僚！」

嫵然的答應着，便跟了晚夢坐下我身旁那張白布的靠

椅上。

「啊啊，就是她嗎？會流淚的！」

我睜大了眼睛，霍地坐了起來，那麼私地獨語着。

「我介紹吧，白素娟，這位是我上海來的朋友。」

便嫵然地伸出一隻雪白的手，和我握着了。

「你叫做什麼名字呢？姑娘！」

解開了握着的手，我俏皮地圓着。

「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上海的朋友！」

「我還沒有知道的。」

「叫做……叫做白素娟。」

「那個「白素娟」呀？」

「白色的白，素裝的素，嫵娟的娟，知道了嗎？上海

的朋友！」

「知道了！哦，說得那麼文雅的！」

「小滑頭！……」

又嫣然一笑，接着，一雙媚眼斜斜地依依地掠在我的臉上，便疲倦地躺下白布的靠椅上了。

那身白色的肉體，那套白色的旗袍，疲倦地舒展在白色的布椅上，舒展在銀色的月光中，舒展在輕柔的夜風裏，舒展在汨汨的水聲中，——我彷彿發見了一朵神祕的睡

遠！

我們的畫船又輕輕地漂到復成橋前面了。兩岸的楊柳，幢幢地搖曳在如煙如霧的月光中，六月的夜風，水一般地吹流在我們的船上。

陶醉的夜風啊！陶醉的月色！

可是——她會流淚的！

便溫柔地撫視着那朵睡蓮，問：

「多少年紀了呢？白素娟！」

「你說什麼呀？小滑頭！」

嬌聲中帶有點嗚咽似的。

「我問你：多少年紀了呀？」

「二九……」

「什麼二九？……」

「二九年華哪？懂得嗎？小滑頭！」

「懂得了！哦，說得那麼文雅的！」

又是嫣然的一笑，接着，一雙媚眼斜斜地依依地掠在我的臉上，又疲倦地躺下白布的靠椅上了。

我們的畫船輕輕地又漂到復成橋下，裏邊許多遊船的中間。游船到了這裏都是停泊下來的。紅的綠的燈光，互相參差地拖長在水面上。由復成橋向前遠望，河水是一條

白氍毹地伸長着，看不出前頭的涯岸，由那遠處的幢幢樹影，只辨認出右角的月光籠罩下，便是第一公園。

一隻小巧的畫船，輕輕地掠過我們的船邊，歸去了。這隻鄰船上面，載有兩個年輕的姑娘，面對着面一唱一答地哼着揚州調子，可是，這一個的歌聲，聽起來却是很悽慘的，好像月夜裏巫峽的猿啼，又好像朔風中塞北的雁叫。

「怎麼這隻歌聲倒這樣的悽慘呵？曉夢！」

我嘆息地問着正在對白素娟默默出神的曉夢。

曉夢告訴我：那隻歌是揚州的一首山歌，是兩個平民夫婦要離別時唱答的，夫是要出去遠征，妻戀戀不捨並叫他不要忘記了她，那隻船上的兩個賣歌的姑娘，便是扮着夫婦來一唱一答的。

等到我再下意識地諦聽那片遠處的歌聲時，便覺得那不是什麼猿啼，也不是什麼雁叫，簡直是活的人悲痛的纏綿的慘哭了。……

我的心不禁砰然顫震起來：

「啊啊，那兩個女子也會流淚的！」

便又凄然地撫視着躺在月光下的白素娟，問：

「白素娟，你是怎麼做起妓女的？」

「他知道了的！小滑頭！……」
微微地伸起纖手指着陸步，懶懶地笑着，便仍舊疲倦地躺在滿船的月光下。

「他沒有告訴我，他只說你以前是一個女學生呢！」
沒有答應。只有水聲嘩啦啦的響。

「告訴我吧，白素娟！」

「告訴你有什麼用呢！這樣淪落的身世。……」

媚的眼在月光中含淚的注視着我了，是那麼令人憐愛的。

「有用的！白素娟！知道嗎？」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靠近了她的身旁，撫摸着她的冰冷的素手，輕輕地在她的耳邊吹噓着。

「那麼，便告訴你吧，小滑頭！」

苦笑地瞥我一眼，便端坐了起來，振了一振白色的旗袍，低頭羞澀地開始訴說她的身世：

三

約莫半個鐘頭以後，我大概地知道她的身世了。

媽是南京鄉下的人，家庭是一個書香人家，父親是一個前清的秀才，母親在她十歲的時候便逝世，父親便在南京城續娶了一個非常妖媚而悍潑的繼母。繼母過不慣鄉下生活，便在她十三歲的時候，迷惑了父親把家裏所有的十畝薄田連屋一齊變賣，搬到城裏來做點小生意，便在城裏住下來。最初，父親買了一塊地皮開一爿小鞋店，同時放媽進高小讀書，生活還很寬裕。不料鞋店開不到一年，南京市便開築中山馬路，把鞋店的地皮統統劃入馬路區內，又沒有發下一個徵收或撫恤費。便把所餘的資本，在太平街租了一所房子，開一所小雜貨店，不到半年，隔壁失火，把她家的雜貨店全部燒燬，全家的細軟也一時危急拿不出，嗣後便漸入窮境，流落在南京，而她的繼母却仍舊揮金如土，終於負債纍纍，日常生活沒法維持，繼母便在她十六歲那年，只在中學讀了一年級，便把她押在一間私娼院，代價為二百元，從此，她便淪落到現在。

她訴說完了她的身世時，月亮已高高地掛在天的正中了，深夜的風吹到我們的船上，已覺有點冷抖抖地。許多的遊船都起了泊，紛紛划回去。槳聲燈影，互相呼應，我們也划船夫由復成搖慢慢地划着我們的歸舟。

只有白素娟還凄然默坐在滿船的淡月涼風中，低下頭

兒不止地玩弄着她的白色的衣角。

我和曉夢兩人都呆呆地望着那中天的皓月，又望着那銀帶一樣的河水，目送着一隻隻倦遊的歸舟。——好像置身在一個奇蹟的富有詩意的夢境裏。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忽然看見白素娟的素手老早已離開那白色的衣角，拿着一塊小手巾，不息地在眼部揩拭着。

「你做什麼呀？白素娟！」

我便輕輕地從她的眼部拿開她的小手巾；在淡淡的月色中，她的眼下，馬上即露出好幾顆晶瑩的淚珠。

「啊啊，她會流淚的！」

對着她，我又無言地悵惘了。

便強顏為歡地想逗着她笑：

「白素娟！你有愛人了嗎？」

「不告訴你，你這個小滑頭！」

她也強顏地一笑了，抬起星眼來望我：

「那麼，你是有了愛人啦，不告訴我。」

「有是有的，不過……」

那麼樸素的半吞半吐着，又低下頭脈脈地弄着她那白色的衣角。

「不過什麼呢？白素娟！」

「不過他已經到上海去了，一年都沒有信給我。」

「他真愛了你嗎？」

「在南京的時候，他說他真愛我的。不過，因為他家裏已有一個老婆，他的家人不准他在外娶小，更不准他娶我這樣的人，他便對我說，家庭的壓迫沒有法子，去年他便到上海去找事情做，說是謀到經濟獨立後，便叫我到上海去。他到了上海後，也曾寫過一封信給我，說他已在製造局做事，我也復過他一封信，叫他安心做事，不要操心，但以後便不見他有來信了，一直到現在。」

「哦哦，那是很可惜呵！」

「我很想登一個報去找他呢！」

她又重新抬起那雙憂鬱的星眼望着我，好像在徵求我的意見。一條淡淡的月光，從船的左角無賴地溜進來，像吻着她那灰白的吐着樸素話語的朱唇上。

這時，曉夢找到了機會，便拿我開玩笑了：

「白素娟！他是在上海報界做事的，叫他替你登個報吧！」

「是的，小滑頭，替我登個報，我便不再喊你做小滑頭了。」

「喊我做什麼呢？」

「喊你做老實人。」

「我不要！」

「那麼喊你做老爺吧！」

「我不要！」

「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要喊你做什麼呢？」

「喊我做，白素娟的親愛的弟弟！」

「小滑頭！……」

又低下頭樸素地玩弄着她的白色的衣角了。

輕輕地捧起他的頭，我又問：

「說句老實話，你爲什麼一定找他呢？」

「他是有情，我不能不有意呀！」

默默地我只望着月光，對着她，我又無言地悵悵了。

——那麼樸素的一個女子呵！

——可是，她會流淚的！

我便掉轉了談鋒：

「白素娟，你想革命嗎？」

「不想！」

「我是革命的啦！」

「不相信，你是做官的！」

「不是做官的！實在是革命的啦！」

「革命不就是做官嗎？小滑頭！」

「哦哦，你會罵人呢！」

「罵人不罵你啦。」

輕輕地我便捏着她的軟白的頰，相對地一笑了。

「你懂得詩嗎？白素娟！」

「不懂的！」

「我教你一首詩好嗎？」

「好的！」

「烟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我的詩剛剛唸完，曉夢又在旁邊拿我開玩笑了：

「白素娟！他很會做詩的，叫他做一首給你，留做今晚的紀念吧！」

「是的，做一首給我做紀念吧！」

那雙愛鬱的樸素的星眼又望着我了。

「莫聽他的話，白素娟！我只會唸詩不會做詩的！」

「小滑頭！……」

又嬌然地把頭低下去。

我們的畫船已划回到大中橋了。月色還是一片白氤氳地照在水上，深夜的風吹到船上，覺得比前更冷了。

「我們趕快靠岸吧，她還要回去呢。」

老南京的曉夢對我輕輕地吹噓着。

「不礙事的，我喜歡和你們這種人在船上談到天亮呢。」

她慨然地說。

「可是，冷得很呢！」

「冷嗎？我回家把張被單來，我們三個人睡在船上。」

。

「那裏是你的家呢？」我問。

「哪，那邊就是哪！」

伸着素手指着月下右邊那排釣魚巷的瓦屋。

啊啊，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望望那輪明月，又望望那條河水，我愴然地獨自發呆了。

了。

這時，有一條小船突地靠近我們的畫船。接着一個船夫跳到我們的船上，向白素娟打招呼。

如催命符一般地，白素娟急忙地站起了，振一振那條

在月光沐浴下的白色的旗袍，很不自然地說：

「對不起，我要回……回去了！」

「好！我們也回去了！」

便把三塊錢塞入她的素手裏。

「是有人在她家叫她過夜呢！」

曉夢在我的耳邊吹噓着。

她便匆匆地跳過那條小船上，左手很不自然地捏着那

三塊錢，右手伸過來依依地和我們握手。

在淡淡的月光中，我看見她那隻捏着三塊錢的手，在我們握別的時候，却是戰抖抖的。

四

畫船中剩下的，只有寂寞的我和曉夢兩人，以及寂寞的半船明月。

岸上，還有寂寞的迎風楊柳。

簾聲嘩啦啦地彈奏在那條白氤氳的飄蕩的銀帶上。

燈影紅紅綠綠地交映在銀白色的水中。

微風吹拂着我們的衣上。

……

這一切，都是送着我們出去的；現在又送着我們回來！

再會吧！秦淮！

可是，我永不會忘記的，是——

「好一片秦淮夏月呢！」

「她以前是一個女學生呢。」

「那個女子會對我們流淚的！」

「懂得嗎？小滑頭！」

「知道了，哦！說得那麼文雅的！」

……

還有：——

「我要……回……回去了！」

還有啊！那隻戰抖抖的手！



大道上

餓 生

達到理想驕惰的大道上，我和許多人向前邁進着。

大道是很長的，我知道，恐怕比我的生命還要長。但有些人以為旦夕可到，有些人希望幾步可到。走路的動機雖不同，但要走路的見解是相同的。於是，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唱着前進曲前進了。

大道中，有陷阱；大道上，有荆棘；大道之兩旁，有豺狼，有蛇蠍。

同時，有職位之亭子，有利祿之花圈。

「噫！我完了。」有人跌下陷阱去了。「但是，你們走罷，我的生命做填陷阱的泥土好了。」

「哎呀！」被豺狼銜去的人慘呼了：「朋友！我完了，你們當心呀！」

「噫！被蛇蠍咬着的人哀叫！

「朋友，蛇蠍啊！」

防不得的，完了，幸而碰不到的

，眼睜睜的救不得，灑了一掬痛悼之淚，又向前進了。

「我疲倦了，憩憩罷！」

「我怕啊！我不能走了。」

「不，我在亭子休息一下子再走罷。」

「我且進花園裏去逛逛罷。」

此嘈雜的聲音，在旅伴中高呼，

低吟着。

「不走了嗎？讓你們的罷！」

我和若干旅伴們回頭對他說了一句，又向前進。

「我們不怕人兒寥寥，祇怕我們一羣生命之全凋。」

還有一個呀！

我們的壯志還未消。」

嘹亮的歌聲，和呼呼的狂風，習習的驟雨，在交響着。

旅途中，許多從未見面的旅伴來

補充了。

「我們是不孤獨了！」

「不回顧的向前進罷！」

走長途的腿兒，動了。

行行重行行，許多未見面的伴旅

又增多了許多。

「前者仆歟有幾者繼，

老者逝歟有少者在。

莫憂前途知己無，

祇要我們不懈怠。」

我們，又向前途邁進了。

當蟬聲高叫的時候

鍾雲

當蟬聲高叫的時候，我深深地認識了人生。

園中，驕陽伸着灼熱的火掌，緊緊地高壓在大地的心胸，窒息了這繁華的都市，窒息了都市裏的每一個活躍的人，每一根青青的草，每一朵鮮豔的花，甚至於每一粒浮蕩的微塵……；一切的生命，都無言的窒息着，無可奈何地等待那快要爆裂的地球的末日。

只有這隻渺小的鳴虫，在窒息的氛圍中，高高地立在樹梢，挺着牠的胸膛，揮着牠的翅膀，張着牠的喉嚨，憑着那一點微弱的悶風，送出牠一聲聲尖銳的生命的叫喊：「知了！知了！」

是多麼孤寂的笨拙的一種叫喊啊

知了！驕陽的高壓，是會令一切都窒息的！

知了！牠那樣不甘窒息的叫喊，是會令一切窒息者煩厭的！

知了！牠的尖銳的叫喊是孤寂的！

知了！牠的一生是準備與那灼熱的高壓着一切的驕陽同歸於盡的！

然而，牠還是尖銳的叫喊着，只要有一絲微弱的悶風，只要有一根可以站立的樹梢，牠還是挺起牠的胸膛，揮起牠的翅膀，張起牠的喉嚨，拚命的叫喊着。

拚命的叫喊着，一直到了入秋，一陣狂風暴雨把那灼熱的高壓着一切的驕陽消滅的時候，牠也欣然跟着消滅了。牠是不甘在窒息中消滅的！是多麼孤寂的笨拙的一生啊！

老兵的話

朱司長

那個招兵的，是個老兵，他自己說當過二十年，一點不吹牛。

「相信你，你這傢伙！」我暗暗的自家兒在肚裏表示着看不起他，可是面子上又不得不裝個笑臉，也省得吃他眼前虧。是我湊他的趣，問他說：

「師兄，既然你當過二十年的兵，可曾得過些啥好處？」

爲了我這問，使他吃驚，我料這傢伙一定回答不上來。但過了又好一回，搔搔頭顯出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他說：

「當兵嗎？聽命令，聽師長打仗。領賞錢，有得玩，不欠餉，就是這樣；俗語說得好，湯裏來，水裏去，好處嗎？這我可說不上來。」

「當兵可也像我們做王一樣嗎？」

「他的話實在有點糊塗，於是我又這樣問了一句。」

「當兵跟做工可說是一樣的，因為這兩種人都是用力氣來換飯吃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做工是用力氣幹正經，我們當兵却是用力氣去玩。」可見他的常識比我豐富得多。

「難道當兵不苦？」

「當兵怎麼不苦？穿的老布衣，吃的葷腐青菜，練操，習靶，怎麼不用點精神去對付？但這並不算苦哪，幾年兵當下去，自然包你沒有困難了。頂有趣還是開差，開差就是儘你玩的時候，要是你有力氣的話。」說到這裏，在他那張平板的臉上也居然浮上一絲兒笑。

「怎麼玩呢？」我有點好奇。

「玩嗎？講到玩，那我要說當兵的確是快樂的，當了兵，什麼都懶得開，今天一個命令說到東，明天又一

個命令說仍舊開回西，後天再一個命令說又要開南了，要是個有素業的人，那怎麼可以？……我說我們遇到打仗真開心，子彈從你的耳旁，頭頂，腰邊，呼的一下擦過去了，你準得莫怕，怕了你就該你自己倒霉；……夜裏密集的砲火，像發着光的雨點樣在暗空中飄飛，你說不像一只大花筒？這些且不去說他，單說有一次在前綫，那邊有一節火車被迫停駛着，裏邊兒沒一個人，聰明的弟兄，會揀值錢的東西藏到偏僻的處所等以後戰事平了，就不愁沒法去化用；你是不會相信的，你想，我們半年十個月沒領到餉，那是極平常的事，可是每遇一次戰爭，我們有時甚至於會每個人身邊拿出成束的鈔票，瞞着長官躲在壕溝裏賭輸贏呢，這是不是當兵是快樂的？……不過當兵也有一件事最忌，那就是指女色，從前我們有個弟兄，有一

次在將要開差的當兒，他在那地方看上一個娘兒。平時因為礙於軍規，無論怎樣是不敢下手的，這次他想反正遲早就要開差，他就鼓足胆竟去幹掉了那娘兒，他身邊有槍，誰又敢惹他的，第二天命令下來了，說吃了早餐就得開差，這可給了他一個晴天霹靂，他報上頭說要銷差，那裏又成功呢？後來開到前綫，第一顆子彈就飛進了他的胸膛，子彈真好像是生眼睛的……」

他滔滔不絕的向我傾吐，可是我却感覺到幾分討厭，「爲了娘，我決不當兵！」我心裏這樣想着，一面我假意又點點頭。

這時天已近午，茶館裏的人漸漸散去了。有幾個跟我同命運的人在背着那老兵低低的說着話，我裝着看閒的樣子，把椅子搬近窗口，我聽得他們在說：

「阿虎，新兵招去，是打衝鋒的。這事可真有點危險！」

「是這樣聽說，因為前線缺人，所以不待充分訓練，就馬上補充進去的。」

「我看……」

「我看也還是……」

以下的語聲就模糊了，「他媽的，餓死也不當兵！」我更堅決的這樣替自己打好了主意。

護照

英國 Robert Blinford 作
溫梓川譯

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那雪白的太陽光射在牆上掛着的古舊的畫像：這畫像是一個已故的畫家的遺容。迭克特里，一個戰地通訊員，他正在等候着他的護照的簽印，在他的面前有一個法國女人和一個尼姑，那個法國女人有着極愛嬌的鷹嘴似的鼻樑，紅

的唇和漆黑的眼睛，伊很有精神，而且也很活潑。

「哼，哼，」那溫和的職員正將他白皙的牙齒咬嚼着他的筆桿，「太太，妳的丈夫在前線嗎？」

「是的，」太太說，「他留下了孩子們給我，在巴黎，我們的生意却又都失敗了。」

那職員簽印着紙張。

尼姑走近來，她的身材很昂長，有着蓬鬆的頭髮，沒有血色的雙頰和黯淡無光的眸子。悲哀已侵佔了伊原有的色澤以及一切的奢望與浮華。她慘白的嘴唇微露着慘笑，寧靜的微笑是想像和淚珠的表徵，然而却留給了克特里以一個死人的笑臉的印象。

職員用了他瘦長的手拿着紙張，瞞着伊們在感着眉頭，他抬起了頭，溫柔地說，「普魯士嗎？我生怕——我生怕不行。」

那昂長的尼姑，蒼白，鎮靜如同憔悴的月亮一樣，很溫柔地答道：「放過我吧，這事情是很緊急的，請你要給我幫幫忙。」

職員繃着眉頭，沉思着，「但是太太，」他拒絕她，「普魯士正落在敵人的手裏了，在普魯士與漢德伯之間的地方還在發生很激烈的戰爭，鐵軌被拆燬了，橋樑也都被燬壞了。德國人——你該知道他們利害，你是不應該到那裏去的，那是不安全的地方。」

「但是，先生，」尼姑說，「在未開火以前，我曾把我的小學生留在普魯士，他們現在不能停留在那裏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帶他們，我總要去找到他們。」

職員搖着頭，「我不阻止你。」他說，「我勸告你，你將要遭受到極大的危險，那可怕的危險——」

尼姑很伶俐地插嘴說，「這是我自己的事。」他們兩個都很鄭重地講清楚了，職員也就簽印了紙張。

後來職員說：「早安，克特里，就要走了嗎？我不是從來就未見過有像這樣的事發生過嗎？」

克特里遞上他手裏拿着的紙。「完了嗎？」他說，「她不應負的責任，就不該答應她。雖然你不能去阻止她正如你不能阻止草的生長一樣。難道對於女人該讓她這樣去冒險或送死嗎？謝謝你。」他接過了紙，又說，「妥當了吧？如果我是個正直的人，我就說「祝福伊」，不然倘使是個壞蛋，我也要「願上帝庇佑她」。」他略為思索後說，「你放心，她一定可以通過的。」

「我也這樣希望她。」職員說，然而當他拿了護照後，便給一個紅臉

的荷蘭大漢推着他嘆着氣地走了。

沙漠之雨

圖木田獨步作
丁毅 夫譯

有匹駱駝，從東方之國歸來。住在沙漠裏的駱駝們歡迎他入羣，詢問東方的奇事。歸來的駱駝說道：

「東之國，草木繁茂，住的人甚多，不像此地的荒涼。并且還有奇怪的叫做雨的那東西。」

「雨是什麼東西？」

「雨是由天上落下來的水。這水落下之先有叫做雲的東西出現。」

「雲是什麼東西呢？」

「呵，雲嗎，雲嗎，雲是難以言語表答的。」

羣集的駱駝，有站起的，有伏着的，一齊都說定要看雲和雨的東西

，新聽着我們底神罷。

在這裏他們等待月出。月是他們所崇拜的神的東西。從東方的天空，月亮出來了。皎皎然白沙萬里，宛如光海一般。老駱駝新聽道：

「我們尊奉的美麗的神啊！但願顯示出雲那樣東西，雨那樣的東西來罷。」

雲悠悠地湧出來了，雨漸漸地降落了。千里萬里無限際的沙漠中，風蕭蕭然，落雨的光景何等寂寞啊！嗚呼，何等的淒涼而又悲哀的情景啊！

兩三日三夜的連綿降落。滿天濃濃，不見日光，不見月光。在初時駱駝的集團也視為珍物的，却長感的叫起來了：「神啊，光之神啊！雨那樣東西，雲那樣東西收起了罷，把我們永久的住在光之國罷！」



登場人物：

母親

理髮師

女兒

業士

第一場

母親和理髮師在吸烟，喝着烈性麥酒，玩着紙牌。女兒坐在窗旁，注視窗外。

母親 過來，海倫——這是你的一份。

女兒 啊，讓我不玩牌吧，像今天這樣晴亮的夏日。

理髮師 這才對啦。待她的母親這麼好，這麼熱心，老是

這麼的。

母親 別那麼坐着在走廊那裏，受熱哩。

女兒 這裏太陽一點也不熱。

斯特露伯著
稚茵譯

母親 好吧，不論怎樣，總有一點。(對理髮師)你的

一份，親愛的。剛好！

女兒 今天早上我可以和旁的女子同去洗澡嗎？

母親 不能沒有你的媽媽，這你是知道的，一次就夠

了。

女兒 啊，但是那些女子能夠游泳，媽媽，你可簡直不

會游泳哩。

母親 不是這個問題，不管一個人能夠游泳還是不能，

但是你知道，我的兒呀，沒有你的媽媽跟着你一

定不可以出去。

女兒 我知道嗎？自從我剛能懂得那最簡單的事情，這

話就已經聒進我的耳朵裏了。

理髮師 這只是表示海倫已經有一個最親愛的母親，這位

母親總是盡心竭力的。是的。——是的；這裏無

疑義。

母親 (伸手給理髮師) 謝謝你的好話, 阿格斯達——
不管旁的方面我是怎樣的——但是我總是一個慈
愛的母親。我能用最清白的良心說這句話。
女兒 那麼, 我以為沒有甚麼好處來問我可能夠下去
和旁人打網球嗎?

母親 不, 不, 年輕的女士。一個女子不應當侮慢她的
媽媽。而且, 她如果不能夠去和旁人一同去找她
自己的娛樂, 就不服從那些最親近她的人, 不參
加她們的遊戲, 反而來給話問到底, 那麼在說話
的態度上, 便在傷害之外更加上了侮辱。

女兒 是啦——是啦——是啦。這我早就都知道啦。我
知道啦——我知道啦!

母親 你又叫你自己討人厭。去做些正經工作, 別那樣
閑坐着。像你這樣長大了的一個女孩子!
女兒 那麼你為甚麼老是待我像個小孩子一樣, 假如我
是長大了的話。

母親 因為你的行為像個小孩子哩。

女兒 你不能糟蹋我——你自己要我做這樣的。

母親 喂, 海倫; 過去我想你有些太年青活潑了。來吧
，你和下面講在說話?

女兒 和你們兩個人, 還有旁的人。

母親 你的意思不是說你將要開始對你自己的母親保守
秘密嗎?

女兒 差不多是時候啦。

理髮師 這是你的羞恥, 你這年青的東西, 對你的母親這
樣地唐突!

母親 來, 讓我們做些有意思的事, 別這麼吵鬧着。你
為甚麼不來這兒, 唱你的歌給我聽?

女兒 經理說的, 我不能唱給任何人聽, 因為我一唱,
我就只學着一些錯的地方。

母親 我懂了; 這就是一個要幫助你的人所得的謝意。
自然, 自然! 我所做的一切總是優的, 我想是這
樣。

女兒 那麼你為甚麼要做? 而且每次你做錯任何事的時
候, 你為甚麼埋怨我?

理髮師 你當然要提醒你的母親, 說她是未受教育的嗎?
呢, 多平常哩!

女兒 你說我要, 媽媽, 但是事情并不是這樣的。如果
母親繼續有甚麼事教錯我了, 我就得整個兒從新
學過, 倘若我不願失去我的職業的話。我們不願

意就誤我們自己。

母親 我懂啦。你現在是在讓我們知道我們是靠着你賺的錢來生活的。但是你真的知道你這兒所欠你的姨媽阿格斯達的債嗎？你可知道在你的無賴的父親拋棄了我們在困迫當中的時候，是她照料着我們的嗎？——你知道她照顧我們，所以你欠她一筆債，這筆債是你永久不能清償的——你的一世所不能的嗎？你知道嗎？（女兒靜默無言）

女兒 你知道嗎？答應呀。

母親 你拒絕——你拒絕嗎？你不答應嗎？

理髮師 慢慢來，阿米里亞。隔壁人家會聽見我們，那麼他們又會開始說閒話了。所以你慢些談吧。

母親（對女兒）擱下你的東西，出來走走吧。

女兒 今天我不出去。

母親 現在這是第三天你拒絕陪你的母親出去走啦。（回想）這總能夠吧——你出去到走廊那裏，海倫。我要對阿格斯達姨媽說幾句話。（女兒出去到走廊上）

第二場

母親 你想這是可能的嗎？

理髮師 甚麼？

母親 她已經知道些東西了嗎？

理髮師 這是不可能的。

母親 這當然會有的，並不是我想有任何人這樣沒心腸的當面告訴了她。我有一個三十六歲的姪子，他知道他的父親是自殺的，但是海倫的態度變了，內幕總有些事。在過去八天，我已經注意到她不堪和我一塊兒到那大跳舞會裏。她祇是沿着那沒有人的路上走；有任何人遇着我們的時候，她就看着別的地方；她狠膽怯，一句話也說不出。這一切的背后總有些兒講究。

理髮師 你的意思，假如我跟你說得不錯的話，是指她的母親的社會對於她是痛苦的嗎？——她自己的母親的社會嗎？

母親 是的。

理髮師 不；這真有些太壞啦。

母親 好，我還告訴你一些更壞的事情哩。你相信嗎？我們來這裏的時候，她並不介紹我們認識那輪船

上她的幾個朋友。

理髮師

你知道我在想甚麼？上星期某人來這裏的時候，她遇着的。來吧，我們就這麼慢慢地逛到郵政局去，問問新近有甚麼郵件到了。

母親

對啦，我們去。我說，海倫，照顧一會兒這屋子。我們就祇去郵政局一會兒。

女兒

是的，媽媽。

母親

（對理髮師）我就像以前夢見過這一切的。

理髮師 是的；夢有時候會變成真的——我很知道這個——但是好夢可就不是這樣。（二人齊下）

第三場

女

向窗外點頭；萊士上。她穿着一件十分白的網球服裝，戴白帽。

萊士

她們去了嗎？

女

兒 是的；但是她們一會兒就回來。

萊士

好，你的母親怎說？

女

兒 我連問她的勇氣都沒有。她的脾氣是這樣的。

萊士

可憐的海倫！那麼你不能來和我們同去旅行？而我就這麼望着。你可知道我是多愛你的。（吻海

倫）

女

兒 你可以知道，親愛的，自從我認識你到你家裏之後，這樣的日子對於我是怎麼的——對於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她的一生從來不會和下流的人在一起的一個女子，是怎樣的。單就想一想這種日子對於我一定是怎樣的。一直到如今我住在一個

女

兒 窟裏，空氣是污濁的，許多腐敗的神祕的人走進走出，窺探秘密，爭嘴，吵鬧；我從不曾聽到一句慈言善語，更談不到撫愛，我的靈魂就像囚犯一樣看守着。啊，我是這樣談論着我的母親，這

萊士

真令我傷心！而且你祇會因此蔑視我。

女

兒 一個人不能為他的父母而負責任。

萊士

不能；但是你還得為他們而受罰。無論如何，他們常說，一個人在活着的時候，總不會找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一生和他們住在一塊的時候，真是怎樣的人。我也拾着這句話，即使一個人聽到這樣的話，他也不會相信一個字。

萊士

（不安狀）你聽到甚麼嗎？

女

兒 是的。當三天前我在浴室裏的時候，我隔牆聽得人家談論我的母親。你知道是甚麼一會事嗎？

萊士 別管那個。

女兒 他們說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常的傢伙！我不相信

這話；我還是不相信。但是我覺得這是真的；一

切都說得對——或者可以對的——我真是羞恥！

——羞恥和她接近，因為我想人家都望着我們——

那些人都看着。這真難堪。然而這是真的嗎？告

訴我，你想這是真的嗎？

萊士 人家都說許多謊話——我可甚麼也不知道。

女兒 是的，你總知道的——你總知道一些。你不告訴

我，我却謝謝你；但是我總同樣地是痛苦的，不

問你告訴我還是不告訴我——

萊士 我親愛的朋友，打破這個思想，回去我們家裏吧

——你將會和各人一起都是很快樂的。我的父親

今天一大早就到了。他問起你，并且要看你——

我當然應該告訴你，他們寫了信給他，談到你的

事——吉哈表兄也談到的，因為我想——

女兒 是的，你——你有一個父親，我在很小很小的時

候也有一個。

萊士 那麼他後來怎樣呢？

女兒 母親總是說我父親離開了我們，因為他是一個壞

運命的人。

萊士 這可就難得找出真象。但是——我告訴你，假如

你現在到我們家裏，你會遇着皇家劇院的那位董

事，或者這是一個職業的問題。

女兒 你說甚麼？

萊士 對啦，對啦——這正對啦。他對於你很有興趣

——我是指吉哈——我也叫他對你有些意思，你

也都知道，小事情往往就決定了一個人的整個生

命；一次當面的談話，一個恰當其時的好的介紹

——好吧，現在，你不能再拒絕了，否則要耽誤

了你自己的前程。

女兒 啊，親愛的，我應當想我願意來。這你是很知道

的；但是我沒有媽媽在一起就不能出去的。

萊士 爲甚麼不？你能夠給我甚麼理由嗎？

女兒 我不知道。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她就教我這樣說

的。現在已是根深蒂固了。

萊士 她有得着你的答應嗎？

女兒 沒有，她用不着這樣。她單是說「這麼說」，我

就這麼說。

萊士 那麼，假如你離開了她一小時或者兩小時，你想

你就對她做了一件錯事嗎？

女 兒 我不想她會失掉我，因為我在家的時候，她老是

找些我的錯處。但是我會覺得痛苦，假如我到了

她所不能到的一個家裏去。

萊 士 你的意思是說，你想她會來看我們嗎？

女 兒 不是——上帝原恕我，我從來也不會想過一會這

樣的事。

萊 士 但是如果你要結婚了呢？

女 兒 我決不會結婚。

萊 士 你的母親也教你這樣說嗎？

女 兒 是的，或者是的。她總警告我別和男人往來。

萊 士 結過婚的男人也是的嗎？

女 兒 可以推定的。

萊 士 注意，海倫；你真要解放你自己。

女 兒 嗚！我沒有一點慾望要做一個新的婦女。

萊 士 不，我不是說這個。但是你總得給你自己從你所

由生長的依賴地位脫離出來，依賴是會叫你一生

不得快活的。

女 兒 我很少想到我能夠得到。你單就想一想我自從小
的時候就是怎樣受我的母親的束縛的；我從來不

敢想到她所不想的事情；從來不願意有她所不願

意有的東西。我知道這是一個障礙；這會妨害我

的前程，然而我不能做到任何相反的事。

萊 士 那麼，假如你的母親有一天安息了，你就會在

世界上孤獨零丁。

女 兒 這我自己也明白。

萊 士 但是你沒有伴侶，沒有朋友；沒有人能夠這樣孤

獨地活着的哩。你一定要找到某種穩定的援助。

你從來不會有過戀愛嗎？

女 兒 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敢想到這樣的事，母親對於

年青的男人，連望我一望也不許。你，你自己可

想到這些事嗎？

萊 士 是的。假如有任何人是愛我的，我也就喜歡有

他。

女 兒 你或者會和你的表兄吉哈結婚哩。

萊 士 我永遠也不會做這件事——因為他並不愛我。

女 兒 不愛你嗎？

萊 士 不；因為他是愛你的。

女 兒 我？

萊 士 是的——而且她還託我問你他可能夠來拜會你

呢。

女兒

這裏嗎？不，這不可能。而且，你以為我會阻礙你的前程嗎？你想我能夠因為他就排擠你；排擠像你這樣美麗，這樣娟秀的人嗎？（以手握萊士的手）甚麼樣的手！還有這手腕哩！我們同在那個洗澡房的時候，我還看見你的腳的（萊士坐下，女兒撲其膝上）。這樣的一隻腳，連一個彎的趾甲也沒有，腳趾是這樣的圓，這樣的漂亮，就像嬰孩的手一樣的。（吻萊士的腳）你真是名門閨秀——你的出生究竟是和我的不同的。

萊士

走開些，請吧，別說這些話。（站起來）如果你祇知道——但是——

女兒

而且我也確切明白你是又好又美麗的；我們老是想，我們在這下面望着你高高的在那上面，多麼風雅的體態，沒有一點憂愁使得你的皮膚有些兒綳紋，真叫人不知道是羨慕還是妬嫉哩——

萊士

注意，海倫；我真想你對於我在發瘋啦。

女兒

是的，我也是這樣。我願意我有些兒像你，正和一根可憐的標頭草像白頭翁草一樣，而且這就是我之所以會從你看到更完全的自我，我之所願意

看到而從來不能看到的。你在夏天的時候就已經

踏進我的生命理，像天使那樣活潑，那樣窈窕；如今秋天到了：後天我們就回去城裏——那麼我們再也不會彼此認識——而且我們必定要彼此再也不認識了。你永远不能給我提拔起來，親愛的，但是我可就能夠使你墮落——而我不願意這麼做！我願意你這樣地高，這樣地高，并且這樣地遠，使得我看不到你的一些瑕疵。我們就這樣分別吧，萊士，我的第一的而且是唯一的朋友。

萊士

不，這就夠啦。海倫，你可知道——我是誰嗎？好好吧——我——是你的妹妹。

女兒

你——你這說甚麼？

萊士

我們有——同一個父親。

女兒

而你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嗎？那麼我的父親是甚麼呢？但是他當然一定是一隻遊艇上的船主理，因為你的父親是一位船主。我是多麼厭！那麼他是結過婚的啦。他待你好嗎？他對於我的母親可就不好。

萊士

你不知道。但是你可特別歡喜找到了一個小妹妹——一個不狠粗俗的小妹妹嗎？

女兒 啊，狠歡喜；我歡喜得真是連話也不會說了。（擁抱）但是我可真不敢狠正當地歡喜，因為我不

知道這一切之後的事情將會怎樣？母親會說甚麼

？而且我們會着爸爸的時候，將會怎樣？

萊士 就讓你的母親跟我。她現在離這兒不狠老遠的。

你就在後面院子裏，等要你的時候再來。現在來吧，給我親一個吻。（親吻）

女兒 我的妹妹。這個字真是難得聽見，就像父親這個

字一樣，一個人所從來不曾叫過的。

萊士 現在讓我們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吧。你想，假如

我們來接你，你的母親還是要不離你來看你妹妹和你的父親嗎？

女兒 不和我的母親嗎？啊，她那樣厲害地恨你的——

我的父親哩。

萊士 假如她沒有理由這樣恨呢？你可祇要知道世界是

多麼充滿着造作出來的事物，謊話，錯誤和誤會就夠了。我的父親常談到關於他第一次到海上做

學徒的時候所有的一個親熱朋友的故事。有一位

船員的房間被竊了一個金紗面——上帝才知道是

爲的甚麼！——那個學徒便犯了嫌疑。他的同事

都避開他，實行將他橫除到社會之外，這使他

更苦，甚至於不能再和人家交接，而爭吵起來，迫得不能不離去。後來過了兩年，那個賊被發現

了，是船上的一個水手頭目；但是對於這個無辜

的孩子的損失却沒有法子可以補償，因爲一般人

單是懷疑他。這個疑慮將會困着他的後半世，雖

說這疑慮已經被駁斥了，而且這個可憐虫從那時

候起還帶上一個別號哩。他的生命的建立，就像

一幢屋子建築在他自己的醜惡的基礎上面一樣，

當那假的基礎絕去的時候，那屋子還是一樣的存

在着；懸在空中就像「天方夜譚」裏的空中樓閣

。你懂吧——這就是世界上的事。但是，更壞的

事也會有哩，就像阿坡加的那個器具匠，因爲他

的屋子被放火燒了就得到一個放火人的名義；或

者像某個安德生所遇着的，因爲他被搶劫了，人

家就叫他做安德氏賊哩。

女兒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父親并不是像我所常想的那樣

的一個人嗎？

萊士 對啦，正是這個。

女兒 這就是我有時在夢裏所看見他的那樣，我不能對

於他記得很清楚——他不是很高的，有黑的鬍子
和大的藍的水手那樣的眼睛嗎？

萊士 是的——多少是這樣！

女兒 那麼——等一會，現在我記起來了。你看見這個
釧嗎？有一個小的指南針帶在那條鍊上，那指南
針的北端上有一個眼睛哩。誰給我這個？

萊士 你的父親。他買這個釧的時候，我在那兒的。

女兒 那麼他就是我在劇院裏玩的時候，常看見的。他
總是坐在左邊那個包廂裏，拿着他的小望遠鏡釘
着我娘。我從來不敢告訴母親，因為她總是對我
發脾氣。而且有一次他丟一些花給我——但是母
親將這些花都燒掉啦。你想這就是他嗎？

萊士 是他；你只看這幾年來他的眼睛跟着你就像指南
針上的針眼一樣。

女兒 你告訴我我去看他——說他要會見我嗎？這真
像一段神話。

萊士 神話現在完了。我聽見你的母親了。你回去吧
——我先走，去。

女兒 現在有些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我覺得。為甚麼
人家不能互相同意，大家平安過活？啊，如果祇

是一切都完了！如果媽媽祇是好的。我要在那外
面禱告上帝使她的心歸結禱——但是我知道上
帝是做不到的——我不憐憫甚麼。

萊士 上帝能做得，而且他願意做，只要你有信心，
有快樂的信心，並且有你自己的力量。

女兒 力量？幹甚麼？要來自私自利嗎？我不能做到。
而且損害旁人的快樂來自己享受快樂，這種享樂
是不能長久的。

萊士 確實的嗎？現在出去吧。

女兒 你怎麼能夠會相信這樣是對的呢？
萊士 呼呀！

第四場

登場人物 萊士，女兒，及母親。

萊士 太太

母親 小姐——假如你不見怪。

萊士 你的女兒——

母親 是的，我有一個女兒，雖然我祇是一個「小姐」
，而且，的確的，這是我們許多人所同樣遭遇的
，我也就不以為羞恥。然而，有些甚麼事嗎？

萊士 事情就是這個，我是來問你，海倫小姐可能夠參加旅行。這次旅行是幾個客人發起的。

母親 海倫她自己不會回答你嗎？

萊士 有的；她很正確地回答我叫自己對你說哩。

母親 這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回答。海倫，我的兒，你願意參加你的母親所不會被邀參加的一次旅行嗎？

女兒 願意的，假如你允許的話。

母親 假如我允許的話！這怎麼能夠決定你一樣大的一個女子去做甚麼事？我，你自己應當告訴這位女士你要甚麼；你可要讓你的母親一個人受辱，而你自己遊蕩着享樂；你可願意人家問着你的媽媽，使你不得不慢慢地答應說：「她沒有被邀，因為，因為，因為。」現在你說吧，你要做甚麼。

萊士 親愛的女士，我們別談廢話吧。我完全知道海倫對於這件事的眼光，而且我也知道你叫她答應那合乎你的意思的答案的方法。假如你是係你自己所說的那樣愛你的女兒，你就應當願意一切於她最好的事，即使這事於你是羞恥的也願意。

母親 注意，我的女士；我知道你的名字，并且知道你

是誰，雖說我未得被介紹給你；不過我真願意知道像你這樣的年齡的一個女子憑甚麼來教訓我這樣的一個婦人。

萊士 誰知道？在過去的六年間，自從我的母親死了，我就給我的全部光陰用去帶大我的妹妹和弟弟，并且我發現有些人一生一世都沒有學着甚麼，不論他們是多老了。

母親 你說甚麼？

萊士 我說這個。你的女兒現在已經有機會在世界上得一個地位啦；有個機會叫人家認識她的才幹或者和一個有地位的青年男子訂婚哩。

母親 這話倒很好，但是你對於我又怎樣說法呢？

萊士 你沒有關係，你的女兒才有關係！你不能費一分鐘想到她而不會即刻想到你自己嗎？

母親 阿，不過你應當記得，當我想到我自己的時候，我就同時想到我的女兒，因為她已經會愛她的母親了。

萊士 我可不這樣想。她依賴着你，是因為你自從將她由她的父親那裏偷去之後將她和世界上旁的人隔開了，而她必須有某一個人去依賴哩。

母親 你這說甚麼話？

萊士 我說，你在她的父親因為你不忠實而拒絕和你結婚的時候，便將這孩子帶走啦。後來你就不讓他看見他的孩子，并且還犧牲他犧牲你的孩子來報復你自己的劣行！

女兒 (前進) 你不配說任何關於我的母親的壞話。

萊士 這可就沒有旁的辦法了，假如我是說任何關於我的父親的好話的。無論如何，我們的談話差不多完了，所以讓我給你一二個忠告吧。假如你不願意你的女兒的名譽一敗塗地的話，你就得請這位名爲阿格斯達而行爲不檢點的娼婆湊且。這是第一。其次，你得將所有我父親給你做海倫教育費的銀錢收據都理好，因爲結算的日期快近了。這是第二。現在還有一點。別再和你的同伴在街上追著你的女兒，而且，更要緊的，別在劇院裏追著，因爲你假如這樣追著，她就會不得訂婚，而你就會東奔西撞去出賣她的歡心，正像，一直到現在，你老是在想法子損害她的父親，來買回你已經喪失了的尊嚴一樣。

母親 (坐下，被壓服了)

女兒 (對萊士) 離開這個屋子。你不懂甚麼是神聖的，連母道也不懂。

萊士 神聖的母道哩，我要說！

女兒 現在似乎你是到這屋子裏來破壞我們的，沒有一分鐘是要給事情弄好的。

萊士 是的，我是要給事情弄好我來這裏——來恢復我

父親的名譽，我父親是完全無辜的——就像那屋子被放火燒了的放火者一樣地無辜。我也是來扶助你的，你已經成了一個婦人的犧牲者，你的復興的機會，唯一的機會，就是退避到一個沒有任何人來煩擾，也不煩擾任何人的安寧的地方。這就是我之所以來。我已經盡我的義務了。再會。萊士女士——在我還未說一件事之前，別走哩——你來這裏，沒有別的可笑的舉動，就是來邀海倫出去到你那裏。

萊士 是的。她行去會見皇家劇院的那位董事哩，他對她很有意思的。

母親 甚麼？那位董事嗎？你却從來不曾提到一個字關於這事。是的——海倫可以去——一個人去。是的，不用我同去。

女兒 (做姿勢)

萊士 好吧，最後，這亦是人類的天性，你應當這樣進行。海倫，你得來哩，你明白嗎？

女兒 是的，但是我不願意去了。

母親 你說什麼？

女兒 不，我不配有社交。任何地方，我母親被輕視的，我到了就不會感覺到適意的。

母親 胡說霸道！你真的不去，而自暴自棄嗎？你就去，給衣服穿得好些。

女兒 不，我不能，母親。我現在不能離開你了，我都明白。我永遠不會有一個快樂的時間。我再也相信任何的東西。

萊士 (對母親) 現在你要收穫你所散播的種子了——

假如有一天有個人來娶你的女兒做他的新娘，那麼你將會在你老年的時候感到孤獨，並且你會悔恨你的愚笨。再會吧。(走到海倫處吻海倫前額。)

再會，妹妹。

女兒 再會。

萊士 看我的面上，似乎你對於生命有些希望哩。

女兒 我不能。我不能感謝你的好意，因為你所給我的

痛苦，比你所知道的更多，你在我躺在一處林野

絕壁的地方睡着的時候，突然地給我驚醒啦。

萊士 再給我一個機會吧，我將要用歌曲和花來提醒你哩。再會吧。祝你睡得安逸。(下)

第五場

登場人物 同前。後理髮師上。

母親 一個白衣的漂亮的天使，我想是的吧！不！她是一個魔鬼，一個正規的魔鬼！你哩！你做得多笨！再還靈器甚麼靈，我真不懂！別人的皮是這樣厚的時候，偏還要感情用事哩。

女兒 你想一想你所能夠告訴我的那些不真實的事。你欺騙我，使我多年來老這樣說我父親的壞話。

母親 啊，來吧！牛奶流去了，哭也無用。

女兒 而且，還有阿格斯達姨母！

母親 停止這話！阿格斯達姨母是最好的婦人，對於她你有很大的責任。

女兒 那也是假的——是我的父親，我知道了，是他給我受教育的。

母親 好，是的，這是不錯，但是我也得生活呀。你是

書畫兼函授詩文啓事

一舟香署又古老人太原世家書擅六法繪事精良詩學淵源有師仙神韻鄉里稱山西夫子而不名其雅不欲以姓氏示人者謂國家多事豈容閒散攜視南來乃不得已耳茲以廣結翰墨緣暑假內書畫照直例六折郵票通用現下榻於滬西慈佑路一九一號並函授詩文就正者每月只收墨費二元書畫另有直例函索附郵票貳分即寄空函不覆有志習詩文及書畫者其與乎來

這樣可憐。而且你是復仇的。你不能夠稍微忘記像這樣的事情嗎？喂！阿格斯達已經上來啦。來吧。現在讓我們這般下流的人盡量享受我們的快樂吧。

第六場

登場人物 同前 又理髮師

理髮師 對啦，他很對。你明白了，我猜得差不多對。

母親 啊，好，讓我們別再談那下流痞子吧。
女兒 別那麼說吧，母親；這一點也不對！
理髮師 甚麼不對？
女兒 來吧。我們玩牌。我不能推測你這許多年來所築的圍牆。那麼來吧。（她沿牌桌坐下，開始洗牌）

母親 好，你終久還是恢復了你的感覺了，我的女孩。

（幕下）

新新

（刊月半）

新民
叢書

馮默 娟姪的母親，靈期，十塊糖，健康之路，紅白
存著 帖子，戰時設備，
每種 二分

向仲 指導課外進修，供給服務方法，
衣鴻 灌輸實際常識，解答一切疑難，
編輯 現已出至四十八期。每年十六期
祇收印費三角，另售每份二分。

四大
特刊

新發明 風俗
民間文藝 夏令衛生
胸維湘馮
默存編輯

奉贈：亡國奴的自述 函索附郵
夏令病防治法 一分即寄

杭州新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
新新半月刊社

崔曾張黎爭論之公判

紅 僧

月來上海的文壇，發生兩件不大體面的爭論。一是崔萬秋與曾今可之爭，一是張資平與黎烈文之爭。以報紙的廣告為陣地，聞雖不堪聞，看是很好看，所謂儒林的笑史，為紀而評之。

先說萬曾之爭。

大晚報的副刊火炬編者與新時代的編者曾今可，他倆原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在新時代把崔捧得半天高，而崔也將曾之詩集譯為日文揚臭到日本去。其相得之深，有非外人所能道者。不知怎的，崔萬秋在申報大晚報及中外新聞忽然登了一則奚落曾今可如下的啓事：

「近來於許多朋友處發見曾今可贈人之詩集『兩顆星』，上面有『代序』一篇，洋洋大文，恭維曾君，無所不至。且內有女詩人橫山喜代子，教授飯田雪雄之大名。而代序之作，則署名『崔萬秋』。萬秋無名小卒，從來不敢自稱作家，當然更不敢給人作序。雖

辯的啓事：

在日本時識一打字生名橫山喜代子，然並非女詩人；識一中學教員名飯田雪雄，然並非教授。然則曾君『兩顆星』之代序，當屬另一人之手筆。萬秋不敢掠人之美，特此聲明。」

不久，曾今可也在申報及中外新聞刊了一則如下的聲

「前承友人以本月二日之大晚報見示，見有崔萬秋君啓事一則，說拙著『兩顆星』詩集之『代序』非其所作，頗覺可笑。查『兩顆星』在本年二月出版，初版二千冊業已售完；崔君忽於此時聲稱該『代序』非其所作，雖屬費解，但其別有居心亦顯而易見。『兩顆星』出版時崔君已由日返滬，我曾於其來訪時贈以一冊，崔君讀完他的『代序』即這樣問我：『爲什麼不把我的譯詩製版印在書上？』我說：『因爲打字機打出來的字是淡藍色，而且有些字不很清楚，不能製版

。」他又笑着說，「等將來譯詩發表出來，再拿去製版。」（後來崔君用日文譯的「兩顆星」發表在日本東京「詩的人生」雜誌三月號，會由新時代書局探作廣告，做成銅版。印在「新時代月刊」六月號裏封。

）崔君的「代序」，乃摘錄崔君來信，書出將近半年，現在崔君忽然聲稱該「代序」非其所作，是何用意，殊難猜測。鄙人既未有黨派作護符，也不借主義為工具，更無集團的背景，向來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遂不免獲罪於知己；抱歉之餘，悵然於心。年來常被各小報及小報式的刊物借端侮辱，以人皆知其小報之為小報也，故概置不理，（雖自幸未嘗出賣靈魂，亦足見沒有「幫口」的人可憐了！）但恐偶讀該晚報者見崔君啓事而有所誤會，是以不得不據實奉白，以明真相。此啓。」

崔君於啓事之餘，並於中外新聞發表了許多東西。崔「高秋」新路」揭陰私，（新路乃大晚報副刊之小說。）會今可「告密」施報復。（會寫稿投小報，謂崔加入國家主義派。）到了後來，會今可因為不學無術，被人攻擊譏笑得體無完膚了時，大概是怕崔之起訴罷，乘機在七月七日之時事新報刊了如下的脫離文壇啓事：

「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字生活。以後對於別人對我造謠誣議，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麼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勝利的笑聲中悄悄地離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啓。」

崔會之爭，才告一段落。

崔會二人由交好而至交惡，很明顯的，一是為了刊稿問題，二則為了金錢問題，這在他倆的談話信函中，有很好的證據。不過會以不學問，無力量，終於失敗了。崔既為會翻譯於前，則作序於後是不免的，忽然交惡，便反口否認，跡實近於無賴。雖有大晚報之地盤及申報自由談之幫助，將會打倒，但事之不體面，是不能掩飾的。至會今可之荒謬不通，大出臭風頭，天下無恥，獨讓此公，趁早滾蛋，中國文壇少一臭蟲，也未嘗非一快事。

後說張黎之爭

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者黎烈文，在編輯之始，會請作家張資平撰「時代與愛的歧路」的長篇創作。後來黎在半途藉口讀者的要求，將張之創作屢斬。張不平，在中華日報副刊及興報上，致書與黎，質問並攻擊。黎在自由談，

對張亦屢加以反攻，什麼「今日之文人」一類，「從文人說到獵狗」一類，「文人無行」一類，把張資平罵得狗血噴頭，於是，張資平便於七月六日之時事新報刊登啓事回答。隔日，黎烈文刊登啓事回罵，陳彬和也刊出類似公判的啓事。爲期雖起見，將各人歷次啓事錄之如後：

張資平啓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

一，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合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還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我爲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爲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皆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

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爲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六日時新報》

黎烈文啓事

烈文去歲避敵歸來，客居滬上，

因申報館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

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懷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譏，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於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啓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啓事既係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爲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羣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爲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係一種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的遺憾）；

或另有所指，或係一種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七日時新報）

張費平啓事

閱黎烈文六日啓事，本欲視作信
信，置之一笑。唯其中關於停登

我之創作一事，多加譴毀與事實不符，有亂社會視聽，不能無言。我所爭者，並非是停登與否，而是在黎某之強姦多數讀者之公意。我雖窮，決不至以自由談之區區發表費而生氣，我誠恨黎某，恨其「文人無行」，假造公意也。試問（一）黎君能將多數讀者厭倦我創作之信件公佈否？（二）經我去信索稿，何以不覆，而將存稿硬登下去？（三）黎某於四月間停登我之創作時，是否有稿件退我？（四）不經我之好友（？）羅又玄介紹，不經陳彬和當面請求，不經陳黎兩人聯名請我在味雅吃飯，我之創作何從能在自由談發表？綜述上各事實，黎某不是仔心狠毒，有意傷人；即是受人唆使，強姦讀者公意。我除將此中經過在「小貢獻」智問黎某外，從未向其作一惡聲，黎某是「人」，當然不敢「置答」。我亦以為不值生氣，不再追問。乃黎某忽於五日，又利用他的「世變長輩」史畫才之「商刊」對我所多所誣毀，常別有作用。唯我以

名譽所關，被迫而登五日之啓事。作家如爲商，當實
本家刊物之編輯便是「買」耶？黎某無異於馬金著作
界爲「商」也。奈何有革命意識之「反商」文人有多
在「大商」之下討飯吃耶？黎某假造公意之證據，如
得陳羅兩人在場及公證人會同之下，我可公之大衆。
此啓。（時新報九日）

陳彬和啓事

彬蘇近見時事新報上張費平黎烈
文兩先生啓事，又讀自由談與其
他報章上雙方互相攻擊之文字，私心頗爲惋惜，以此
種互相攻擊之文字，對於讀者大衆既毫無貢獻，即對
於張黎兩先生本身亦恰爲精力之浪費也，張先生兩次
廣告中，都有涉及彬蘇之處，其最近在各種刊物上發
表文字，亦常對彬影射，彬尤不能不有所聲明，以釋
誤會。（一）彬蘇固關心自由談，且極希望自由談成
爲一有益於讀者大衆之刊物，但此種關心與希望，亦
不過如一般自由談讀者對自由談之關切與希望而已，
而張先生則似認爲彬爲主使黎先生者，是不僅輕視黎
先生，認黎先生爲無自由意志，且更與彬平日「不願
故意開罪朋友，二不願犧牲寶貴之公衆刊物作攻擊他
人之文字之素行相違。次之，此次張黎兩先生紛紛之

引出，乃由於自由談停刊張先生之創作小說，其啓事中有「讀者表示倦意」一語，但就第三者之地位，平心而言，此舉實爲黎先生失之考慮，似應對張先生表示敬意，自己做錯，自己認錯，彬向來如此，蓋健短適足以增大誤會者，最近自由談又有小品文字涉及張先生之處，張先生乃有時事新報上第一次之啓事，於是雙方之爭辯攻擊乃愈烈，其實兩先生都留學海外之最高學府，爲國內少有人材，在吾國文藝界之前途尤負有重大之責任，固何必以一言可解之誤會，爭辯不休，徒耗精力，彬以爲吾人爲文，固不必囿于個人感情對他人攻訐，亦不應造作種種無稽之流言，以中傷他人，彬個人常以此自勉，茲亦願以此意貫諸張黎兩先生，至去年底黎先生主編自由談之初，彬之所以附名黎先生之請柬遞滬上文藝界友人鑒教者，則以黎先生返國未久，故介紹黎先生與諸友見面而已，而日昨張先生啓事中，則云彬「當面請求做小說」，想係張先生一時記錯，因彬實無代主編者「當面請求」之可能與必要也。（時新報十日）

張資平啓事

現在世界我以為不必多談迂腐的
道義爲粉飾，只就事論事好了，

如有道義可言，當「黎某失之考慮」時，即應由介紹者資格表示公正，乃必待「爭辯愈烈」時，始云「表示敬意」，其用心如何，明眼人自能辨白。現須聲明者：（一）黎某與我素無嫌隙，而不出於「失之考慮」，對我經致，其原因頗堪研究，不能令人無疑，（二）我所欲質問者，除「讀者表示倦意」外，尙有黎某信中所云「接讀者函件甚多」一語，此純係卑鄙的捏造，不免有玷「世交長輩」史量才之重「令」；（三）「當面請求」是在味雅招待會之前，十月杪星期四的一天，陳君在上海文庫當面對我說：「自由談想請先生寫小說」，隨後即招待我至古益軒吃午飯，同席尙有李大超，羅文玄等，我並無記錯。此啓。（時新報十一日）

張黎的爭論，在如此不了情形下，告一段落。是非各有其詞，即第三者之陳彬和，也有袒黎之處。是是非非，非事不關己的第三者公判，是不能得其平的。今願以各人的啓事，中外新聞之記載，綜合而作公道的批評。

黎某既請張寫稿於先，而奚落於後，豈止失之考慮而已。其原因誠有如張所說，「頗堪研究，不能令人無疑。」黎以世交關係得編自由談，要風頭而招致「左聯」諸人

寫稿，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左聯中人不滿張資平欲倒之而甘心，也是事實。自由談因欲增加讀者興味而拉攏張資平，為招致左聯作者而奚落張資平，貴賤由我，俯仰由人，黎烈文不是幼稚，便即荒唐，以如此幼稚荒唐之人，主編此有歷史之申報副刊，那是頂笑話之事。自由談所以不為讀乘有益之刊物，而變為攻擊他人及夾有黨派政治宣傳的刊物，這是我個人要以讀者資格，向申報讀者提出嚴重的抗議的。

張資平之多角戀愛創作，造成了年來青年性的狂亂，對社會是很罪過不過的。張資平之該應責難的，就是這一點。但自由談的編者，以彼為多角戀愛小說家而拉攏之，不以文藝及社會立場而奚落之，是一件傷情害理的事。就此事而論，張資平是在文藝幫口及政治集團攻擊下的孤軍，理雖直，而事實拙，張資平之被欺侮固可憐，而做人工具的黎烈文何嘗不可憐呢？

張資平之氣不平，是必然的，對黎烈文的攻擊，無論是報復，是辯正；為地位，為名譽，都應當如此。如是瘋狂的話，不是他自己瘋狂，是黎烈文使他瘋狂，張之廣告

所云，攻擊及黎之姊妹，是一件頂不名譽而應受責難的。但其他還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張因無地盤故，與會今可等混為一堆，是可憐的事，也是令人不值的事。）

事情是告段落了，我作了公正的詳判而後，有幾個意見。

第一，自由談為公眾的讀物，不能以之做便於個人及集團和團無理攻擊他人的陣地。如站在大眾利益之場而批評一切罵盡一切都可以，不應夾有某黨派的政治宣傳綱領及意識。黎烈文經此場教訓之後，宜痛自反省。

第二，張資平近來的作品，雖有相當的意識和靈魂。但以前是很不對。多角戀愛的創作，已經貽毒社會不少，而相製濫造，當然難免小說商之懷疑與譏刺。至云商品化，是沒有問題，因為稿子本來是商品。所謂左翼作家要稿費，和張資平要稿費也沒有什麼不同。即黎烈文以世好關係，也不能不要稿費和薪金。張資平經此場教訓之後，應知所以自處，須知且有社會意識價值或人生見解的作品，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其價值的。



新 塔 盤



遺恨

鄭楚堯

曾幾次堅定了心，想回故鄉去跑一趟，這次，算給我留到了！到家那天，恰巧音妹也因學校放暑假從A埠先我而歸來了；我幸運有一個同伴，於是在次日，我倆在故鄉的一座惟一雄高的x x山上作了一次小小的旅行。

山，的確是太高了；在山巔上，音妹幾乎想不上去，但，終於因我的鼓勵，才爬到了山的頂點。

山上是一無所有，可以說全是些

高大的樹木，綠油的葉子，誘得音妹懇求我代她爬上樹枝，採下來三四百張綠葉，她說：預備帶回家去，用幾根絲線串起來，像翡翠般地掛在書齋內的窗櫺上，算是一些夏的點綴；啊，聰慧的姑娘，往往會做出十二分可笑的呆事來！

人，本有些覺得倦意，從樹上跳下來，我是迫切地需要暫時的休息；於是便在這綠蔭深處，找到了一所清靜的尼庵，音妹打着門，接着個半老的尼姑便跳進了我們的眼簾。

「啊！是兩位先生，從城裏來的吧？」

「是的，是特地來拜望師父的呀！」

「女先生太客氣了，請進去坐吧！」

說着話，人已走進了大殿，尼姑善意地替我們倒兩杯清茶，於是三個入便坐了下來。

「啊！師父住在這清幽的山上，不覺得寂寞嗎？」

「即便感到了寂寞，在一個儘生的人是沒辦法的。」說着話，尼姑的

眼圍兒便紅了！

「難道師父在已往，遭遇過傷心的事嗎？一天真而愛管閒事的音妹，不待尼姑說完，便這樣地問了出來；撩動了別人的遺恨，在音妹是不顧忌的。」

「唉！怎不叫我痛心呢？自己親手打死了自己唯一的兒子。」邊說邊跟着兩行老淚，便像斷線珠子似地淌了下來。

「啊！怎會如此呢？」音妹和我

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一提起，話便長了。」聲音完全是嗚得可怕地說：「離開如今有十多年了！那時我剛剛新喪了我的丈夫，同時我僅有一間靠它來維持生活的房屋，也因那地方政府要鑿什麼××鐵路，便不得到我的同意，自動地給了我三十塊大洋，第二天，便叫了五六十個武夫將我丈夫生前苦心經營的

那間的屋子拆為平地。那時我因生活的關係，忍痛離開了我祇十一歲的兒子，化了我賣屋所得到的三十塊錢做介紹費，託了一位鄉下有面子的人，才被介紹到城裏去做傭僕，希冀得些細微的代價，來維持我兒子每日的麵包。」

「當我第一天進去為傭僕的時候，那家的主人——一個在大學裏擔任教授的日本佬，便待我特別地體恤我，安慰我，他說：死了丈夫的女人，是最悲哀的人，那時我是十二分的快活，我慶幸我自己第一次做傭僕，便遇着這異國和善的主人，有誰知他這般對待我，完全是一種陰險刻毒的手段。」

「是中國舊俗的某一個節日，因為女主人是我們中國人，所以她命令我做着許多精美的小菜；晚上，由那日本佬的吩咐，我破例和主人在一張

桌上聚餐，算是度這良辰佳節；這夜，那日本佬是格外對我客氣，他無論如何要我一口氣喝乾三杯他親自酌給我的白蘭地；對於酒，我是沒有把握的，所以經不起他幾次殷勤的催促，我終於答應了他；起初，倒沒有什麼，約莫半小時後，我實在受不了了，祇能離開了他們，一到臥室，便躺在床，不多時，似乎已睡着了，在睡中，我感覺得呼吸有些異樣，身體上壓力很重，心裏竄息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我下意識地立刻張開睡眼，我聽見那刁滑的日本佬裸着體壓着我的身上，同時我自己的襯衣和襯褲也已不在我身上了！我連忙跳了起來，我說不出話來了，我于是一聲大哭，因為我已失身了！」

尼姑說到這裏，她真的放聲痛哭

了！

「師父！那時你不會跑到公安局

去報告的嗎？」音妹用絹頭替尼姑拭着眼淚，這般地問着。

「當然，我那時也曾這般想，可是那可惡的日本佬，他是用武力監視着我，使我不能出房門一步。」說完，又哭了，哭得比前更淒慘了！

「後來呢？師父！你怎樣來對付這個該殺的日本佬呢？」好奇心使得音妹不顧尼姑的悲哀問着。

「後來呢？小姐！天已清亮了！

突然，我聽到房門外站着我親愛的兒子，他手裏拿着個小衣包裹，我知道我兒子是特地從鄉下替我送衣服來的；我一見我的兒子，我更悲慘了！我立起了身，我想衝出了房門，但是那日本佬刁滑極了！他見我立了起來，便用手來攔住我，我氣得發火了！便隨手拿起那塊放在桌上大硯臺，照着那萬惡的日本佬擲了過去，接着一件悲哀的事便發生了！日本佬是很敏捷

地避了過去，那硯臺恰巧打在房門外的腦葉，流滿一地，……」尼姑說到這裏，她已再不能繼續說下去了！她將整個身子都伏在桌上，兩條瘦弱的肩膀，抽動得很利害，哭聲是像一隻負傷的獅子的吼叫，使得多威的音妹將絹頭掩着雙眼，擡不起頭來。

二二，夏，在奧與。

錢

歐陽冠玉

小小的樓房擠滿了孩子。玩的，吵鬧的，讀書的，閒談的，一陣陣汗酸氣從各個小孩子身上蒸發出來。狹小的窗戶祇透出少許的光亮。

他不住地從房中來往的踱着，口中嘆着氣。他望着這一班孩兒，又望着床上睡着的妻。妻燒紅的臉，不靈活的眼珠；房中的昏暗，雜亂，這一

切使他見着心祇是碎碎的跳。他煩悶，尤其是這幾天，家中經濟的恐慌，荃的那件事。……他恨，他恨他三弟不懂情理，他深感覺到現在他沒有權力來干涉荃的那件事，他是個沒錢的人。如果在三年前的話，那……

孩子們望着他們可愛的父親，今日變得如此地煩燥，便意識地不聲響，靜悄悄做他們自己的工作。

「彥，不要心急了。」妻在床上見着他的不安。

「唉！就是急也沒有用了了。」彥隨手燃了枝煙躺在椅上拚命的吸，鼻鼻的煙一圈圈的從他嘴中噴出圍着他的四週。

二

紅酒，綠燈，大廳，香檳，充滿在這都市。這是所高大洋房，輝煌的電光從房內射耀出來。房內的牌聲與留聲機聲交響着。洋房的門口的一所

小屋，門房，巡警，規律地坐在裏面。

「嗚嗚」一陣叫聲，一輛汽車從路邊處開了出來，吹起了路上的灰塵，沉了又飄，飄了又沉，路人對着這老虎似的汽車憎惡地趕快的跑向路的邊沿。

「噓，」汽車停在公館（洋房）門前。

「師長！」門房巡警恭敬的開着汽車。

師長從容的從車廂內走了出來，直達房內。

「師長，幾時來的？」牌聲停了，打牌人的眼光全朝着師長。

「才來，不必客氣。」師長說罷，匆促的跑進內房。

內房修飾的非常潔淨，桌案上的燈光正照着在桌上靜思的彥，他是這公館的主人，在商界是很有名的。他

那適中身材，光滑的烏珠，……在在都顯得他是個健壯精明的漢子。

「彥伯，請客應這件事吧。」師長見着彥劈頭就這樣的請求；但彥沒有回答。

「彥才來的罷。」彥望着彥清秀的臉，覺得時間是最容易過去的了，而人生的變態也如時間一樣。

「是。」彥半貼着椅，哼！他一切都不可懼怕的！……老子高興造反也得造反！誰管得了！可是彥，他見了

倒有些害怕，他不是沒心腸的。五年前的彥是這樣的一個彥，沒人教養的一個流浪孩子。不是彥遇見了他，現在的地位恐怕連夢都沒有想到。他知道他的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彥所給與的。彥待他是多麼的親熱，當彥由日本士官學校回國的時候，彥又以三弟的大女蘭嫁給了他。因為那時他的剛毅勇為的精神很為彥所贊許的。但是一

個有志為的青年一回了故國，行為完全變了。彥時常的嘆着對他人說：

「一個有志為的青年一回了故國，昔日的救國思想也就變了個人主義。一味祇知升官發財，娶漂亮的女人。唉！我現在灰心了，我一手教養的彥現在也變了。」

彥深知這次與芬妹戀愛，彥是最反對的，可是芬妹的動人的大眼，窈窕的身段，……這都不能使彥所忘却的。

「你是芬的姊夫，在理你是要時常照理她。她是多麼的可憐，她的母親爲了生產她而慘死的，她的父親可是一個糊塗鬼，整日夜的祇知吃酒，芬是個很好的孩子，她非常用功，去年我接她到上海，不是人人說她好的嗎。至於後來她依舊要回到北平，因為她的父親正在害病，她愛好我但更愛好她的父親，雖然她的父親待她是很

不好，所以你去北平的時候我要你照顧她。唉！那知你倆發生關係了，她十七歲的姑娘，經你引誘那能不動心呢？茶，你怎的變得這樣快，我的一番心血難道是沒有些成就的麼？」彦的語調由和善而兇狠起來了。

「茶，我仍是希望你的，原諒你的，假如你能改過的話。」

「彦伯，是！」茶的淚直落了下来，似乎他是醒悟了。

「不要一時為感情而衝動。」這又是彥誠懇的聲音。

三

一個瓜子形的臉顯在彥的腦內。

「蘭，你也苦的狠。」彥咻咻地自語

：蘭是個舊式女子，她的腦內祇知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一套

話。她會聽見二女嫁一男的古事，所以茶的一切她似乎是不聽不聞似的。

「媽的！」彥一想起這好酒貪財

鬼的三弟便恨了起來，「爲了金錢而情願犧牲自己的女兒。哼！無論如何我一定阻止的！」彥大聲叫了起來。

四

一八戰事起了，彥的住址與財產適當其衝，一霎間，數十萬的財產全消失了。

彥是個樂觀的人，但這幾天也有些恐慌，他是窮極了。往年的親戚朋友全不認識他了，尤其是三弟更不認識他了，這忘恩無義的三弟，從前彥不是每月貼三弟五百元一月的家用嗎，芬是嫁給茶了。唉！

「媽的！這都不是錢的作怪嗎！

」最後彥恨恨的吐出了這一句。

一九三三，七，二十三日。

勇敢的戰士

廖丁華

姊姊呵！當父親厚庇着我時，我何嘗不作如是想：「我的父親！誰是我的安慰者呵！」可是我的父親很仁慈地揚起他的手指着您說：「我的兒，這是你的安慰者了！」

那麼姊姊呵！我走罷！我不回頭地走到沙場去罷！將敵人的骨炭和肉灰取來，做我幸福之花的肥料，但是，我的姊姊！您應該這樣說：「我的人呵！您去罷！若是在靜夜的沙場上感到了孤零的寂寞時，那麼我，我就是那輪懸在天中的明月了。我站在遙遠的天際裏，探出微笑的臉陪着您；若是您因了敵人的強硬的手竟能把您的熱血之燈熄滅了的時候，那麼我，我就是飛在您的面前的幾隻螢火了；我放出閃閃的微光，照着您應走的道路！」

姊姊呵！當我整理行裝爲着要栽培我的幸福之花而趕赴戰場的時候，

我的靈魂戰慄，我想，倒不如燃起一支蠟燭，去劃破這漫漫的長夜呢，也許經過若下時，陽光會透進來的。可是他們多年的習於黑暗，一閃爍，馬上就會昏厥，他們不願見到太陽，變了盲人，他們是心願的呀！

夜壓在我的四周，我在黑暗的領域中摸索前進！

別廣州

易椿年

一度金黃的晨曦從東山頂上，
籠罩着這雨後的廣州城；
一陣陣輕微的曉風，
招拂着稀渺的海濱路上底行人。

我顫震地提着輕小的行囊，
走進在泊着一隻白色的商輪底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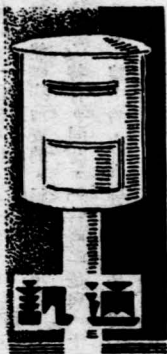
遲疑而依戀的捨不得的表情，
靜悄悄地離別這神祕的廣州。
經過了一陣汽笛底鳴聲，
船是開行。
或許是永別呵，
你這滿留着我還浪人底殘跡的羊城！

我借過了你底迷人的夜，
得擁抱着女人們溫存；
或抱着細腰跳個狐步舞，
或飲着醇酒吻着朱唇！

我也借過你底暴風雨的早晨，
瘋狂地跑到黃花崗上長跪
在先烈士底墳前，

縫胸拍心的哭個痛快！
呵，你這可愛的大都會呵，
我多謝你給我的一切！
我更多謝你灑一回梅雨來洗去我底殘痕，
放一會晨光我去漂泊！

海風吹得緊緊，
白浪奔得滔滔；
遠遠地一座大大都會底輪廓，
慢慢地茫茫的消逝在後。
嗚，我這飄渺的病魂，
天涯底旅客！
究竟那是我底永久的歸宿？
唉，今天我又去漂泊！



關於「一首歪詞」

編輯先生：

新學二卷一期有關於我「一首歪詞」的話，在我，本來沒有什麼關係，已經落伍的人，還怕人家譏罵嗎？不過怕看了這篇東西的人，以為我真是侮辱伊凡女士，那就太冤枉了，不得不聲明一下：

第一，要講這首「歪詞」的動機，那是在文藝茶話會座上聽了伊凡女士朗誦林庚白的艷詞而做的。伊凡女士是蘇州人，却能講北平話，所以我用了吳娃燕語，自以為很貼切。其他如珠玉鶯喉，剛裏含柔，都不過是稱頌她朗誦時音調的優美吧了。還有，伊凡女士的愛人姓張，我使用了京兆畫眉的成語；她自己姓史，我便又用了紅樓夢史湘雲醉眠芍藥的古典。掉書袋當然不免，至於一定說被書袋所壓倒，怕也未必實有其事吧！我希望一般看見這首「

歪詞」的人，不要和柳風先生一樣戴上顏色眼鏡而生出誤會來；更希望貴編輯先生將此信在新學上發表，以表示我對於伊凡女士的歉意。

再會！

柳亞子 三，七，一九。

編輯者按：我們在義務上，應該如命將此信刊出更正。但柳風君那篇東西，對柳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柳先生「以前代經師風範，謹嚴地指導後學……」等的話，沒有一點譏罵的氣氛，這是我們敢請柳先生諒解的。

編輯者

「吞嚙」的警察問題

定國

啓霖先生：

承先生給予拙作「吞嚙」一些指教，感激得很！

先生的意見——「不過，順子打城裏的警察一段，作者的用意，是要表現農民憤恨官府的爪牙的，但我覺得不大正確，警察並不真正是官府的爪牙，他也是農村破產後跑到城裏來找生活的，他來做爪牙的代表，是不大妥當的……」

關於先生的意見，這裏我可分兩點來答覆——

(一)——誠然，我之寫順子打城裏警察是表現農民憤恨政府爪牙的，但先生以爲——「警察並不是官府的爪牙，……是不大妥當……」是的，這，在第三者看來都是如此，而且尤以長住在大都會的人們，因爲，都市的範圍廣闊了！所以一切角落裏的黑暗，強者的吞噬，那是很難觀察到的，因此認爲「警察是官府的爪牙」總不免有點懷疑，因爲一般人的觀察，警察是責在「維持治安」。不過，反過來；若是你居住在鄉鎮，或僻落的縣城，或許祇須你去巡視一趨，那麼你對警察的觀點又將變更了！「警察兇如虎」，這是整個鄉鎮裏的鄉民一句成語，因爲，這句話並不過于形容或虛偽。而且這都是在司空見慣的事——在僻落的縣城或鄉鎮裏——每個鄉民見到了黃衣警察莫不含蓄着「畏懼」，而且許多鄉民之受到警察的賞賜——木棍，皮鞋，或皮帶，那是很平常的事呵！再說到——警察，是吃官府的飯；固然，警察爲官府所負的責任是「維持治安」，「保護人民」，而實在，警察正是祇會「吞噬」人民不能維持治安的，這普通的現象，尤其是鄉鎮與僻落縣城裏的特有。同時，「官府」是與「士紳」同站在一條「吞噬」線上的，那麼警察對既是官府的手足，又何必不是士紳的僮僕？又何不是官府與士紳共同養的爪牙？！

卑惡的官片與仗勢的士紳又是剝削人民的，那麼他的爪牙——警察又何必不是這些惡魔的爪牙？！而且，以我們眼前事實來引證——城市裏打車夫的警察是什麼？

(二)——「他（警察）也是農村破產後跑到城裏來找生活的！」這裏，先生的意見和我的立意相左了！因爲，我在這篇「吞噬」裏所寫的警察，並非是因農村破產而來到城裏以警察爲生活的，簡單的說，我所寫的「吞噬」裏的警察，乃是根本以警察而爲生活的。

先生，以爲如何？

新學的幾個問題

傑生先生：本來久早要給先生寫信了，因爲彼此都是在文藝道上走着的朋友，所以，遲至今開筆的，未始不會有一點神祕的意味。

新學的確可稱爲中國文壇上的一座「新壘」，內容尚好，由二十五開變爲十六開，這是顯示了他們的努力的成分。不過呢？我確有幾句話要說。

一，新學無設「讀者營盤」的必要。既然，新學的全人和讀者是聯繫在一條線上的，那麼，發表作品自然放在

同等的地位，那必要標明「讀者營盤」四個刺目的字呢？這不是新學全人和讀者已劃分了一條分不開的鴻溝了嗎？或者先生要說，「讀者營盤」裏的稿子大半都是比較幼稚的，那麼，新學為什麼要刊登比較幼稚的稿件呢？或者先生又會答辯，所以要如此，不過是要鼓勵他們創作的勇氣罷了。這樣，在先生以為是很好，但在我個人看來，這反是害了青年。

二，既然先生們的主張是，「文藝是自由的東西」，那麼，就不應當自己立門戶說什麼「與本刊性質不符之稿件不登載」，或者，這是另有他意，望解釋。

三：文壇消息的稿件在我個人看來是比較少，並且缺乏有系絕的介紹。

這，就管見所及，熱誠的不顧一切，很自然的寫出了，希望採納，如有暇，尚望不吝賜教為感。此頌

撰安

陳燕華頓手

燕華先生：

信老早要覆了。以壓在多量的稿中找不到，今始奉覆，甚歉。

關於第一項，你說得很有理由，為填平了新學同人和讀者鴻溝起見，當想法子取消之。至鼓勵青年創作的勇氣

，是應該的，因為文壇不是若干私人的園地，為若干私人所專有，但謂為害青年，恐未必然。

關於第二項，我們應得對你解釋。與本刊性質不相符的稿，當然不登載。我們承認文藝是自由的東西，但我們並不說我們新學是沒有主張的刊物。本刊是反對文藝政治化的，是不贊成風月哥妹化的。為政治宣傳的稿，肉麻戀愛的稿，性質與本刊不符，當然不能登載。所以許多有政治作用及無聊戀愛的稿，已經不客氣的退回來了。

關於第三項，文壇消息，是新聞性質，無從系統，亦不必求系統。較少，我們知道，正在設法增多。

愛護新學之意，於此謝謝。

敬生

水生先生：

承問，謹復於次：

- (一) 請參閱答燕華先生函。(二) 外埠預定請直函本社。(三) 凡自七月起十月底以前定閱全年者，不論自何期起，皆贈「日出之前」一本。(四) 須視請求出版合訂本者之多寡以為斷。(五) 本刊主編人李餘生。

編者



巴比塞等來華雜訊

自從世界反戰同盟所組織之反戰調查團巴比塞等將來華之消息傳出以後，久為正義之神的威力所不及的中國人民，如前次蕭伯納來華一樣，對此頗深注意。惟蕭氏來華，純為個人行動；而巴比塞則有團體為其背景，故其行動，在監督之下，便遠不如蕭氏之自由，而其消息，因亦很難確切；甚至半月以前，便有人說他們已經到了上海；直至現在（即記者發稿之時）也還有人說他還在途中的。茲據字林西報載：得可靠消息，原定八月或九月初在上海召集之世界反帝大會，業已打消。但在另一方面，巴比塞所領導之調查團則將於八月六日抵滬，并將轉赴東北調查中

日要件。又據某關係方面傳出消息，則謂巴比塞所領導之調查團，先到東北，然後於八月初來滬云。（波）

日政府虐待國外作家

曾在蘇聯專力研究中亞各少數民族生活改型至十一月之久之美洲先進黑奴詩人兼小說家休士 Larrion Hatches，於返美途中來滬，再取道赴日本；不料到日之後，竟為日當局諭令出境，指其在蘇俄共黨與日本亦化份子間從事聯絡行為，現聞休士將返返美洲云。（波）

意大利國際文學競賽會之第一次

獎金

最近意大利國際文學競賽會 (Italia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關於遊記的第一次獎金，已為勃郎納博士 (Dr. Frederika Blankner) 所得。使其得此獎金的，為坡沙 (Pisa) 城的遊記，題名象牙塔之城市 (The City of the Ivory Tower)。該文刊於佛真尼亞季刊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重載於大西洋雜誌 (Magazine Atlantic)。勃郎納博士為佛羅薩大學院的會員，著有散文詩 All My Youth，并為斯千底那維亞大史 1 之

譯者。此次得獎金共二千利拉。(末)

第四次大西洋小說競賽

第四次大西洋小說競賽 (The Fourth Atlantic Novel

Content) 已由大西洋月刊社與勃隆圖書公司公佈，一般獎金為五千金圓，最好的描寫小說獎金五千金圓。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審定授獎，得獎後書本之版權歸大西洋月刊社與勃隆圖書公司。至於編劇及排演電影之權，這是歸於作者。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西洋文學競賽獎金，為羅赫 (Mazo de La Roche) 所得，他的作品為爪娜 (Jaina)，正版已銷售一二四，二四八本，廉價版亦銷售一〇一，〇〇〇本，并已譯成數國文字。(末)

德國青年詩人的一部新小說

去年曾以 "Feld-wege Nach Ohikaro" 一書而得斯屈拉典堡 (Ralph B. Strausberger) 獎金的德國年青詩人海斯曼 (Manfred Hansmann)，最近又出了一本 "Abel mit der Mundharmonika"，前作是說的許多德國人對於美國的戀慕，新作則是描述汪洋大海對於三個男孩與一個姑娘，青年人靈觀上的魔力，勇敢，冒險之精神，顯現於字裏

行間，再寫到四人的談話時，又甚為幽默。(末)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文化

希特勒自實行其「焚書坑儒」之暴政以後，各國作家與德國作家間大多已停止通訊，日本「世界語」雜誌并正式勸告其同志暫時中止與德國同志通信，原因是：「即使是個人的私信，也往往會因區區一封信，使在德國的世界語同志受到飛來之禍。」

又訊，被希特勒拘捕之國際革命世界語作家聯盟主席路易稜氏，現確已被殘殺於法西斯帶之獄中。(伯)

南京新壘分社將出版『新壘』

刊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已於上月在南京正

定國，白木諸人負責，現正籌備一切，將

版「新壘半月刊」一種，并將於不久後

出。(伯)

神州國光社近訊

近年來在文化上面稍有貢獻

王禮錫與總經理會歡聲各自走路以後，乃易總經理爲程葆元，總編輯爲胡秋原，近不知以何種關係，胡秋原，彭芳紳等在報上申明與該社脫離關係，「讀書雜誌」亦隨之與該社脫離關係。惟「讀書與出版」三期後即已終刊，「讀書中學」則改由李沃齡編輯云。（伯）

文藝座談會將停頓

提倡「管他娘」的詞的解放運動并自編「好評一東」的會今可，自被各方攻擊，已覺體無完膚；再加上與崔萬秋之火併，終至於醜形畢露，乃時在事新報大登啓事，謂將退出文壇，離滬休養。實則會某不過以個人私事之便，離滬僅一星期而已。現訊會某業已返滬，向各方大拉「文藝

座談作家生語專號」稿件；惟其每次集會所到之作家無幾，則有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上海文壇，截至今日止，已發

：開始是張資平與黎烈文之爭，接着是會爭，最近余慕陶與趙景深又互呼了好一會

文勇公」，戰場是申報「自由談」，所爭者且編「世界文學史」偷了他編的「中國文學小史」，是一部「剪影集」，而余則以「方法論」爲根據以，進而說趙編「中國文學小史」也有許多是抄襲前人的此項論戰，迄今尙未了結云。（伯）

編後贅語

編者

一、自本期起，將「編後的話」改作「編後贅語」，在編者免得照例地寫，而讀者也得讀那些不必要的東西。
二、自本期起於卷首增扉畫一幅，以增讀者興趣，海內外名畫家及珍藏家倘肯以珍貴之畫幅惠登，無任歡迎！刊登之後，并當奉報酬。

三、因爲稿件的擁擠，已排入之彭成慧先生所譯的「稿」，該生的「荒漠的回聲」，一空的「京遊雜記」，與羅應琴先生的「封差」四篇不得不臨時抽出。惟準在下期發表，以餉讀者。其餘許多稿件亦不能不移至下期刊登，我們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四、「前哨」一欄，爲本刊由「新文藝防禦戰」進而爲遊擊戰之「前哨」，以後當更加充實起來。